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二
清、光緒元年求我齋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倭文端公遺書

（全）

撰著不詳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工部尚書倭仁呈進所輯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二帙洵足資啟沃而紹心源著賜名啟心金鑑並將此書陳設弘德殿以資講肄欽此

賜謚文端倭公遺書目錄

和醇郡王原韻二首

永陵收工訥汝舟大司馬先歸住宿木奇以炕熱不眠留題壁間見示率和三章以答其意

過樣子嶺

車中口占

過摩天嶺

宿野營

義州留題

題黃州太虛樓

車中有感

答何香伯

答吳竹如

又答吳竹如

又答吳竹如

答羅澹村

示曜澐兩姪

示曜姪

致圖遠侯

又答圖遠侯

致楊蘭士

續刊卷三

嘉善錄補

御題啟心金鑑

臣 倭仁 恭輯

帝王盛軌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臣 謹按聖如帝堯猶必不驕不舒德愈卲心愈下也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古帝王未有不致謹於此者

帝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臣謹按聖如帝堯宜無可諫可謗者而猶惓惓以求言聞過爲務故下情無所壅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堯之爲治不必置鼓立木徒仿其迹但能容受直言不加譴責言之當理者奬賞以勸勵之則嘉言罔伏而昇平可致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

臣謹按此即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之意就令斯民悉登康樂而若飢若寒若陷之思猶兢兢在抱所

以致時雍於變之休也如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堯舜采椽不斲茅茨不翦

臣謹按唐虞之世渾樸猶存自無後世臺榭陂池之侈況其時洪水降割民無所定聖人軫念民艱方憂思之不遑何居處之爲樂厥後禹卑宮室而盡力溝洫尤以峻宇雕牆垂爲世戒古帝王勤於恤民而儉於自奉其風徽猶可想見耳

舜之爲君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化若四時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

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臣謹按好生惡殺仁也授賢替不肖知也德若天地德之盛也化若四時化之神也仁知全故德盛德盛故化神而其究一歸於好生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能充是心而已矣

大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誨寡人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臣謹按此猶帝堯置道鼓立木之意而條件益多延

訪益切要之古帝王一皆本憂勤惕厲之心宏集思廣益之量虛以受天下之善而修益加修實以殫宥密之功而聖不自聖此治之所以隆萬古而為後世人君所當法歟

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臣謹按禹謂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者責己之辭也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古人君痌瘝在抱一夫不得其所輒引以自疚傳所云禹湯罪己

其興勃焉者此之謂也

臣又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大禹之痛正此意也人君時體此意則滿腔惻隱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以之承天眷而感人心不難矣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臣謹按酒以成禮弗繼以淫陳敬仲之辭夜飲君子義之則是酒之用有節沈湎焉則溺矣況過飲則食息違節旣慮傷身喜怒乖常尤防亂性其患

不可勝言酒誥抑戒所以反復痛切言之也如大禹之疏儀狄尤爲力謹其始而防之者預矣孟子以禹惡旨酒與好善言並舉以著爲大法大戒有以也夫

成湯出見網於野者張其四面而祝之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解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一時歸商者三十六國

臣謹按湯之德及禽獸必其先及於百姓可知故天下歸之仁之爲道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其所施固有次第而其要則本於君身詩所謂雎麟之化推本文德者是也

湯時歲久大旱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臣謹按桑林之禱天人感應如此其捷者誠故也使於所責六事未能切己諸宵旰而力體諸躬行天心之應未必如此其速也至於不應而遂謂天與人遠抑誤矣湯之後太戊修德而桑穀不爲妖周宣憂旱側身修行而卒致中興乃知積誠可以

弭禍自古有徵也人主欲承天眷其必亟懍天戒歟

臣又按湯以六事自責乃畏天省己之心也漢公孫宏對策乃以湯之旱爲桀之餘烈佞諛之蠹惑君心使忽天戒每若此不可不察

周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早臥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成中興之業焉

臣謹按姜后脫簪之諫固云賢矣而宣王能納之

則是奮發其大有為之志而不留於逸欲可不為明且果乎乾象曰天行健人君惟法天之健故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可不務哉

臣又按古者后妃夫人進御皆有節度昧旦女史奏雞鳴之詩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起而退以禮自防不淫於色故能內消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然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尤在端本於君身故關雎樛木之化首啟二南說詩者必歸美於文德然則人主動靜起居其所關

者大矣曷其柰何弗愼

漢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

臣謹按用人者恆有餘自用者恆不足漢高帝有知人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能駕馭一時之雄傑而智者爲之謀勇者盡其力也

漢文帝每朝郞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謹按人君之德莫大於聽言文帝虛懷聽納如此雖大舜之明目達聰成湯之從諫弗咈何多讓焉賈山云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誠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文帝殆深知此意哉

文帝時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臣謹按文帝富有四海當承平無事之時財用有餘百金之微猶不肯輕費如此況國家艱難之會

尤宜兢業自持愛惜物力爲人君者誠能思祖宗創業之艱夙夜祇懼唯恐失之亦何至開奢侈之漸而有過舉哉

文帝時有以千里馬獻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此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臣謹按文帝淵然靜默馬且不受則其他珠玉玩好珍禽奇獸不切於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謂也

漢宣帝嘗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臣謹按官久任則上下相安旣便於民日久超擢則官不淹滯亦便於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後來仕途日寬額數日增升轉之期計日可俟席不暇煖輒已他遷視其官如傳舍視百姓如路人其何以治天下哉

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曰郞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臣謹按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非可徇情濫授也明帝不許館陶之請深得重民生惜名器之意史稱當時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有由然哉

唐太宗曰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心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愼終如始則善矣

臣謹按太宗所云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可謂洞燭

病源矣自非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清嗜慾之源則見理不明而佞邪得售其術入主之心遂受其攻而不覺矣太宗所以知其難而致謹也又以不合天心未副人望懍然自警則必有畏保之實而無狎侮之心可知魏徵進之以圖終亦可謂責難於君者矣

太宗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賄之裴矩諫曰是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如此豈非賢乎

臣謹按司馬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

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斯言豈不信哉

太宗曰朕得良弓十數自以爲無加近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夫朕以弓矢定天下識之猶不能精況天下之務乎乃數延見羣臣問民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謹按太宗因論弓而及天下之務可謂切於求治而不自用矣此其所以興乎

臣又按工八之言其借弓爲喩以規太宗乎蓋心

爲萬事之主人君之心明白洞達而無一毫邪曲之私則發之政事乃合於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表裏所以相符也許衡謂心如印板板不差則印不差亦此意爾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具朝服拜曰妾聞主明臣直魏徵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臣謹按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人臣敢諫豈不有益於君哉唐太宗爲三代後令辟極稱能納諫者於魏徵猶有廷辱之怒蓋受直言之

難也然得文德皇后一言卽能自克故不損其賢耳有太宗之納諫斯有魏徵之敢諫君明臣直不誠爲篤論哉

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隋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後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幸洛陽凡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世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此卽爲之罷役賜元

素絹二百疋

臣謹按眞德秀曰太宗鑒隋之侈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數年即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如此此元素所以諫也惟其喜聞直言雖比之煬帝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太宗謂羣臣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臣謹按太宗求諫之心何其切也不慮己之不納

諫轉以不諫卽不能自全聳動其臣其樂於聞過爲何如也人君誠能如此則臣孰不願忠於君以成其君之美哉

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臣謹按隨事隨物均可引以自鑒湯銘盤武王銘几杖皆此意也借物警心則心常存而不放卽此

便是學問卽此便是治理

貞觀四年敕百官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臣謹按史臣云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理有未當則詔敕雖行改之何害惟人君吝於改過人臣喜於爲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於蠹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患也太宗有見於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己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得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乎噫可以法矣

唐元宗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
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
臣謹按明皇初政綜覈精密如此開元之治所以
幾於貞觀及在位日久侈心一生奸邪乘之聚財
縱欲遂致安史之亂由此觀之治亂興亡之判祇
在一念敬肆之閒而已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元宗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共寢飲食起
居相與同之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煑藥火爇上鬚左右
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飮此藥愈鬚何足惜
臣謹按元宗屈天子之尊序家人之樂恩明誼美

相好無尤天倫之愛何其摯也如元宗者可謂曲

盡友于之誼矣

唐肅宗爲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割肅宗

既割餘污滿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

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臣謹按此瑣事耳一餅之惜亦微耳而明皇於此

垂訓殷殷蓋觀人必於所忽而存心不遺其細此

最謹小愼微之學漢昭烈帝曰勿以善小而不爲

勿以惡小而爲之亦此意也

唐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

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近侍耳故樂與卿輩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謹按堯舜之時君臣一體都兪吁咈於一堂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今觀憲宗之勤政如此亦可謂知君道者宜其能削平僭亂有光於前烈也

唐吳元濟反憲宗命發兵討之是時諸道節度使及宰相李逢吉皆請罷兵惟裴度力主討賊之議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此賊遂以度爲相度至淮西身自督戰由

是諸將効力淮西遂平

臣謹按用兵之道惟在將帥得人蓋智足謀事勇足任事策敵無遁調度有方則士卒用命而膚功克奏矣觀淮蔡之役愬光顏等猶是也何以裴度未出而累歲無功裴度一出而淮西底定將帥得人故也韓愈平淮西碑歸功於度然非憲宗之能用度又何以有功哉

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翰林學士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治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每正

色拱手而讀之

臣謹按自古未有任不肖而不亂者未有任忠賢而不治者宣宗於此特有省焉以治天下得其要矣

臣又按貞觀政要誠爲致太平之書然必卽太宗之所以致治者而力行之以實見於用人行政之閒然後可以比隆貞觀非第披覽其書爲儒生口耳之功也宣宗書於屏閒取法之意深哉

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於理常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臣謹按宣宗樂於聞過屈於從人可謂明矣至讀章疏必加誠敬蓋誠敬則神明專一智慮精詳可以察其言之當否以爲施用非徒敬其章疏而已也宣宗圖治若此故大中之政人思詠之以爲繼美太宗豈不足爲賢君哉

宋太祖嘗曰人主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而入朕無他好惟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而已

臣謹按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此讀書方於身心有裨若泛覽辭章怡情釋典便近玩物之失矣

太祖徵處士王昭素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

臣謹按寡慾是涵養其心之德愛民是擴充其愛之理二語已探爲仁之要人君能體乎此則澄其心以操宰治之源公其愛以宏出治之用明於知人周於立政而無愧爲仁君矣

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氈幃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侍馳贈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故所向有功

臣謹按古者歌采薇以勞戍役而終之以柳往雪來竊歎其軫念征夫爲已至也太祖因寒而念及征蜀將士推己及人以誠相感一時士心激發所向有功不亦宜哉

太祖性儉素嘗曰吾爲天下守財耳古人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臣謹按書曰惟辟玉食則民樂輸將以天下奉一人者宜也太祖乃謂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

一人心愈謹情愈厚矣能充此意則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雖與古成湯爭烈可也豈特以儉素自名
也哉

宋太宗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臣下以勞瘁爲
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

臣謹按自古聖人雖聰明出於天賦莫不資學問
以成德蓋古今治亂興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觀
經史乃可周知勤於諮訪始能通曉故明君以務
學爲急正爲此也觀太宗勤學如此其能爲承平
令主而宏開文運之盛有由然哉

宋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太宗怒起準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太宗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臣謹按人臣奏事至於牽引上衣以盡其說爲君者若不諒其忠直之心必以爲不敬而怒斥之矣太宗不惟不怒且歎美之其容人之度若此所以能使臣下盡言政事少失而爲宋之令主也如太宗者洵無愧於文皇矣

宋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

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詔近臣講讀帝在經筵

或左右顧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悚然改容

臣謹按仁宗天資粹美又有賢宰相輔導問學當時講官復盡心啟沃仁宗能敬信而聽從之所以養成盛德恭儉仁恕終始惟一而爲一代賢君也

宋龍圖閣學士孫奭嘗畫書無逸爲圖以進上命施於講讀閣及作延義邇英二閣成又命蔡襄寫無逸篇於屏

臣謹按無逸一書乃周公告成王之言欲其知艱難勤政事兢兢業業不敢自逸能如此則福祚縣

長不如此則壽命短促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以爲法復舉商紂以爲戒其言深切懇至實萬世人君之龜鑑也仁宗旣受孫奭之圖又命蔡襄書之蓋必有味乎其言矣則其觀後苑之麥忍中夜之飢孰非自此書中得來所以明君以務學爲急

臣又按宋呂祖謙曰耽樂之主每自恕曰一日放逸爲害幾何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二日以至終身流而不返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逸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上無以順天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

開其端以爲無傷則寖深寖溺矣

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曰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上動容立命宮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不能出矣頃之宮官奏二女已出內東門上乃起

臣謹按謝良佐言克己從性偏難克處克去聲色之誘情欲之感其暱人至甘所謂難克處也仁宗既納二女聞王素之論而遽遣之俟其出門乃起是其能忍嗜慾而不少係吝焉可不謂明且果乎

若仁宗者可以法矣

仁宗時考官以蘇軾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

臣謹按明憲宗時以星變詔羣臣言闕失一時建言諸臣如盧瑀汪吉彭綱等最爲伉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書其姓名於屏未幾瑀等相繼貶斥以直言求而以直言棄以視仁宗之於蘇軾眞大相逕庭矣

仁宗嘗語近臣昨日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帝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啟無窮之殺或

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臣謹按仁宗在宋最爲仁厚之主觀其不忍害物則不忍傷民可知故能致治昇平而享祚悠久也

倭文端公遺書卷首上終

御題沃心金鑑

臣 倭仁恭輯

輔弼嘉謨

周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

臣謹按尚父所述可謂賅內聖外王之道矣宋眞德秀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隳義則理爲

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所由分也其後孔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物各得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子其皆一道歟德秀數言可括此章之旨

漢董仲舒賢良對策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衰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

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謹按仲舒之學在西漢最爲醇粹故其入告者皆引君當道之言使武帝能信用之必有以戢驕盈之志而窒多欲之私孝武之治何難上繼文景惜乎帝之心蔽於功利而於道德仁義之說鑿枘而不相入也

漢武帝雅嚮儒術使使者安車蒲輪以迎申公上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臣謹按武帝以安車迎申公尊儒之禮亦云隆矣惜溺於多欲而無迪德之實故申公以力行爲言董仲舒對策亦曰設誠致行然則爲治貴實行虛

慕其名無當也

臣又按政貴力行固已然必灼見夫事理所當然而後可行之不疑若是非之辨不精從違之主不定而惟是徑情直行將有不勝其悔者故力行尤以致知窮理爲先

漢武帝方招文學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詎令從諛承令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帝曰古有社稷之臣如黯者近之矣

臣謹按人臣事君以忠直爲本汲黯面折武帝誠可謂戇然其心則忠矣武帝以爲社稷臣而不能用公孫宏輩乃寵任始終焉蓋以佞邪爲適己而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己而不知其成己之德也

漢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解矣

臣謹按動民以行二語人皆知之然必眞能躬行確有實政而後可動民應天若惟曰不以言與文

而已而所謂行與實者無一可據欲民之動天之應也難矣推誠行善必有立至之效特恐信不及行不到耳

唐魏徵十思疏曰君人者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般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疾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兼斯十思而選賢任能可以無為而治矣

臣謹按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欲心一萌卽思義理以勝之最爲謹幾要務然非主敬存心則欲動情勝有雖知而不能制者矣

魏徵十漸疏曰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淸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貞觀之初視人如傷恤其勤勞無所營爲頃年以來意在奢縱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此其漸不克終二也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

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敢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貞觀之初砥礪名節惟善是與今則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此其漸不克終四也貞觀之初動遵堯舜返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物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末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渴取

其所長恆恐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賢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宏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心無嗜慾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臣入朝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

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辨之略莫能伸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

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知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

貞觀之初頻年霜旱曾無一人逃亡一

人怨苦此誠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安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今歲炎氣致旱遠被於郡國兇醜作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警懼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文王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疏上帝曰今朕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方以所上書列爲屛障庶朝夕見之

臣謹按魏徵此疏蓋有見於貞觀之季太宗志漸

驕惰不受人言故十事之中於虛公納諫三致意焉太宗聞之皇然謝過列爲屛障可不謂賢乎若元宗之於宋璟則謂其賣直以取名矣此開元之治所以變爲天寶歟

臣又按意氣者易衰者也義理者不衰者也必義理足以養心斯聖敬日躋能持久而不變人君欲愼終如始其必日新其德而後可哉

唐陸贄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

無過而稱其改過宣王中興之賢主也吉甫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不以無過爲能而以改過爲貴蓋爲人之過差智愚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恥過則其惡彌積故聞義能從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咈者聖人之所尚太宗皇帝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

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傷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合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人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竊以

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治然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者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詞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

上悫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庶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猶病胡可以一詶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其待下也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炫以明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

無壅情人不苟進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態日消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德

臣謹按自古善諫君者無如陸贄此疏論聽言納諫之道無餘蘊矣

悔罪之意不可不誠引咎之辭不可不盡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懷抱蕩滌瑕垢不可不洗盡瘢痕

臣謹按人君之心事事當與天下相見德宗用陸

贄之言奉天詔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李抱眞以爲賊不足平蓋誠能動物實心實行實言固無不孚人之理也

陛下若以與己同者爲忠戾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恥過作非不足戒舍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言莫予違也希旨順默浸已成風奬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

當論理之是非不論事之大小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

之萌故君子愼動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先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不除卒燎原野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然則小之不可不愼也如此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愼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然猶上下相戒既愼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舜作漆器羣臣固爭漆器之爲用甚堅爲費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愼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無大小相須而成

若以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違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則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愼乎伏願嘉忤旨之忠袪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彌逆詐之情然後

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諒微誠

臣謹按人君聽言當觀其言之是非不必問其好名否也陸贄此疏詳明剴切足以格德宗忌克之心矣下所得者虛名上所收者實效人臣即好名夫何損於國乎況戇直之言亦或本於忠愛固未必盡出於爲名也

宋程顥上殿劄子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

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世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謹按求治之主以立志爲先志不定則中無主而功利之說淺俗之言皆得以移之程顥此疏精實簡要最爲探本之論

宋程頤論經筵劄子曰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閒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

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厚重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樸質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

臣謹按此疏平實純粹堪與伊訓說命相擬其推言不學之弊切中古今通患足發深省矣

宋知制誥田況嘗面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

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宂濫輕會歛則有廣愛之名悅直諫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聞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敎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阻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也耶

臣謹按人君能法堯舜之治卽媲美堯舜之名豈

非天下所仰望而人主所大願者而顧可以好名爲疑乎田況以名由實生非徒好而自至因歷陳名實相副之政以忻動仁宗亦可謂善於納誨矣

宋仁宗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

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順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而喜邪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囘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哉

臣謹按好疑自用誠爲致昏致亂之由而其病總原於是非之辨不明是非不明則忠諫者疑爲訐矣樸誠者疑爲迂矣而佞柔便辟之徒遂乘機而進人主以爲便己而可信也信此者日益深則疑彼者日益甚於是黜陟任情不採好惡於公論賞罰獨斷罔核名實之攸歸而國事遂日趨於昏亂矣夫惟窮理去私則是非明自於忠言直諫者無所疑而不難舍己從之歐陽脩所謂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信哉

宋朱熹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

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

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心之爲物至虛至靈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以徇物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

所當從事葢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豈不懿哉

臣謹按朱熹自言此皆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今玩其說誠非數十年躬行心得不能言之親切如此以是入告於君而進之以立志要之以自強不息葢必立志自強而後能收爲學之實效也

陛下燕閒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毋乃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

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

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輭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

臣謹按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而致察於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蓋黜陟之權雖操之君而是非

之公必稽於衆若自專快意不察人言以愛憎爲是非以偏執爲剛斷又烏能合乎人心之公而用舍悉當哉故治天下者當以天下之心爲心也

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豫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平便

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

臣謹按張栻亦云仗節死義之士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與此同意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少怠況今天下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强暴之寇仇內有愁

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何可勝數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欲處之哉

臣謹按古人以宴安爲酖毒最爲切喻誠以宴安者衆惡之門能使人志頹氣靡業敗功隳以至縱欲忘身而不可返皆宴安之爲也豈不甚可畏耶孟子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歐陽修伶官傳亦謂禍患積於忽微智勇困於所溺深念及此有不居安思危朝兢夕惕者哉

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

欲人必己同不徇偏見而謂眾無足取不甘受佞言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臣謹按此數語至為簡括興衰治亂恆必由之人主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

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無一不本於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此大舜精一之訓孔子克復之云皆所以正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

臣謹按心爲萬事之主而用人行政之得失因之即天下之治亂安危繫之此朱熹所以反復以陳歟

論者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

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而於當世之務則甯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惡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

不知其有眞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

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旣斥儒者之道爲常談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强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而不足學夫豈知常談之中自有妙理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臣謹按浮屠惑人尤在禍福抑知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自是天道之常何與懺脩梁武信佛至捨身佛寺卒無救於臺城之變不務修德而徒怵於禍福則何益矣至老氏之說或爲養生家所託而秦皇漢武已爲千秋炯鑒抑又不足辨矣

臣又按管仲治齊修內政寄軍令官山府海國以富强修明其道非不足補救一時然雜霸之圖終無當於久大齊之急功利喜夸詐卒之積弊難返未必非仲之治有以啟之也至商鞅之求富其國以斂怨於民秦循而行之適以蹙其國祚更何足

言哉

宋張栻見孝宗奏曰先王所以建立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閒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試察之日用之閒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蔽以害吾之誠心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閒雜則見善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

臣謹按臯陶謨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然則人君果能實致其誠神人可格事功焉有不立者乎所患者誠心易弛初終或致改轍誠心有閒中外不

能相符此張栻所謂私意害之者也去其私而純乎一誠將天人相應而鉅艱靡不濟矣

宋理宗時曹彥約奏曰蓋酖毒常匿於宴安而隱疾常出於壯盛寡過者常得於畏敬而逸樂者常本於憂勤孔子謂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特在於為君難與言莫予違而已可不畏哉

臣讀寶訓至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欲治之君必能正身自致於無過之地夙夜畏慄防非窒欲深慕古人以德化之意此太祖皇帝之聖學也太宗皇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見古來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

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服天下之心哉此太宗皇帝之聖學也眞宗皇帝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此眞宗皇帝之聖學也臣以爲人主之學將以見於治功也有太祖之學故創業之治度越漢唐有太宗眞宗之學故守成之治比隆成康陛下審問愼思明辨而力行之則學成而治光矣

臣謹按宋之開國一祖二宗皆有反躬克己推誠布公之實故由建隆以迄景德民物熙豐治稱極盛然眞宗晚年惑於符瑞東封西禪勵治之心亦稍衰矣越至神宗新法更張海內驚擾滋以多事

降及徽欽花石之綱土木煩興宋祚中息卽一代之興廢足觀得失之林彥約之於理宗所以亟引以法祖歟

臣又按大人之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必如堯舜禹湯文武由誠意正心推而至於治平天下始可謂之聖學始可謂之郅治若漢唐宋之賢君非無所學惟鮮大學明德之功故其治往往駁而不純然則人君爲學尙其取法乎上哉

宋眞德秀曰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晝坐朝堂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於前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

貂璫之輩卽嬪御之徒紛華眩目淫巧蕩心其持養也難乃為夜氣箴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眹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於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閒羣物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雖人之一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日夕乾乾靡容一息閒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

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曒乎其昭融

眞德秀奏劄曰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爲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爲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

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爲所惑者

臣謹按夜氣之箴非故爲拘苦之論也人主一日萬幾神明勞頓百倍恆人使非嚮晦之時愼加凝息則日昃之際恐致殆煩眞德秀謂夜乃一日之冬者將固其貞以起元也至謂小人之排正論自古不外此數端惟至聖至明不爲所惑自能宏容諫之量而益收從諫之效矣

元許衡治道疏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

昔劉安世見司馬光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行之何先光曰自不妄語始安世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而止耳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徒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

於愛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臣謹按許衡論人君踐言之難而歸之於修身要之以熟思審處蓋以身者言之本也本既修而臨事復加以審慎則所言悉衷於理而德音之發渙

汗之須皆從虛心端意而出安有昔言而今違者

乎至於修身必戒舒肆而貴敬畏其卽大學忠信

以得驕泰以失之旨歟

輔弼嘉謨附錄

再我

朝臣工奏疏及

經筵講義美不勝錄臣見聞寡陋謹就所知者

恭錄數篇進呈

御覽

三習一弊疏 孫家淦

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

聞有三習焉不可不愼戒也主德淸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

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愼辨天下之務閲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賢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

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懔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

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眞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

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

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講義○蔡新

臣謹按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

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元狩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即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于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熙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游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

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日後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覊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姦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

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征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于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

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尚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初泰之始其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遨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

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才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于泰之三爻即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之以治者况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懍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元狩天寶之治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

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奬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淸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講義。蔡新

自古明聖之君惟無逸而已矣無欲而已矣逸者欲之漸欲者逸之根也何以克之敬而已矣兢兢業業敬之

至也蓋逸欲之萌初或以爲無關於政治之大無害于臣民之故莫不始于微而終于著始于細而終于鉅始多因一念之自恕而終漸至衆欲之交攻其性情心術必有潛移默奪而不可遏者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甚可慮也惟敬則以天監爲必不可欺以民情爲必不可恩以清宴昇平爲必不可恃以水旱災祲爲必不可忽以左右近習爲必不可狎昵以聲色貨利爲必不可邇殖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者未嘗敢有須臾之怠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三代以下不無勵精圖治之主然不敬則不純

漢武帝建元之治是也不敬則鮮終唐明皇開元之治是也不敬則多擾宋神宗熙豐之治是也其柔闇之君固不足以語此卽負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爲之志者亦每每患此此無他兢業之心微而逸欲之念錮于中也抑自古未聞有以逸欲教人者而臯陶顧以教有邦爲言何也蓋天下之從好不從令也久矣人君誥誡號令或重巽以申而人不從至于心術嗜好之微動作起居之細有外廷所不得知而天下從風而靡者有諸內必形諸外獨之不可掩如此也此臯陶所爲惓惓也夫舜大聖人也有虞之天下至治安也而廷臣之所以進戒

極之於怠荒傲虐甚之以朋淫殄世類皆中主所不肯爲而亦若危亡之立至者不已鄰於詆誣近於毀謗乎乃諸臣苦口陳之舜虛懷受之上下之間無少疑忌蓋深見天命之不易人心之惟危而戒懼之不可以怠也後世臣心益靡主極日隆大臣無有格心之論人君不聞逆耳之言泄泄自安委蛇朝右夫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此李林甫所以諛唐元宗也豈足法乎惟漢汲黯之於武帝唐魏徵陸贄之於太宗德宗庶幾近之武帝多欲德宗猜疑非能聽言者獨太宗從諫如轉圜然於魏徵亦嘗怒之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而于封

德彝宇文士及則明知其佞而用之此以見厭直好諛非獨拒諫之君爲然亦明主所不免也或又謂人君開諫諍之門獎敢言之士則臣下爭爲激切之論以釣直聲而取世譽徒使求言納諫之君轉而厭聞激聒之論亦勢所必至者然此則論語有之矣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其言而是則行之使之知勉言而非則置之使之知愧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奪臣下之名而凡臣下之名皆君上之名也若未問其言之可採與否而逆計其心之有爲而來則忠讜之路必有逡巡而不進者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且人既日以正言告其君則必

不敢顯以邪行示於衆君既虛公採納而予之以名則臣亦必天良感動而報之以實是始而希譽既而避毀終而革心矣此又以善養人轉移風化王道之大者也于以迓天休而邀景福不難矣

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

講義○

任啟運

今夫心萬物之鑒萬事之衡微塵集之而鑒已不空矣燥溼移之而衡已不虛矣聲色嗜欲滋味皆所以塵吾鑒而移吾衡也偶一卽之曰是何傷誠無傷也偶一快

意曰是何害誠無害也然而姤者微陰之始也而易曰女壯矣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甚危乎其始凝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惟霰甚懼乎其先集也浸假而聲之悅吾耳者沓而來浸假而色之悅吾目者踵而至浸假而滋味之適吾口者紛而集我於此能不留情乎能不逐物而化於物乎又況聲之來必有進是聲者色之來必有進是色者滋味之來必有供是滋味者必爭曰是何傷是何害且必曰非是不足以怡情適性而愛養其身非如是愛養其身安得精神以理國家天下之煩任國家天下之重所謂其言大甘其中大苦者不

可不察也蓋陰之性善下其用以柔始而窺吾欲繼而中吾欲又繼而逢吾欲而耆欲遂無能復節矣又况陰得其志且假陽之勢竊陽之權駸駸乎堅冰之至哉君子之齋戒也於聲色之來怵然若驚曰此伐性之斧斤乎於滋味之至惕然爲戒曰此宴安之酖毒乎常以道心爲吾身之主而人心之動於氣者皆退聽焉則陰陽不至於爭而生理常存命自我立矣

倭文端公遺書卷首下終

倭文端公遺書卷一

講義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臣謹案此伊尹勉太甲修德因舉成湯之與人檢身以爲法也人主治天下全在輔佐有人其不世之才體用兼備者斷難多得若盡人求備取善之量隘矣所以湯當日與人因其才之大小取而用之卽一技一能皆可驅使但求有禆實用決不求全責備孟子云立賢無方正謂此也至於人主一身爲天下治亂之原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雖令不從所關甚重若

不時時加意檢點必至狃於宴安種種弊端因之而起試觀湯日新又新改過不吝不敢一時疏忽惟恐有不及檢點之處省身工夫嚴密若是所以懋昭大德而表正萬邦與昔周公謂魯公無求備於一人武王受丹書銘諸物以自警聖人與人檢身無不如此葢必責人恕而後天下無棄材律己嚴而後一身無過舉此治天下者所當奉以爲法也

學而時習之　至　君子乎

臣謹案論語首章言學是聖人喫緊爲人語世上無人不當學帝王之學爲天下治亂所關宗社民生所

係尤爲緊要朱子恐人不知所學何事注中提出一性字能盡其性始能盡人性盡物性堯舜禹湯文武皆是先覺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緝熙敬止皆是時習樣子今日必須立起志來以古聖先賢爲法未知必求其知未能必求其能如此日有孜孜雖與堯舜禹湯文武比烈可也望

聖明勉之　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卽學於古訓乃有獲之意師心自用斷不能明善復初

其爲人也孝弟至本與

臣謹案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孝弟原是人之本性只爲上失其教小民倫理日乖不孝不弟遂至犯上作亂故民之無良君上惟當自責於本根上專心用力求無愧於倫常由此仁民愛物皆從親親推去孝經云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卽此義也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是說諸侯卿大夫之孝天子亦當如此不可不知

首章言學次章便言孝弟可見孝弟是學之大綱人生最當著力處

巧言令色鮮矣仁

臣謹案此言觀人之法言色皆從心生出注中務以悅人最爲誅心之論巧言說得好聽令色作得好看此等人純是一團騖外之心求人喜悅尙何天理之有朝廷若受其欺而信用之所損於君德匪細故人君以知人爲急

道千乘之國至以時

臣謹案此言治國之要亦是治天下之要敬爲萬事之綱一言一動尙不可忽況國事乎事無論大小動於一念便思及治亂所關行於一時便念到安危所係如何敢不兢兢業業至於信乃上下相孚之樞紐

法令一使人有所率循賞罰公使人有所激勸布一
詔旨四方諒其不欺創一制度百年守而不變是之
謂信國用奢儉不但關乎經費抑且係乎君心一有
不節卽爲敗度敗禮之根如寡嗜慾省工作止遊畋
皆是節用之事必如此則財有餘裕而國用不至匱
乏民者國之本也古之人君視民如子一民飢如己
飢一民寒如己寒必使無一夫不得其所書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可不愛乎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臣謹案此言人雖有過未可概棄也非謂過不妨有

亦非謂必待有過始可知人蓋以人心之邪正難知行事之差失易見卽差失之中而邪正判焉君子存心恕行事常過於厚小人存心刻行事常過於薄其黨類不同也衡人者觀其厚而知爲忠恕之君子觀其薄而知爲殘忍之小人忠恕仁也殘忍不仁也行爲各殊性情因之互見不可由顯而知其微哉聖人恐人以過棄人故其言如此宋眞德秀曰人君於臣下之過當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然其心不失爲仁人君原其心而略其過可也若奸邪之人工於掩覆雖若無

過可指而其心何如哉德秀此言尤得聖人言外之旨

願無伐善無施勞

臣謹案此顏子之學因夫子教之言志而自明所願也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無伐無施者不自有其善與勞也常人己私未克有善不免自矜有勞不免自負誇大之心一生則善勞皆不足稱而適形其器量淺隘此書所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也顏子見得善爲性所固有雖進修不怠尚恐於己多虧勞爲職所當爲雖利濟爲懷尚

恐於人多負不知其善何伐之有不知其勞何施之有顏子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故其願有如此帝舜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有聖人之德而建平水土初無一毫矜伐之意蓋自古聖賢莫不以謙讓爲心滿盈爲戒所以德益大而功彌遠與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至器之

臣謹案此言君子待人甚寬而律己則甚嚴也君子之心恕而公恕則不刻而事之也易公則無私而說之也難何以見其難說而易事也君子一心窺伺者

衆或投其所喜或乘其所怒或諛以甘言或誘以玩
好或謂時事已安而導以逸樂或謂方正難近而試
以善柔中無所主鮮不爲其所中君子則毅然絕之
如漢文帝之卻駿馬唐太宗之斥佞人內不蔽於心
外不誘於物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其難說如此
及其使人則兼收幷蓄不拘一格有才者使盡其才
有德者使成其德不以一眚掩大德亦不以短馭屈
長材如器之大小貴賤各適其用而不必相兼所謂
使人也器之其易事又如此是蓋有清心寡慾之功
包涵徧覆之量人不敢干以私則夤緣絕而天下之

人心以正士皆得以自効則登進廣而人才之成就必多豈非公恕之心所全者大哉若小人則反是矣

畏聖人之言

臣謹案此章君子有三畏而終於畏聖人之言聖人固本天命以立言者也典册昭垂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鉅細精粗理無不備本之則治違之則亂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焉自世教衰微誦聖人之言者或徒爲口耳之資或視爲梯榮之徑讀其書不知其味且相背而馳者比比然矣君子見得聖人所言無非天理或親切指示令人心悅誠服或嚴切指陳不

覺內勘多愧懍懍焉如對師保如臨父母一言一行惟恐有違聖訓而無以爲人則因言以求聖人之心學聖人之學而皆由一念之畏充之史稱太公望陳丹書武王拜而受之惕若戒懼銘於物以自警非卽畏聖言之心乎學君子者當以武王爲法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至仰之

臣謹案此子貢以改過望人而勉人爲君子也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常人憚於改過一有錯失每多掩飾唯恐人知是重其過也久之私欲日深而本體之明或幾乎息矣君子之心光明正

大偶然有過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分杪虧缺無不共見及其更也如日月虧而復圓貞明之體一無所損而人皆仰之此其所以為君子之過而無害其為君子乎是蓋反身克己以省察刻厲為先以因循欺飾為戒有過未嘗不知知之不使復行幾於無過心性之地自益見其光明也伊尹美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孟子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自古聖賢進德修業未有不由於此者人可不勉為君子乎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謹案此聖人示人以知人之要也人品之邪正朝

廷之用舍係焉不可不知而其要在於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聽其語言之當否卽可知其心術之邪正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將無以知人而定用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雖然言豈易知哉宋眞德秀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然緘默不言有似乎寡敷陳無隱有似乎多茍不察焉則懷奸者得吉人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不同之實斯眞知之矣然則知人者其

必讀書窮理而後可哉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謹案此孟子斥言利之非而以仁義救天下萬世也時至戰國仁義道衰一時游說之徒皆以功利干進而時君多信好之故孟子至梁惠王以利吾國問王求利國是一己之私也王私一己人亦各私一己爭奪風起而患不可勝言矣孟子曰何必曰利謂利斷不可言也又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仁以愛人可以懷保四海義以處事可以治理萬幾不言利而自無不利而已矣者舍此無善道也夫世當人欲橫流之

日與言仁義鮮不以爲迂而斥之不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三代之世所以人心正風俗醇治隆於上而敎行於下者以仁義故也後世吏治壞民心漓廉恥道喪而寇賊日興者以利故也千古治亂之機莫不由此孟子七篇反復辨論大抵不外此旨所以拔本塞源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治國者何去何從倘其深思而明辨之哉

倭文端公遺書卷一 終

倭文端公遺書卷二

奏疏

應　詔陳言疏

奏爲應
詔陳言仰祈
聖鑒事竊臣蒙古世僕前蒙
先皇帝知遇之恩夙夜祗懼報稱無由我
皇上至德嗣興丕紹
鴻業
受命之初即告諭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弼成郅治又復

特詔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諸大端皆
得據實密陳誠念
祖宗締造之艱
先帝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勤求上理固非徒循廣言之
故事博納諫之虛名已也以臣檮昧何補高深顧念
淸問之殷敢忘芻蕘之獻謹就
聖諭用人行政推闡言之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
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方今
寶籙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惴惴焉覗
九重好尙以爲趨向薄海內外亦莫不延頸舉踵觀

朝廷舉錯以卜昇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此其時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
事迹者易知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爲我
皇上陳之大抵君子樸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
競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
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聚斂刻薄爲務剛正不橈無
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爲趨避
者小人也諫爭匡輔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
逢迎導人主遂非長傲者小人也進憂危之議怵動當
宁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滋長人君

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
皇上天亶聰明勤學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第恐
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衆
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莫辨情僞滋紛愛憎稍
涉於偏私取舍將虞其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
禹所以致歎也今欲求知人之道豈有他術哉亦惟
皇上好學之心勤求不怠使
聖智益明
聖德益固耳宋臣程顥云古之人君必有訓誦箴諫之

臣惟命老成賢儒俾日親便座相與講論道義以輔聖
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
講磨治體以廣聞聽我
朝康熙年間熊賜履上
聖祖仁皇帝疏謂大學衍義一書爲君師天下者之律
令格例伏願延訪眞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
以六經之文參之以歷代之蹟實體諸躬默念諸衷以
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愼其選虎賁綴衣
亦擇其人非聖之書屛而弗讀無益之事戒而弗爲內
而深宮燕閒之閒外而大廷廣衆之地微而起居言動

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弗備防閑此心者無弗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矣臣以為二臣所言誠人君修養身心之益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其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開講幄以贊

宸修致治要圖莫急於此矣臣學識譾陋無以仰承

德意謹就管見所及冒昧以陳伏祈

皇上採擇不勝悚惶之至謹

奏

進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疏

再臣前任

盛京禮部侍郎時公事無多得以流覽史籍因採取古

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有裨君德治道者輯成二

帙茲特恭錄進

呈伏祈

萬幾之暇

乙覽及之主善爲師法其意不必泥其跡開卷有益體

諸身卽可措諸行庶幾吁咈之風堂廉交儆明良之慶

今古同符曷勝禱祝謹

奏

敬陳管見疏

奏為釋服逾期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等恭閱邸抄本月十四日御史劉毓楠奏請
崇尚節儉屏絕浮華一摺奉
上諭逆氛肆擾兆姓流離正君臣交儆之時豈上下恬
熙之日我兩宮
皇太后痛念
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有內廷供
奉業已隨時酌減爾內外大小臣工宜體此意及時振
作共濟艱難毋蹈奢靡之習毋貪耳目之娛用副朝廷

崇實黜浮無敢戲豫之至意等因欽此中外臣工祗承
訓誡自罔不力求儉約矣而臣　等尤有過慮者
皇上沖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之初吉禮舉行
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氣之轉移卽於此始則玩好之
漸可慮也游觀之漸可慮也興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
端一開不惟有以分
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
治亂之幾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鉅可無愼乎方今軍務
未平生民塗炭時艱蒿目百孔千瘡誠如
聖諭正君臣交儆之時非上下恬熙之日也伏願

皇上恪遵
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爲戒屏
玩好以節嗜欲愼遊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
內廷服御一切用項稍涉浮靡概從裁減雖向例所有
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不接於耳目詩
書之啟迪益斂夫心思將見
聖學日新
聖德日固而去奢從儉之風亦自不令而行矣臣等區
區愚悃爲杜漸防微起見不揣冒昧謹合詞恭摺具陳
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進日講疏

奏爲敬瀝下忱請進日講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聞考古可以知今愼終必先圖始自來求治之君或於便殿涉覽羣書或於經筵講求古訓本集思廣益之心爲勤學好問之事豈過爲是勞苦哉蓋是非悉昭於千古法戒卽判於一心心以有所慕而思奮舍

己乃可以從人心以有所畏而知警思艱乃可以圖易古之人主所以致治太平者其道由此去年秋閒京師盛傳

皇太后特簡廷臣進講通鑑風聲所布中外欣欣罔不以手加額曰此帝王所不數見之盛事

皇太后垂念及此此誠社稷生民之福也一時士大夫同心向道爭自濯磨咸謂

皇太后聖明天縱猶孜孜好學如是我輩宜何如砥礪勉爲

國家有用之才爭向書肆購求通鑑所有善本爲之紙

責可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若使見諸實事著爲令典其鼓舞更不知何如矣乃自去秋至今未見舉行自以政務殷繁暫爲停緩耳以
皇太后求治之誠豈有始勤終怠之慮哉但今天下望治情殷美意爭傳於萬口實政未舉於一朝論者以
朝廷有此善舉而諸臣不克贊成其事誠可惜也或謂今日之務宜求實濟不必沾沾於具文不知具文與實濟不分於迹而分於心心之不存雖帝典王謨皆可視爲具文而無關體要心之所屬雖衢謳巷議皆有資於實濟而爲益身心況通鑑一書備詳治忽之由足定從

遵之準尤治天下者所急宜留意者也伏願
皇太后明降諭旨諏日進講以
天亶之聰明
日新之學問不惟
聖治彌臻美備中外共仰精勤而我
皇上好學之心日聞
慈訓亦必益思奮勉矣奴才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再通鑑一書卷帙浩繁似可擇其有關治亂得失者日
講一二事此外無庸徧及以歸簡易至致治之理莫備
於經若取四書五經中切要之言俾講官衍爲講義敷
陳推闡與史鑑互相發明則裨益
聖德尤非淺鮮附片謹
奏伏候
聖裁

請崇儉疏

奏爲大婚典禮宜崇儉以光
聖德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二月准內務府行知各衙門恭查
大婚禮節敬謹預備等因伏思宮廷係四表觀瞻節儉
始於躬行斯風化及於海內上行下效理固然也昔漢
文帝身衣弋綈罷露臺以惜中人之產用致兆民富庶
天下乂安明帝馬后服大練之衣史册傳爲美談此古
事之可徵者也我
朝崇尚質樸
列聖相承無不以儉勤爲訓伏讀
世宗憲皇帝聖訓朕素行不喜華靡一切器具皆以適
用爲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數十年如一日者人情喜

新好異無所底止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
宣宗成皇帝御製愼德堂記亦諄諄以作無益害有益
示戒
聖訓昭垂尤足爲法萬世近聞內務府每年費用逐漸
加增去歲借動部庫百餘萬兩
國家經費有常
宮廷之用多則軍國之用少況內府金錢皆閭閻膏血
任取求之便踵事增華而小民徵比箠敲之苦
上不得而見也咨嗟愁歎之聲
上不得而聞也念及此而痌瘝在抱必有惻然難安者

矣方今庫藏支絀雲貴陝甘狪氛猶熾直隸山東河南江浙等省髮捻雖平民氣未復八旗兵餉折減衣食不充兼之他族偪處尤須預儲財用以備不虞此焦心勞思之時非豐亨豫大之日也

大婚典禮繁重應備之處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圖中飽必有以鋪張體面之說進者所宜深察而嚴斥之也夫制節謹度遵

祖訓所以檢身心崇儉去奢惜民財即以培

國脈應請

飭下總管內務府於所有應備之物力為撙節可省則

省可裁則裁總以時事艱虞爲念無以粉飾靡麗爲工

則

聖德昭而天下實受其福矣奴才愚昧之見披瀝直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修實政疏

奏爲

上天示警宜修實政以弭災變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七日恭讀
上諭本日神武門內敬事房木庫不戒於火亟應恐懼
修省寅畏
天威等因欽此夫所謂恐懼修省者非徒託諸空言所
貴見之實事不知
綸音布告將姑為是說飾一時之耳目耶抑誠心感發
實欲見之躬行耶躬行則力崇節儉紛華靡麗必捐也
辨色視朝逸樂宴安必戒也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忠言
讜論必樂聞也召對臣工旁咨博採民情吏治必周悉
也是之謂眞恐懼是之謂眞修省若惟是言焉而已恐

天心難格而災變之來未易弭也人情履患難則懼懼則敬心生處安樂則怠怠則肆心起故善始者繁克終者鮮

皇上御極之初

皇太后垂簾聽政維時甫經變亂兢兢業業宵旰靡遺薄海臣民莫不欣然望治近年以來精勤之意稍遜於前矣是以月食再見冬雪愆期本年亥辛

祈穀烈風大作禁城以內屢有火災此固

天心仁愛不憚殷勤示警使之慎始而圖終也伏望

皇太后

皇上常思時事之艱難無忘庚申之憂患不以恐懼修省爲誥誡之虚文而以恐懼修省行敬天之實政庶災變可弭祥和可致矣奴才愚昧之見激切直陳伏祈

聖鑒謹

奏

論直隸添設六軍疏稿

奏爲敬陳管見以備

採擇恭摺仰祈

聖鑒事前聞戶部尚書羅惇衍以直隸添設六軍有十可慮一疏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奴才不知該衙門如何議覆惟事關軍國大計雖不與議不能默默竊以直隸練兵以捍衛京師誠至計也然利與害相權與其藉外援以資聲勢而流弊滋多不如練京兵以固本根而緩急可恃練京兵約有數利請為我

皇上陳之軍興以來餉糈折減旗兵艱苦異常若月益五萬之餉得資養贍不至流為盜賊利一　加惠旗僕可以固結其心益知親上之義利二　近在輦轂之下倉卒有事一呼可至利三　旗兵各有身家不比招募游民易聚難散利四　按期操演之外仍可在家休息別作生理

并非長年戍守或擾居民利五外省撥項或有缺乏亦可輪流操練不至恃眾鼓噪別滋事端利六強幹弱支無尾大不掉之患利七京師歲增數十萬餉銀既可以實庫儲兼可以濟民生利八至於兵得實用餉不虛糜要在乎得人而理否則有練兵之名無練兵之實折衝禦侮仍不足恃京師與直隸其弊一也愚昧之見可否飭交王大臣一併議奏伏候

聖裁

奏爲

遺摺

天恩未報病勢垂危伏枕哀鳴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自去冬患生瘰癧屢次蒙
恩賞假調理本月十七日復蒙
賞給人葠六兩以資調理
聖恩高厚感激涕零滿望漸次就痊藉圖報稱孰料受
病既久氣血已虧延至二十一日懨懨一息魂氣將離
伏念奴才蒙古世僕深受
國恩由道光己丑科進士改庶吉士由翰詹洊擢卿貳
咸豐四年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

命在上書房行走旋授盛京禮部侍郎調補戶部侍郎
皇上御極元年授工部尙書奉
皇太后懿旨命在弘德殿行走授文淵閣大學士本年
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仰荷
天恩至優至渥涓埃未報福薄災生自分此身長辭
盛世彌留之際敢竭愚忱方今雨暘不時偏災迭見財
用旣耗憂患方深際茲時事之艱難全賴
宸衷之修省伏望
皇太后勤求治理思患豫防勿忘庚申之變
皇上春秋日富允宜

恪盡孝道奉侍
兩宮以爲治平之本
懋修聖德益勵聖功毋以誦讀爲具文毋以詩書爲迂
闊至於
親政之後存心務極寬大御下總歸仁厚聲色玩好屏
之務嚴佞倖匪人遠之務力　奴才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呼吸餘生彌增依戀謹口授遺摺令　奴才次子福綸代
繕恭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倭文端公遺書卷二終

倭文端公遺書卷三

爲學大指

讀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規因仿其意輯爲六條以資策厲

立志爲學

學以學爲人也人性皆善皆可適道自氣拘物蔽而惟是利祿之趨習俗之徇汨沒沈淪而爲人之理遂失誠一旦發奮自强不甘暴棄則由希賢希聖以希天孰能禦之

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作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引成覵顏子公明儀三段說話敎人如此猛勇向前日用閒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

士何事曰尙志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程子曰莫說將第一件事讓別人做且做第二件才如此說卽是自暴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孔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如此文義不難會須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才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只患學者不堅勇

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有根本然後能成合抱之木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大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一躍躍出猛勇奮發不復做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言無一字不是實話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須略見大概規模義理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

學須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予我者始得若欲全天之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作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因循荒廢

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悠悠卽是志不立

居敬存心志既立矣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本原也

易敬以直內

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禮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

立容德色容莊

論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敬勝百邪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

出以此事天饗帝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

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况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皆敬之事也

敬而無失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喚作敬

尹氏曰敬有甚形狀如收斂身心卽是主一且如人到

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敬非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嘗謂敬字與畏字恰相似

提醒此心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正大只著些子力喚醒他便是不用苦著力著力反不是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曰只爲將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

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止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心只是一箇心不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敬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遇事來便劈作兩畔去何至

纏繞

虛著此心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戒愼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戒愼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只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毋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

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罍卿司戒敢告靈臺

窮理致知 本原既養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具備天秩天敘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中庸篤行必先學問思辨也

易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

程子曰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求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
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
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以至萬事萬
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覺悟處
非是要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盡其他可以類
推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千蹊萬
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門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
萬物皆是一理
至顯者事至微者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善學者以

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自一身以觀天地

或問觀物察己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卽曉此合外內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宜致思也

又問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

類若不務此而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如游騎之
無所歸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苟有所聞卽
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
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日日講論久則自進

朱子曰學以窮理爲先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延平先生之敎以爲初學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
勝凡遇一事卽就此事推勘反復以究其理待其融
釋脫落而後已如此旣久積累多自當有灑然處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不識得涵養

箇甚

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是通病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旣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致知之方或察之念慮之微或考之事爲之著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復日從事於其間以至於一旦豁然貫通也

十事格得九事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只一分未通透最不可

無師友講明不接四方賢士不知遠方事情不知古今人事之變只知尊德性而無道問學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學不足以應變應得只成杜撰不合義理則平日工夫依舊是錯

盈天地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

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息之頃一塵之微不能遺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都離此四者不得如信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有是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自一身以至一家實是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推之天地之閒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氣而

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亦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聚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皆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蔕所以大率皆同聖人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若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謹案

欽定性理精義註云此條說得窮理之義最爲精切子思子謂之明善孟子謂之知性正此意也明善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性故知萬物皆備於我實體此理則謂之反身而誠也實推此心則謂之强恕而行也人所以闕其仁愛之心漠視萬物者以其與我異體也誠就五常五倫之理窮格推究而知此理之同原則自有不容已之心自有不容已之事於民也老老幼幼固視爲一膜同胞於物也取時用節亦非徒滋殖其生而實所以咸若其性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皆從此處發出

也後人動以多聞識多曉會爲格物窮理故議程朱之學爲支離是未嘗讀其書知其意而就其所見之理上臆古人爾

察幾愼動 理既窮矣而念慮萌動之初爲善惡分途之始尤爲學緊要處先儒所謂日用第一親切工夫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致力焉

易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

也

朱子曰通書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亾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虞廷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正是此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蚤故橫渠又說豫字

幾微之閒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才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學者於善惡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絕

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久之自當成熟

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此心已自流了

須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物便不至於流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專言主敬而不就日用閒念慮起

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

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集義正是

要看破物欲之私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無不如

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物欲之誘

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破矣

靜中私意橫生是通病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

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有效

克己力行察之念慮則必見之事爲果天理耶行之唯恐不力果人欲耶去之唯恐不盡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日用倫常務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知不徒知庶幾躬行之君子矣

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篤行之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謝氏曰克己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何何問哉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

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閒動止語默皆是行處須於行處警醒戰戰兢兢若泛泛悠悠則不可

學者實下工夫須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處事接物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

人爲不善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爲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

推己及人成己必須成物明德繼以新民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蓋必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而性量始全所謂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吾分內事也人顧可自小也哉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論語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

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何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爲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所得私也是以

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分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未嘗不在吾分內也

倭文端公遺書卷三終

倭文端公遺書卷四

日記 丙午以後

憶自癸卯年記錄功輟身心荒廢屢思續記因循不果過惡種種筆難罄書安肆日偷一言盡之嗟嗟小子今年四十有三矣歲月幾何忍心孤負往不可諫來猶可追矢當努力自新勉圖後效天地日月實鑒此忱書之簡端永無退志焉道光丙午正月九日

升沈有命人乎何尤況己本無能人言正道其實又何怨焉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云辱莫甚於求榮可以審所自處矣

按人心之蔽莫甚於妄念妄念不除怨尤斯起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先生首從此處提醒而返觀默證遞舉守分安命之語與諸葛武侯淡泊明志正同最足發人深省丙寅二月二十七日受業游百川謹識

諉之於命猶是寬假之辭默驗身心動輒得咎得失之理撫衷正難自昧耳

遇難處人惟反身修德而已在人身上較是非必至決裂

委童穉於僕嫗之手氣質不壞者鮮矣

惠善竊按委此身於下流之中委此心於安肆之

地委官政於僕隸之手何以異此

張楊園先生曰事有吉而不可爲凶而決當爲者愚意吉凶只在是非上辨是便吉非便凶當爲而爲首陽窮餓亦吉也不當爲而爲萬鍾千駟亦凶也若世俗所謂吉凶又當别論

竇蘭泉曰若是便是吉非便是凶則五福祇應言攸好德六極祇應言惡矣世俗所謂吉凶卽聖賢所謂吉凶窮餓凶也夷齊之是在求仁得仁所謂凶而當爲也千駟吉也景公之非在到今無稱所謂吉而不可爲也如此看較平實

吳竹如曰此此就人立心處看亦直捷可與評語相輔而行是便是吉非便是凶所謂惠迪吉從逆凶也凶而當爲吉而不可爲所謂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論是非不計利害者也

世情冷煖有一毫介意便是査滓亟宜化之

吳竹如曰此此下數條皆實做審幾工夫方能省察及此不肯放過

事親豈可使人爲之勉强改此猶有卸肩意

貪鄙之行致見效尤白之於衆冀相懲戒

室人譏予多言隱覺怫然方望一家遷善而惡聞己過

何悖甚也

利心最害事若實見得義理重則財利自輕夷齊讓國求仁得仁餓死何妨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滿腔惻隱之心也不問世道人心如何這一副與人爲善熱腸斷冷不得

一言一動須求有益於人

何子永曰惟誠乃能自成而自然及物

惠善竊按一言一動求有益於人誠仁人之用心矣一言一動之自欺尤當時省也　有一言而傷造物之和激人倫之變者愼言哉　慮善以動動

惟厥時

只一箇畏窮怕死心遂至氣節不振相習成風可為浩歎

不令一毫煩心事到親心上屬家人共體此意

按養志莫先於斯先生盡孝之言即教孝之旨矣未得斯意能無憾乎 百川謹識

談人過止緣心地不潔以惡感惡遂牢著於心不去耳過豈在口哉

蔡中郎曠世逸才內行修美乃懷恩附逆不得其死立身大節烏可不慎也朱子論荀彧云剛正之氣折於凶

談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故淪胥至此人非
窮理養氣其不至進退失據者鮮矣
處順境慣才拂意便不釋然氣質駁雜天性澆漓再不
努力終無爲人之日矣自責自省惟恐戾氣之隱生也
魯宣公初稅畝哀公憂不足不能自强苟且補苴何救
於貧弱哉

吳竹如曰言之慨然

郡縣得人足致太平不必定行封建自是通論致治本
於人才人才本於學校學校本於君德欲郡縣得人則
大學不可不亟講也

吳竹如曰世鮮不以此言爲迂然於此信不過正難望其轉移世運也

振陽剛之氣斬斷柔牽然後可以自立奮發只是意氣不加涵養流爲暴戾可懼也

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務決去求必得無此誠心定不濟事

爲國家如何使得性氣學問不能變化氣質古來多少豪傑往往坐此

惠善竊按非謂毀方爲圓也正大之氣愈涵養愈平粹良玉精金外則溫然可愛內實挺然不撓也

何子永曰義理與客氣互爲消長消客氣仍是居敬窮理之功

自是病甚大當如大敵克之

吳竹如曰此眞吾人對症之藥無如諱疾忌醫其病根更難自克耳

何子永曰能自知其不是則必用楊園拋下之法若人以爲不是則用武侯違覆而得中之法此病當可漸去又曰怙過飾非乖僻自用禍身禍家禍天下皆自是之病隨所遇而施之也

存天理於未發何子永云戒懼也遏人欲於將萌何子永云省察也此

守關扼要之法過此以往雖勞罔功

厭倦不誠事事有之

人或譽己得毋違道干譽徇人失己乎此可懼不可喜也在世人口中落箇好字易在聖賢分上落箇好字難

昔人云人子事親禮卑伏似下僕情柔婉如小兒此意可味

自家病痛是柔懦含胡柔懦則爲善不力含胡則窮理不精其病根在心氣不足養心氣是今日要務

吳竹如曰實做居敬窮理工夫則二病自除今不能免此病必工夫猶有閒耳

恕以待人嚴以律己而今卻反做了豈不是惑

世路本寬有己則狹一味自克有無窮受用處

范滂與黨錮之禍謂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而惡不可爲欲教汝爲善而我不爲惡東漢之士以氣節相矜鮮

聖賢反身之學故其言忿激如此

工夫難得精實必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息息與天命之性相通方是踏著實地

唐敬楷謂予曰學以居敬窮理爲宗此外皆邪徑也

訟獄滋繁倫常敗壞人心風俗可爲隱憂

身病忘不下心病乃想不起何耶

武侯言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惡直言詼自怙其過無乃寶敝屩而棄珠玉耶

君子先行其言恥言過行自己行無一分說得卻有十分眞不堪問心者也

吳竹如曰悚然汗下

天與一分上好產業任人侵奪尊貴主人甘爲奴隸何無志至此耶思此不勝愧厲

支持外面尙是畏人意多不到安處善樂循理地步終靠不住

吳竹如曰張楊園先生云安處善須從勉處善做

工夫樂循理須從苦循理做工夫久則安安則樂

旨哉斯言

客憂心海疆愚意靖外必先治內用人行政有多少事

在正學術養人才求直言化畛域裁宂食警游惰重本

黜末崇實黜華皆要務也

吳竹如曰舍要務而不知求斯一切苟且之計進

矣

既學便須到純理無欲地步若一念向理又一念向欲

善惡雜糅終不能成箇人勉之

湛然純一肅然警惕此意一刻少不得

偷安直是錮疾著想卽是

餓死事小廉恥事大信得此理自然不到趨利無恥地步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義重則天下爲輕況小焉者乎

人不如我意是我無量我不如人意是我無能如此自責何怨尤之有

洪琴溪曰我不如人意二語須善會

氣不和順則乖戾之事應之感召之機在乎一心安可不責已反躬兢兢焉自治其性情乎

楊園先生云學當自知不是時須是全副拋下從新做起若只去泰去甚留些根在後來依舊長起適以滋其文過飾非之習語極警切

講學者同言致知同言至善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是非疑似之閒不容不辨

呻吟語云貪愛心第一可賤可恥蠅蟻之於腥羶蜣蜋之於積糞皆是這箇念頭讀此悚惕不自振拔終身爲蠅蟻蜣蜋而不知愧恥也哀哉

初念欲轉念於欲中求理便墮文飾惡習

何子永曰按先生謂余曰存養不密或轉以自私

用智當作工夫又謂丹畦初念欲是習染以後之心其言皆足與此相發謹附記於此　後有轉念理一條隱微中境界少別而工夫益加細密當合看　居敬工夫不間窮理工夫不粗始能無此失勿輕看過

厲豪傑有爲之氣勿爲物欲所撓

寄弟書州縣親民盡一分心百姓便被一分福前書官名父母須慈愛家有兒孫望久長聯語望時時念之公暇取有益身心吏治諸書留心觀玩可以涵養性情增長識見不但是熱鬧場中清涼散也姪輩當嚴加管束

杜漸防微責在我輩衙門習氣斷乎沾染不得

何子永曰按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欲子姪不沾染衙門習氣須自己先不爲富貴所淫飲食衣服言動之間不可一毫不檢而教以讀書習禮之功亦不可稍有寬假必至家人能體此意乃見自己刑于之化耳

讀書應事胸中著一我字便作病

窮理不到有我非無我亦非

靜時此心動時亦此心瞬存息養動靜皆有事也逐物意移旋收旋放算甚學

蘇穎濱以羊祜平吳致武帝荒淫譏其不如范文子南湖非之謂大臣爲國豈其豫料其君之荒淫而不敢其愾者夏寅亦云武帝貽謀本不足以維持長久不在吳之存亡二說是武帝特兼幷耳苟以弔民爲心安在吳之不可伐哉

靜中咀嚼出點道理便有一番樂趣不知聖人天理渾然之心其快足更何如也

呻吟語云名利休十分占盡我得人必失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孔子謙己常自附於常人愚意得失榮辱可爲中人說法若聖人分上自有精義之用

似不在人我利害上瑣瑣計較且聖人之謙實是德盛禮恭豈故附於常人以自韜哉又云聖人藏名遠利賢人名修利勸看聖賢似淺

吳竹如曰呻吟語中凡此類議論似近老子學問律以大中至正之道不能無弊

吳康齋先生夢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前輩刻苦如此其云學以天地之量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未至於天道聖人不可謂之成人又云男兒須挺然生世間一毫不盡其道卽是自絕其天讀此奮然興悚然懼

義理不足以養心氣質物欲習染迭起相攻幾何不淪

胥以溺可懼可歎

日用常行事事做得盡分非精力强固不能噫缺欠多矣

學耐煩戒苟且

孔子之樂在發憤忘食顏子之樂在克己復禮孟子之樂在不愧不怍不從實地上作工夫懸空想像以爲至樂在是聖賢無此學問

才看出些少道理便是己非人如何能有長進

何子永曰此種病痛須嚴加省察刻刻隄防

有錯輒悔悔後復錯志不堅氣不奮雖悔何益

何子永曰頻復須厲否則迷復矣懍之

友朋相聚於當下進德修業切實講求方於身心有益路徑辨明後努力行去一日有一日工夫一時有一時工夫勿徒在古人身上爭是非也

一言不誠欲行掩護病中生病

昔人謂嚴牆處處有之飲食起居不適其宜皆嚴牆也宜時時畏謹

惠善竊按從欲而行其爲嚴牆也大矣可不懼哉同志難求得一其學之人遂罄懷而吐正不嫌以己所不能者望之也

樸菴讀呂子書面發赤曰不知此道一生在醉生夢死中矣予曰及時爲之勿負此生也

功利中人久矣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須事事守此塗轍

義理生閒事熟總是如此

樸菴患閒思告以思本心官思得其正自無閒思遏抑他不得惟時以聖賢之言栽培澆灌令義理融洽與心爲一則俗腸俗骨變矣工夫以漸以恆不可欲速助長

人能禁得冷耐得窮便有幾分人品

淸議可畏勿以人不知也而欺之

樸菴問訓蒙告以先讀小學曲禮少儀內則以正其趨向之路養其愛敬之良日取嘉言善行爲之講說二三條日積月累俾其盈耳充腹以爲作聖之基而邪說不能搖矣

舍知止求定靜即有所得與至善卻不相干

伊川云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呂子云存養如培脆萌可識養心之法

讀孟子志氣激發有奮乎百世之思

有德之人滿腔都是春意如飲醇醪令人心醉

君子之道闇然須將向外心一切收回著實做言行相

顧工夫汲汲孜孜以求無愧怍可也
送別敬楷先生先生謂余曰人知天之與我者至尊且貴則我重物輕便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氣象悚然有省學於大處見得分明一切物欲不攻自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無益也
胸懷舒暢有悠然自得之意心本無欲只如此從容涵養去拘苦他不得
何子永曰心本無欲須在具衆理上有實得乃知之非釋氏所可假借
語友云學貴變化氣質日用間須實有遷善改過處勿

徒在口頭上做工夫還改從自反入手天下無責人之學才責人便已忘了自己我輩日在惡中不止是過自救不暇那有工夫檢點他人耶

九容切宜理會看曾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工夫何等精密

毀譽打不破只是爲己不切如渴思飲如飢思食一日不學便一日不可爲人何有毀譽之見乎

隨時隨處懍懍乎懼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無以爲人勉之勉之

有沈舟破釜滅此朝食一副眞精神區區物欲直拉朽

摧枯耳何畏何疑而不用力

三代後君臣相與鮮有以學問相砥礪者宜其治之不如古也

聞談星命心動可恥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便是此箇念頭

　吳竹如曰推勘至此眞能於動念處不放過

終日欽欽對越上帝氣質物欲一有觸發戰勝而後已此日間一樂也

漢文帝卑遜謙抑南粵稱臣唐德宗下詔罪己士卒感泣儻能禮讓爲國其效更當何如大學致戒於驕泰中

肅垂訓於不驕厥旨深矣

數日以爲儘和平矣而暴氣一發形於辭色試思聖人如天之量何所不容奈何自小如此

程純公終日怡悅何修如此想先生胸中純是天理也令人羨仰

敬自和樂非敬之外別有箇和樂光景敬自虛靜非敬之外別有箇虛靜工夫

　何子丞曰決去私意則樂故曰決而和

視邪色心主之禽獸圈子跳不出如今尙是在人禽界上廝混也危哉

自己身心之事向淡漠相視更何論視國如家眼前切近之人且推行不去莫空談萬物一體

洪琴溪曰聖經末節之旨說得如此警切發人深省

理重一分欲輕一分要在本原上加意栽培勿徒在病痛上較量增減

一知半解算不得學涵養為要

略綽提撕在勿忘勿助之間

董子三策首言畏天畏天之實在强勉學問强勉行道以挽回天命次言法天法天之道任德不任刑以教化

爲大務而歸本於正心敎化之大者在興學置師養天下之士令列侯郡守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備宿衞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純王之政均可見諸施行能於此設誠而致行之何三代之不可復乎

此道非有一段如貓捕鼠如雞伏卵洞洞屬屬眞精神終難湊泊

何子永曰竹如先生嘗云如貓捕鼠就省察說如雞伏卵就存養說

汲長孺以多欲不能法唐虞至哉斯言蓋多欲是根子先壞了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未有無正心誠意之學而

能行堯舜之政者

詒謀不臧子孫則而象之身教可無兢兢與

動心忍性處處是進德實地切勿孤負

何子永曰操存則安樂中亦有動忍舍亡則憂患中亦必放濫

拂意事以爲不動矣而隱隱觸發過而仍留蓋雖強制於外實未融釋於中也

湯文正公云學者勿以實未了然之心含胡承當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自己信心處都是含胡將就去學中眞境尚遠

每值春和多見花卉以娛椿庭之心適有鬻者復思購買嗚呼不孝汝忘嚴親長逝耶而將誰娛耶痛哉痛哉

張宣公以漢武輪臺之悔由於誦習六經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意怠善念有時而萌可知詩書益人而講論道德之士不可一日去側也使帝篤信古訓與二三賢儒講求而力行之何至過舉多端徒嗟末路哉

先有意見入言未盡遽發議論心粗氣浮

薛方山以漢之二疏爲爲身謀以後其君而責以伊周之事夫伊周之德之位豈二疏敢望蓋自度其德與力不足以轉移儲貳如太甲成王之遷善悔過則莫若移

疾去位猶可以遠辱而保身高節遠識亦大異乎知進而不知退者矣何事過求乎

吳竹如曰朱子謂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　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朱子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去便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

何子永曰越不能去有素餐曠職之懼非僅爲避禍也須善看

無堅定之力視聽持行且游移無據更莫論處大事臨

大節
窮理專一看得一處分明則逐處貫通都是這箇道理
故心貴一也
日間放過不知多少須用逆力拗過來
胡致堂先生謂修人事卽是性與天道極透
少年科第不立志向學尋一條正路走去鮮不汨沒一
生師道不立人材敗壞深爲可惜
能愛人惡人本領從誠意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必於
己之善惡不自欺而後愛一人而天下勸惡一人而天
下懲於人之善惡無所私也然非格物致知好惡未有

當理者

讀內自訟章證出自家病痛只是口頭支吾意氣振刷在心髓裏斷絕根株不留餘力無此眞切

劉念臺先生云天下治亂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儒者之言也然鮮不迂之者奈何不爲聖賢豪傑而甘與草木同腐此志當時時厲之

充長善端使惡自不生此正本清源之道

多少切身事悠忽過了卻要管別人閒帳只是失其本心

唐敬楷先生學案小識一書以程朱爲準的陸王之學

概置弗錄可謂衛道嚴而用心苦矣

湯文正公云遵程朱者當學程朱之學心程朱之心居敬必極其至窮理必極其精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此大儒爲己之言古人之學實有可以質鬼神俟聖人處不徒以口舌折辨爲能

吴子序言性是人之命根與天呼吸相關處此處一斷絕便自棄其天而無以爲人此言甚有見

吴竹如曰性是命根未免說倒了命根二字似是語病若云命是人之性根庶可通

疑人偏見安知非己之偏不可不察

利害倚伏不必別有害利心卽害也

議論求勝人言之是非不必論而心先病矣

一日十二時中密密推勘思慮無邪妄否言行無差忒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方不負此一日

朱子註太極圖說補出敬字謂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尤足發周子言外之意指示學者入手工夫彌詳盡矣

蘭泉云氣質不變見聞知識皆以培長病根成積重難返之勢信然精密以察之果決以斷之優游以化之斯

可耳

爲見言人須有剛氣不剛身子便放倒了斬斷柔牽挺然立起方是丈夫

戒懼弛則心與性離靜存處已不是了不待發動始差也

吳竹如曰心與性無離時以靜時昏昧故動時差謬斯謂之離耳

嘴裏說著要剛當下仍是嬾散道理須貼身做出來不然只是僞也

人家孝友恭謹盛之基乖暌縱恣衰之兆衡以此理百

不爽一

從形迹上起見要人說箇好字最爲小人心術

人家作官便侵染浮華從前樸素之風不復覩矣當亟亟挽之

志如伊尹始爲有志學如顏子始爲好學不如此便是自暴自棄

人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盡仁義禮智之性也若依稀做些不到十分仍不可謂之人

完人難得古人好處皆是一段眞精神做出莫等閒看過

持門戶異同之見爲前人爭是非只是尋題目作文字若反身向裏有多少緊要工夫做自無暇說短道長

何子永曰亦有爲自己考驗得失者須從自己心上省察是爲己爲人

好一人則張大以成其是惡一人則附會以證其非只是己見爲害

孫文定三習一弊疏耳習於所聞則喜佞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除則幾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反可爲萬世龜鑑

中者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予極愛程子此言惟敬字工夫做不到若存若亡往往失之

從前是此等人今日仍是此等人從前做此等事今日仍做此等事下愚不移思之可恨

一念寬則乘隙而出者遂不止一念一端苟則連類而及者遂不止一端可無時時畏謹

鄉原心打掃不盡終不可以入道

凡不可告人者皆穿窬之心也搜剔出來焚巢埽穴何等正大光明

工夫不進病坐不思若肯深思痛省不怕你不努力

與龐作人言孔門大路經程朱辨明後惟有斂心遜志

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毀言於己最有益恐懼修省可以藉茲鞭策推之凡不

遂意處皆鍛鍊身心實地也

吳竹如曰此二則人人宜爲書紳

言適可而止多一句便錯字字當理言簡意盡最難

刻苦生快樂自恕便有歉然不安處

在細微處苟求人切戒此病

居敬工夫到至虛極靜時看道理便親近

四端固有當下具足整齊嚴肅是禮辨別理欲是智克去物欲是義其中一段油然暢然之意是仁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四端猶四體須臾不可離於斯可驗

將身心切要工夫說過便休自欺孰甚

改過不吝吝字最惡或欺人不知而故爲之或視爲無妨而復蹈之包羞含垢寍負疚於神明不願割愛於情欲寍遷就以自護不願奮發以求新安危利災而以爲藏身之固也可哀也已

葉平巖謂太極在人心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看得的確人生而靜性之本體當其未發仁義中正之理渾然

具焉主靜立極正從這裏討消息此第一義工夫也及其感物而動剛柔善惡各有偏主惡不必言卽善亦非性之本體爲其落在二五中也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達天之路

吳竹如曰此條語多可疑旣謂太極在心爲未發之中又謂感物而動卽善亦非性之本體夫太極靜而體立固爲未發之中而動而用行卽爲中節之和其發而善正由本體無不善所謂體用一源也若認太極爲獨偏於靜宜其分體用爲兩橛而別有所謂本體之善矣毋乃昧於率性謂道之旨

乎至謂動時之善爲落在二五中豈靜時之太極獨立於二五之外哉斯又未知理固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今必專守一靜以爲占定第一義做工夫將中庸言致中足矣何以必兼言致和耶吾恐立論一偏未免誤會主靜立極之旨而轉滋流弊耳　南軒先生始亦認未發爲太極朱子嘗力辨之後人自不應復沿其誤

一日不親書册方寸中便添多少蕪雜

引喻極高而淺近道理不盡此學者大病

吴竹如曰讀此語可證前條之失

何子永曰辛亥八日竹如先生語余曰欲亦未卽是惡初聞而駭然先生曰視聽言動皆氣上事卽欲也勿非禮則無惡矣聆此爽然覺向之所以俄伺提撕而絕無眞得者由欲絕欲以求善而不知理不離乎物苟能卽物窮理而以爲善去惡之力持之則所謂有物有則者也物豈遂害於理哉覩此條則先生於淺近處固無時不省察並非空守靜中一箇太極謂占定第一義做工夫讀竹如先生此條按語不啻面命耳提令在淺近處檢察耳目口體也丙辰又奉到先生書令於日用做懲窒

遷改工夫而以九思九容爲目先生不倦之思至矣小子勉之丁巳八月二十七日　又曰大學止善之功全在子臣君父而朱子復敎學者以推類可謂指示極切矣　又曰動察功疏正由存養不密二者交濟乃不偏失　又曰敬貫動靜該體用敬而無失則存養省察乃不偏矣

唐太宗論弓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勢雖勁而發矢不直人心亦然未有心不正而言行中理者

博親心一日之歡窮餓亦是樂事況不至此耶利心重而天性漓何以爲子何以爲人

以耳作目隨人說話眞是妄

以耳作目復宛轉以證之妄而又妄

心放便出入人禽何等關係思及此不由人不懍懍

心爲嚴師隨事精察愧此八字

心有不正當思其不正之由而克治之徒事遏抑不是

工夫

聖人教人在實地上學任拈一語都是徹上徹下終身

由之不能盡也

虛靈不昧著落在具衆理應萬事上不是光爍爍一箇

心便謂之明明德也

克己則無不可處之人知足則無不可處之境

東蕘生初讀姚江集心即疑之未敢遽以爲非後於濂洛關閩略有所窺益覺良知之說於心刺謬非程朱大醇至正之學可同日語也近見家鄉學者踵相沿之習往往窺見影響便張皇說悟以爲即此是性是道是仁是一貫一了百當千聖同源淩虛駕空欲速助長所造愈深去道愈遠屢欲出一言以正之愧學無所得又不欲詆毀前人長矜助躁涉爭立門戶之嫌蘊結於中有年矣敬讀尊錄似亦不免此弊其中自得處大抵儱侗牽合少親切精到之處蓋所見一差發之語言便覺偏

枯作病而不合乎人心義理之當然學術是非毫釐千里不可不慎也

口過卽是心過心存則言謹矣

重處發熟處難忘無事不如此

忠信所以進德一日之中自早至晚一事之中自始至終一皆實心貫注私僞不存此進德實地工夫勉之勿懈

盡心最難有自以爲盡之心卽是不會盡也

仁人心也不仁便非人須體認仁是如何一日中離者幾時合者幾時虛心靜慮自證自考庶有日新之機

見道則心愈小德愈謙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歟然於子臣弟友之未能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曾子臨深履薄斃而後已此聖賢相傳心法後人矜誇自大詫爲見道便不似儒者氣象

學程朱而弊猶不失爲拘謹學陸王而弊則偭規錯矩肆無忌憚矣

古人汲汲皇皇斡辦身心之事如救火追亡刻不能待此是何等精進我輩自審何似乃好逸惡勞挨排度日幾何不終於小人也

薛子云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常常存此

意

心不妄思身不妄動口不妄言切實行此甚難心妄則身口因之不妄思尤要緊一著

養生之道寡欲二字盡之事事節制不使稍過養心卽以養身也

一嬾散身心便無歸著有蕩檢踰閑之勢危哉

兄戒子曰大言浮氣只是心不在腔子裏日用隨境所處步步踏實事事不苟分內有多少不能盡處眞不敢曠說一句輕視一人也

唐高祖命王魏輔太子爲王魏者當勸太子孝事高祖

友愛秦王謹身修德無有過失其或不聽引身而去不與其難可也君子處人骨肉而出處以義道固當如是爾後人論其不當事仇當死於高祖之命尚是後一層事

凡出一言行一事以及讀書接物即自省曰是毫無所爲而盡吾所當然乎抑徇外爲人如納交要譽之類也日間須以此作功課

示兒云人須養惻隱之心春生夏長藹然暢然此天地生生之氣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常存此心一點刻薄念不可有一件刻薄事不可做一句刻薄話不可說

天下無傲人之學問亦無世不容之聖賢程伯子終日怡悅豈皆適意之事順己之人蓋其涵養深醇一腔都是春氣故能無入不得雖安石之乖愎不能不服其忠信我輩可知所則效矣

知病便合下藥取前言往行切中膏肓者時時涵泳臨境復深省而痛克之氣質未有不變化者

上天垂戒庶民皆在譴告之中恐懼修省不止是君身事讀書須切己觀之示兒

陸桴翁云人心過不去處即不可對天處此見天人一理語甚警悚

本源不透徹精古人語言激發意興轉眼便衰歇了終歸無濟

陰陽生萬類靈秀者爲人宇宙無欠缺欠缺在吾心此心苟圓滿物物皆含春中和能位育斯言理最眞戒懼以愼獨不見與不聞珍重此天命勉勉終其身

斥兒之非而自蹈之何也

遇世故人便習染些虛假意思不可不察

家庭間一箇利字最壞事利心重骨肉可以成仇

以應酬爲俗事便生厭煩輕易之心敬以爲主而審處其當何事非學乎

周子說箇幾字眞是吃緊爲人謹則爲聖爲賢肆則爲禽爲獸此箇關頭何等危險古人戰戰兢兢過了一生只在此等處辨得清守得定

必使一念不妄發方爲嚴密

眞改過一刀兩段便完了徒說無濟

雙池云視聽言動偶失其則家人已生慢易之心親愛賤惡稍流於辟家人已生怨懟之心讀此思修身之道有多少不檢之處

宣史先生來言心地要誠工夫要熟誠則體道切而德日進於高明熟則察理精而用不窮於泛應敬佩之

人之量本大只爲氣拘物蔽自私自利遂小得與螻蟻蠅蚋相似

自見爲大便小自見爲深便淺

對有德人便覺自己輕淺

待人不誠以爲其人可以不誠應也豈誠亦因人而施耶謬矣

吳竹如曰前遇世故人便習染些虛假一條其病根於此勘出

通書以誠爲主腦靜爲工夫誠無事誠無爲言誠之本體本是靜的所謂人生而靜性之體也末章以艮卦結

之靜則止止非爲皆教人主靜立極之意最宜潛玩

吳竹如曰言主靜必以敬爲工夫敬則自靜也故朱子特於太極圖說註中補出敬字其慮深矣若說以靜爲工夫恐易墮於一偏

切身體驗舉業卽學也

每知一過卽有一文過之心隨之及覺念已數轉矣努力向前毋瞞心昧己毋畏難苟安勉勉循循定要做箇第一等人方是學此癸卯年訓宗蔭語也偶一閱及循省多慚行不副言欺孰甚焉

宣史先生云憂勤惕厲是正脈信心太過便易走差又

云人須務實孔門弟子人人不欺瞞大小都成箇人品

憂勤敬也務實誠也斯言教我矣

朱子云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通患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起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艾久之自效眞萬金良藥也

身在此心合在此朱子謂一不自覺俯仰顧盼之閒已不知其身之所在驗來眞是如此

理不能御氣學不能養才是大病

凡事認眞天理一邊做去才有攙雜立卽消融此遷改第一步工夫

性情宜養激昂慷慨只是些浮氣

朱子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蓋胸中有絲毫夾雜便與道隔絕了

王子潔學約云倫常盡道始謂之人我輩在五倫中自問能盡者何事做第一等人爲第一等事勇猛前進方爲自待不薄當下提醒此心不使昏昧檢束此身不使放肆戒愼恐懼常存天理則私欲自消不欲勿施推開人己藩籬學到大公境地爲學要眞眞心改過過自寡眞心遷善善自多皆座右銘也

雀雛學飛墮地上羣雀翼之不能翔捉而縱之方隨羣

雀去兄云是猶戀母時也能飛則散去矣嗟乎人子天性日漓而不慕其親聞此其有省哉

張子云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擺脫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張子實用功說得如此警透

論人向深處求天下無善人矣此最不可

復子潔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爲政之要二語盡之我輩做事稍覺愜意便有侈心此卽倦之機不忠之驗也須知己量至大道理無窮便做到參贊位育亦是吾分當然古聖視民如傷望道未見實見得自己有未盡分處

故憂勤兢業若無若虛耳此意願共勉之
學約首倫常次立志不可易已辨義利亦要緊關頭惟利之中入至深且久似宜痛揭其弊如白鹿洞講義使人汗淚並下以動其是非羞惡之心由愧生憤然後有下面工夫可做耳繼則讀書窮理以致其知主敬存誠以立其本不欲勿施以公其量遷善改過以求至於聖賢之歸再言理學不妨舉業以解其惑以壹其心末復申之以學在當下及時努力以致丁甯告戒互相切磋之意（此皆就約中所有而次第之）如此此則階級分明義理周備矣循序致精爲學如此立言亦當如此

吳竹如日主敬存誠句似宜移在讀書窮理句上

與德響皐講不遷怒云我輩之怒多是忿未到遷時先已怒錯了

熟會孔子氣象便覺萬物皆春熟會孟子氣象便可壁立千仞

遇愚濁人難以正言告戒曲辭開導以冀消弭釁端然特不至決裂無能感化之也

各私所有不知反身遂生出多少荊棘德不足以感人仍是自己本領不濟勿但責人也

役智彌精去道彌遠天下惟一箇誠字能通物我化町

眭

初念欲轉念理持之不堅仍從欲路去矣只是志不帥氣

內外有一分不肖卽是僞襲君子之貌存小人之心亦世閒一蠹也

薛文淸有過必痛改而後已如何不造到大儒地位

顧諟天之明命說箇天之明命便令人悚惕常目在之如實有一物在自己面前動靜語默不敢稍忘此日用親切工夫赫赫然臨上質旁奈何習玩而不知畏也

何子永曰視聽言動子臣弟友無一時不有當然

之則

謂窮理專一處卽是居敬可謂居敬精明處卽是窮理（此王姚江語）不可居敬則窮理始精窮理則居敬益密

一晨似無大過骨子裏少一段至誠極切眞精神仍算空過

兄弟談顯微無閒之理此一時意境較近然此猶是虛見若實信得顯微無閒愼獨工夫自不容不至

當如何便如何一涉私心便不直捷

何子永曰此誠意工夫窮理自在前然不可於此時轉諉知之不精以隱遂其私心之牽制也　當

字已是理明義正無可回顧

於欲初動時止截是爲不遠之復動而不止迷復凶矣然非敬心爲主志氣清明無以審動之幾而止其流也

欺僞未有不敗露者因人省己殊切懍懍

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細思量殊屬無謂習而不察此等處正不少耳

武酌堂述廣平李孝廉從師北上師貪暴及門畏避之孝廉盡弟子禮維謹遇之虐無怨也噫厚矣又言孝廉事兄曲盡弟道蓋未有厚於師友而薄於同氣者

復鄧介槎某資性愚下得失之際不能絕不動念幸數

年來誦古人之訓獲師友之益每一觸動輒自懲治向不至擾擾爲累然畢竟俗根未拔於道無得也惟高明進而教之

讀古人書有意吹求最爲心術之害

程子云既思卽是已發疑其傷重竹如云此語最精因憶薛文清有云程子此言說到未發盡頭處與竹如見合

宣史箴予云日用小處不必過於糾纏持其大者日月至而操存熟些微出入自當由寡而無蓋謂予大者之不立也必力勉以副厚期

朱子云敬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最善形容純是陽剛之氣物欲自犯不得

聖賢之言一經觸發愈咀嚼愈有意味

心有偏重遂出不平之言

思辨錄云欲兵之精莫若省兵而增糧欲官之廉莫若省官而增俸極是此亦但立法一邊事

人生不過百年富貴浮雲皆非我有惟爲學是大便宜事要人看破耳

知得此事不好牢劄定脚硬地行從好路去此心莫退當力勉此

快之須臾而有餘樂奈何不自強也

朱伯韓謂予云要培植正氣正氣不足回護牽掣必有見到做不到處又云陸王之學誠有流弊然其志氣激昂自是狂者胸次較之我輩倚牆靠壁猶復傾跌者相去甚遠學者慎勿輕議古人不知自反也

未能大公先學克私未能順應先學慎動

伯韓諄諄以剛字相勉謂必如此而後能任重致遠遷善不勇改過不勇皆委靡之故又云日用間於大道理看得分明守得堅固小小出入自當漸寡不必瑣瑣計

較以撓廣大之體又云精力養得强固則百事可做殷
勤告教皆身心要言有友如此何忍負之
何丹畦督學黔中爲言下車之始便須樹之風聲俾知
趨向正學不明士風衰敝非大聲疾呼不能振起聾聵
非積誠相感無以轉移人心爲　國儲才任大責重願
實力爲之勿入寶山空回也
平常二字極有味非虛心靜慮不知其妙
子弟可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匪人此甚言也子弟
必讀書始能不近匪人
　吳竹如曰張楊園先生云二者勢實相因不讀書

勢必至近匪人近匪人勢必至於不讀書嗚呼豈獨子弟也哉一息尚存總不可不讀書不可近匪人今人有倡言不必讀書者此不祥之言也託言小人不得已而近之者終於下達而已矣

言忌道盡留心戒之

經朋友告教一番知道多少病痛添助多少氣力甚矣他山攻錯之爲益大也

無義理培植之功所以難得長進伯韓以從容涵泳爲勉果是切要

時議禁用金器以節財之流多開金廠以濬財之源疑

有未盡返僕還淳豈惟金器不宜濫用生財有道又豈多採金幣遂能富國哉

子序謂子曰當言不言是本體上病痛此言有見有不容已之心斯有不容已之言當言不言必心體有不足處

西銘寫出箇居廣居底樣子尋孔顏樂處在此

志小氣浮內輕外重爲害不小

兄言日日講學一遇事便放倒定識定力竹如有焉

吳竹如曰聲聞過情君子深恥邑取行違聖人垂戒撫躬滋懼何以克副斯語

無清明廣大氣象舉頭一看終日在泥塗坑塹中也噫覺人詐而不形之於言無此涵養

萬惡從嬾散生意念萌處欲多理少危哉

氣質難變非下很力不可

力克一私不肯放過硬地行從好路去得朱子此言之力

處功名之會若無若虛不自矜伐非知道者不能

設身處地知古人有多少不可及處學問之功烏可已乎

以人爲非自己何嘗盡是到盡是時再責人不遲

處事不詳致悔悔中尙有些私在

看動靜不融洽工夫故多閒斷

二程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吳康齋以聖賢爲必可學氣質必可變豪傑之士同此

一箇志願此志不立而能有成者鮮矣

不光明正大何以爲人

利心最是錮疾甚事不因此壞了

視聽四箴字字精實今日稍知其味當深思而力踐之

養志二字非至愛且敬不能於此而不盡分何以事親乎

王沂公言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蓋士大夫重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崇廉獎讓以養士氣其爲國先務與

與作人言謝上蔡去一矜字是我輩對證之劑固蔽自欺虛憍自大爲害不小作人謂一念長人即下達之路極是

聽傳聞之語發激厲之辭最爲躁妄戒之

大學大人之學說箇大人便見人不可自小明德新民止至善要將這大處塡實方盡了學字工夫完了人字分量

謹幾不得力只是居敬功疏敬則定定則明便有幾分把握

爲兒言三代以上講學之效秦漢以下不學之弊嗟乎無學術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治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此子朱子所以致慨歟

生理至足有君臣便有箇義有父子便有箇親以至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皆是天理自然不假安排充滿洋溢無虧無欠此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致知知此力行行此仁仁此敬敬此誠誠此禮樂刑政由

此而推易象詩書本此而教身心家國天下修此則治悖此則亂此道之範圍曲成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常體曾子養親之心庶可少追罪戾

龜山讀書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意象之表決當以此爲法

程純公眷眷於天下國家去就卻極分明不放過一步是學孔子無可無不可處

范文正公遇事必盡其力曰事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敗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料其不濟輟而不

爲哉可爲事君之法

吳竹如曰此與武侯之鞠躬盡瘁同一心志自董

江都以下鮮見及此者

愛人敬人有一段淋漓篤摯心人卽愚頑必有感動以

爲無益而棄之自虧其本量者也

持身不正婦孺儘能笑人可無敬乎

故態復萌日閒不知凡幾變化之功安在涵養須用敬

延平謁龜山書學無所得朝夕恐懼如飢寒切身者思

充飢禦寒之具此一懼乃作聖之基又曰故吾可舍今

吾尚存昔之所趨無轍迹之可尋今之所受無關鍵之

能礙具此志願何患不造到大儒地位耶

復李强齋前輩氣質駁而難純習染深而難變善在性者難得而易失過在心者難除而易集近讀程純公集見其氣象從容廣大生意滿腔眞得孔顏樂者反躬對勘純是自私用智去大公順應奚啻千里不禁爽然失奮然興也

察之隱微獨知之地驗之倫常日用之閒去僞存誠遷善改過必求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要著力勉此

延平說理細密氣象謙冲令人矜平躁釋

仁生理也戒懼生機也心要常活徇欲則死形存理亡禽獸何別乎

致齊漁汀家庭間只一味克己便無事語云財物輕怨何生言語忍忿自泯亦至言也

復冉友山作文以讀書爲根柢日閒取五經四書嚴立課程依朱子讀書法身體心驗循序致精久之蓄理旣多以躬行心得之言發聖經賢傳之旨文不求工而自工

昔人以蘇文忠爲未敗露之安石竊疑爲過然觀其詆毀伊川是不好善也充不好善之心遠賢用佞夫亦何

所不至安石之凶于而國非不好善之一念爲之哉

涵泳義理覺爲學之樂天地間無有過於此者

司馬君實呂晦叔爲相純公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爲異日之憂嗟乎大臣當國虛心平氣以折衷至是而不爭意見之私庶於國是有濟耳元祐初純公如秉政默運潛移必有一番妙用當不至激而生變致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一念無私推之使念念皆然一事當理推之使事事皆然不如此不足以言學

申鳧盟先生（名涵光字和孟號鳧盟著有荆園小語荆園進語二卷）謂象山持論

太高在己可以爲學於人難以爲教愚謂教學一事不可以爲教卽不可以爲學

有祖父重利子孫流於污下者上好下甚貽謀何可不愼

伊川先生見弟子言前輩之短曰且學他長處體此亦可進德

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中時位不同經權各異千條萬緒轇轕紛紜苟非精義入神變易從道烏能合乎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之差乎

親義別序信從身心上靠實體察問那一條做得盡分

黽勉求盡勿徒空口談學

張宣公曰人私己自便徒知血肉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常存此語於胸中便有些闊大氣象

李忠定爲汪黃所沮求去瓊山邱氏謂非委身事君之義殊未然忠定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矣君闇臣奸不去何濟觀鄂州之竄公豈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哉

人祇是此心心正則氣剛爲神爲聖與天地參心一不正則氣餒如鬼如蜮同草木腐在自主而已矣

禮嚴男女之別絲毫不容苟且古人敬以成性正大之氣全從此此處養出可不勉乎

吳竹如曰愼獨工夫當從閨門衽席上做起眞所謂對妻子如嚴師

仁爲安宅義爲正路孟子最善形容得安宅而居之富貴貧賤死生患難無往不安遵正路而由之爲己爲人爲天下國家無往不正通書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正謂此也舍安就危去正從邪何心哉

支離巧曲之意隱伏於心猛一省覺眞堪內愧

應思者必盡其量不應思者絕不使萌如今將心都妄

用了遇事反不得力豈不可惜

明善知性是格致第一義工夫

苟且自足根在隱微不除此根終不足以入道

看來知過亦不易眞知是過自不容不改矣

須將自己所言一一行了勿徒浪費筆墨

參前倚衡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學如此始縝密

體恐入情即是天理執理而不察情弁所謂理者亦非矣察情非徇情也

自省隱微處不出鄉愿窠臼須從心髓裏刮磨潔淨方能篤實光輝

蕺山云無事得一偸字有事得一亂字誠然惟其無事時偸所以有事時亂

遇倉卒事思一處置之法當如何便如何坦然應之何須撓亂

學始於不欺暗室此處問心不過其餘皆是作僞

古人能自樹立者多剛毅之士立脚不定只是剛氣少

端居深念看聖人是如何自己是如何聖人何以爲聖自己何以爲愚朝夕以思之飢渴以求之棄舊圖新必期至於聖人而後已夫如是孰能禦之

中庸卽祭祀之鬼神以明誠之不可掩實則在上在旁

天地間無時無處不是實理充塞所以要戒懼愼獨也蔡虛齋以岳忠武奉詔班師爲不知權似非確論公所恃以恢復者忠義之氣足以激厲士卒耳已不奉詔何以率人朝廷主和諸將歸鎭公一旅之衆懸軍深入雖智勇兼備勝負恐未可知朝命一人代其軍其何以處之兵權去手檜且得藉口專擅之罪以戮公不待莫須有之獄矣度公之心以爲與其違詔而獲罪進退失據心迹無以自明不若暫歸以爲後圖而不意遂死檜手也高宗柔闇自壞長城天不祚宋奈之何哉權臣在內大將不能立功當時事實爲局外人一口道破愚以忠

武之不知權在昧於先幾之義而不在奉詔班師也

何子永曰按此等處誦緜兮緜兮汝所治兮之詩

而深味朱子之說可以知人倫當盡之分矣

家庭閒人各私其妻子天性乖睽而家道衰其害不可

勝言

自欺之根極深極細打破此關方有立脚處

心廣體胖從愼獨來惟其戰戰兢兢所以坦坦蕩蕩自

欺者何足語此

汪雙池言君子坦然存誠自有公道不可避嫌初疑避

嫌亦有公私未可執著子細思量始知其言之是避嫌

只是私也

讀書應事看箇大概便歇再不細處窮究此生平最受病處

看來窮理爲要行不到多是見不到處

居業錄講敬字工夫最好將程朱言敬處融會貫串大有功於學者

充長善端使惡自不生自是淸源之道然何以便能充長使生理洋溢如火然泉達耶非實用其力念茲在茲祇成一場說話矣

何子永曰實用其力念茲在茲乃能做知皆擴而

充之工夫居敬窮理安可一息間斷間斷則善端

不充長而惡生矣戒哉

宣史先生來書諄諄以經世相勉謂當深閱孟子陸宣公韓歐朱子之文於外邊人情事勢上互相切劘不然局於書生之見仍少聖賢實用於世何補先生愛予深故期予厚當如何講求策勵以無負此良箴乎

非道非義一介不與於學者甚有關係取固宜嚴與亦不容少濫寬厚爲懷輕財濟物豈不足以維持薄俗然揆之道義而有不合傷惠傷廉人己兩失況因妄與而致妄取失其本心往往由此不可不愼也

千差萬錯只是不敬不敬則妄氣乘之以至於妄言妄動而成一妄人危哉

友人勸予遷葬竊謂遷葬非不得已不敢輕議豈有泥禍福之見輒動先人體魄以趨避之者乎天道福善禍淫謹身修德乃趨吉避凶之方風水之說烏足信也其謂術士不可與交又云處事明則能斷不斷由於不明則教我深矣

疑人不肖人實無之祗自病其心耳

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愛身切故惡不仁深不使二字想見嚴毅果斷氣象子細思來仁爲身所固

有聽其亡失不仁身所本無使之相加喪心昧良莫甚於此小子勉之勿以其身爲藏垢納污之府也
程子言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只一箇吝字便足斷送一生
動心忍性不必困窮氣質物欲習染處處是動忍實地
俞子襄來談學云言動過多視聽過少予云視聽非禮不惟聲色凡不必視而視不必聽而聽心放多由於此
又云專務身心恐枯寂而無用博通事物又遊騎而無歸予謂只是一事卽事物推擴身心必求有用爲身心窮究事物何處無歸又謂輕惰病難治予謂此是通病

亦是大病朱子曰知此是病卽便不加此是藥無他術也

按爲學不得其方因而放棄者多矣兪子所患二者交失經先生指示博約之功相濟適以相成甚矣學之不可不亟講也 百川謹識

病有精粗工夫進一層病痛細一層存養密則省察精克治乃有力存養爲要

宋呂祖儉曰遇變有所挫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遇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此見道之言

皇極經世內篇云人眞知眞見爲難眞者精之熟精則

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火之熱如水之寒亦性之而已此段發明明則誠之旨甚精誠者性之實理說知便要知至說行便要篤行眞是不容一毫假借

前以中庸言理太極圖兼言氣殊不融洽天下無無氣之理中庸言性而氣自在其中朱註補出氣字從太極圖看出

學求諸心自是爲泛騖者下針然必考諸經訓以求其合證之師友以衷諸是始無師心自用之弊

覃懷任氏家祭祇詳冬至祭始祖之儀殊缺略冬至旣

有始祖之祭則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自不可少又四時之祭以寒食端午中元十月朔亦未安時祭當以四仲月卜日爲是俗節薦時食可也

思辨錄云學校之師惟德是視不必定以品級令郡邑延聘務極州里之選此議必郡邑得人始可行不然則又爲不肖者開奔競之路耳

何子永曰郡邑得人又有本

遇難處之事委曲求全自有箇至善之道因與友人論史及此天下事只求一箇心安理得而已禍福利害非所計也

何子永曰先去禍福利害之私而後能求理得心
安之處然非平日居敬窮理不能

告宗𢘆奮發志氣勿爲俗情所困功名富貴分定難求
仁義道德盡人可勉苟能不愧不怍爲宇宙完人雖布
衣亦榮也

刊落聲華切實爲己以求闇然眞際外面支吾濟得甚
事

歲月莫從閒裏過工夫須向靜中求

讀經思聖人制禮之意愛敬之心油然而生灑埽應對
卽道德性命之理原無精粗可分也

何子亦曰所謂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者可於此得之

人之所以自立於天地者以有禮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當深求而力行之

程子論窮理云誦詩讀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復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積習旣久則怳然自有該貫處可知由博返約不易之矩彼徑約以求道者皆畏難欲速之見鮮不入於異端

德不進業不修日復一日將來作何了局思之愧憤

人之所安者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偸惰曰倨慢

曰輕易自省五者皆有而偷惰尤甚欲去五惡須痛下

主敬工夫

存養則收斂精神在此道理始有歸著處不然旋得旋

失終非己物祇一場說話而已

才有涵養意思言動便覺安帖

視物欲如仇敵對衾影如帝天竭力勉此勿蹈自欺

病莫大於心死戒懼之心稍弛則人欲肆而天理亡顏

子三月不違仁是敬心純至

朝廷名器如何做得人情

要武毅又要嚴密武毅則有難犯之氣嚴密則無可乘

之隙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前人論史得失互見知道誠未易言耳

人日在熱鬧場中富貴利達耳濡目染其不至陷溺本心者鮮矣正學不明人才衰少豈一日之故哉

責兒志不帥氣自省處處中此責人易責己難修身端範鼓志氣以率之庶觀感而興耳

涵養不定則妄思妄言妄動無當理者故古人云甚事不因忙處錯了

程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今則求舉而自進也志

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艮莫加於此儀封張氏謂科目之弊宋時已然必如漢世舉賢艮茂才異等稍通其意而用之庶可挽士趨而少戢奔競之風愚意興學育才必須從此下手

取友之心不誠卽此見學不長進

一能一藝須刻苦而精性命之學可優游坐獲耶

己見客氣習心須深察而力克之氣質不變算不得學

學要八字著脚從當下實地上作察識踐履工夫向外騖名心第一要打埽潔淨

私欲萌動不揆剔懲創一番雖暫不行過時依舊滋長何益之有

言非法行非道日間不知多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要從夙夜匪懈做起

行無可悔最難不可以質鬼神對天地雖具人形實則禽獸可不懼乎

著書家貧多鶩博此外心也言多行少是爲學大患

穿窬不爲不勉强而後能若種種舊習慣病俱如穿窬之不勉强而自不爲也則安處善而樂循理矣

怠玩苟安由志不立見理不眞程子曰人有朝聞夕死

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又曰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自不安也

欺僞處處有之眞實刻苦無絲毫躲閃遷就方能做成箇人

坦然明白處人處事皆當如此含胡隱忍最非

心有偏主而理隨之爲重輕故任心者昧理執理者賊心必至之勢也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學至此可以爲人矣

心主於敬無少放縱然後至虛至靈之中有以窮天酬

酢萬變而理無不明蓋未有不居敬而能窮理者
自私用智四字包括古來多少人物非純理無欲不能
免此
一昏忽便馳去常惺惺地方好薛文清云萬起萬滅之
私當一切斬除以全吾湛然之性每思此語便覺懔然
交游宜愼不止比匪爲傷卽一種不長不短隨俗浮沈
朋友日與漸濡亦足損人高明之志
吳竹如曰讀此令人悚然
陸宣公勸德宗推誠改過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
聖賢以改過爲難不以無過爲貴又曰諫者多表我之

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悖見我之能怨諫者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德誠萬世龜鑑也

凡不可令人聞者卽不可出諸口不可令人見者卽不可出諸身

曾子責子夏正言厲色若父師之教子弟而不以爲嫌子夏投杖亟拜若子弟之受教於父師而不以爲辱責善受言可以爲法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此言極宜書紳

讀禮至從殺處輒欲藉口自恕天性涼薄於斯可驗

此學無一段救火追亡眞精神決做不就

一身立天地閒剛毅正大方是丈夫

竇蔗泉以學語數條見示其云每動念時必問此念可

對人否不可對人便當勇猛克治不容絲毫放過以外

吏留意身心如此蓋亦鮮矣

文信國云天地閒只一箇誠字顛撲不破公之正氣撐

拄乾坤蓋其得力於學者素矣

於動念時省察克治自是扼要之法然靜時存養亦必

不可少存養熟省克愈得力耳

何子永曰按先生庚戌冬至日語愼修云審幾是

第二層工夫須以存誠爲本少頃又云不知存誠而但事審幾卽惻隱之心亦有時靠不住愼修未達先生因舉唐元宗與宋王友愛事以證謂特出於報施之私情而非自友愛之誠心發出云云次日以先生語質之竹如先生先生爲舉程子善惡皆天理之言謂性非有惡特發之不當乃爲惡如殺人出自聖人則非惡以其當於理也存誠者卽所睹所聞而戒懼之以至於不睹不聞所謂常存敬畏也初學言存誠猶恐無著但言居敬則誠存矣蓋誠該動靜敬之工夫亦貫動靜幾之善惡亦

惟居敬能審之故朱子於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下補出存誠工夫曰修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閒而已矣此語指示用功極爲親切足以發明此條用力之法也

吳竹如曰存養不外一敬字敬貫動靜固無時不當存養非可專以存養屬之靜也此言靜時存養特對動時省克言耳須善會語意何子永曰按存養固爲審幾之本然誤以存養專屬之靜則動中工夫轉覺放鬆以敬之工夫貫動靜則無時不存養而省克自嚴丙辰八月先生寄語以九思九容做懲窒遷改工夫爲誨可謂實指用力之處矣勉之○九思九容是做敬字工夫下手處不從此入則存誠審幾皆不得力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豈無發見但不能察識擴充以至於時時事事則秉彛之良等諸電光石火而不足以存其何益哉

東龐作人學以涵養性情爲第一義一知半解皆膚末也謝上蔡三年去一矜字呂伯恭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氣質遂變虛心遜志以求日新願與足下勉之

與作人言須在心髓入微處辨理欲理微欲亦微不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地步終非足邑

吴竹如曰闇然之道爲下學立心之始充之至不知不悔亦祇是誠心爲己耳

何子永曰按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以此終身不可略有間斷此德之所以成也　不見知而不悔乃眞無欲而爲爲己之學者

朋友講論一番便覺心境著實於道理有些親切意味

眼前做何事對何人一日之中自著衣以至就枕念念不欺事事不欺求箇無愧無怍此是腳踏實地工夫

養孟子至大至剛之氣存曾子如臨如履之心

答劉春熙此道浮慕者多實踐者少來示汲汲以遷善改過而日憂其未能足見志道誠切未能必求其能奮風雷之勇無疑無怠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身心性命之相依始是居敬表裏精粗無不到始爲窮理

有疑必問理愈辨乃愈精也與人講論宜虛心相下不可求勝

何子永曰爲己則虛心爲人則求勝

謝子遷云臨民則居敬而行簡爲學則居敬以窮理愚謂理在事上窮臨民亦學也爲百姓計身家謀敎養昕夕以思之博采以求之盡父母斯民之心必使被吾澤者無一物不得其所此窮理切近工夫也豈臨民與爲學判然兩事哉

人言未喻及心不然而漫應之皆是不誠

爲子不誠於事親爲臣不誠於事君學在何處

馮少墟先生云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語默動靜於此件件透徹處處踏實才見眞心才是眞學

其善利圖云一念而善卽是舜一念而利卽是蹠又云爲善爲舜則爲人爲利爲蹠則爲禽獸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爲舜亦可諉之曰我不爲人哉語皆警策

虛心靜慮勉勉循循由一時不放積至於時時不放庶有自得之期

心放遂無著可惜絕好光陰都從悠忽中過了

王仲復先生名建常陝西人年近八十值歲饑饉或日不舉火中心泰然未嘗啟口告人其所得者深矣

何子永曰後一條云非窮理到極至處强放下不得可合看而知周子見大心泰之語使學者有入手處

無必爲聖人之志故學不進

二曲先生悔過自新說云一念未純卽是過當悔而去之一息稍懈卽非新當起而振之必求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偶懈而後已二曲之學眞切如此

偶爾無欲便覺氣定神閒

一涉名言擬議便是馳思默識心融方有進

吳竹如曰用心向內向外之辨甚嚴又曰心無實得惟騰口說固是馳思然道理有疑正賴即事講求不得輕易放過若竟以涉於名言擬議爲病恐反不免墜於冥心默悟之弊

呂涇野先生居京師廿年服粗衣疏不隨人俯仰不受人饋遺嘗云去其一切外慕無所繫累方是實學

涇野云民窮財絀有憂世之心者莫先於講學此義看得是蓋學者人才所從出而郅治所由興也

眞知此道是性分固有職分當爲自然心肯意肯去做

如穿衣吃飯之一日不可離若只是意興支撐面皮敷衍終久仍歸舊路不能有所進益

失禮於人爲人面責承賜多矣敢不祗受

容人所不能容方見學力小有芥蒂卽是查滓亟化之

楊斛山先生云好言人過無疑難含蓄之意最足喪德又云輕躁鄙倍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語也發人深省

意思悤遽無從容涵泳之樂日閒常有此象

無欲身輕虛心體玩始知

應爲之事急急爲之胸中殊覺鬆快

讀西銘有寬厚意有警懼意

書友扇宇宙本寬只爲不自反便心境偪仄處處見人不是不能容人並不能容己是舍康莊而走荊棘也天下事豈能盡如我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惟遠怨兼可進德學貴涵養性情克己有無窮受用處

說著涵養當下忽生暴氣行不逮言如此類者甚多也心髓中不潔淨學皆僞也殊可恥

義理悅心猶芻豢悅口有此意味便佳

既思卽是已發整庵以程子此言傷重似是看得發字粗了伊川所見極精急宜理會

幾者動之微昏則不見日閒此處不知放過多少
只如此虛心游意涵養去浸潤熟透自有水流花放時
稍有所見便將就附會最是欺戒之

何子永曰無涵養之功而強探力索以求道者最
易犯此病

答蘇菊村明經正學不明世之汩沒於詞章沈溺於利
祿者無論矣一二好學之士抗心希古往往馳情著述
旁搜遠紹思有所託以傳諸無窮其襟懷高雅豈不遠
勝於營營勢利之流而名心未除其弊與俗學等所謂
清濁雖殊利心一也足下篤實爲己闇然自修復以餘

力博極羣書曠觀今古其精神志願固將以聖賢自期待而非侈著述以博聲華者比也

戒人務名自己先有箇名心在言易行難如此

程子云只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依此做工夫便是高存之劉念臺兩先生靜坐說畢竟有安排意思所謂講學不可偏偏則作病是也

竹如以劉直齋先生冷語見示因言我輩習染旣深非實用居敬窮理之功不足以日新其德歲月悠悠終久仍是故我嗟何及矣

學貴知性大學格物中庸明善其先務也從心不踰矩

必先知矩是何物真積力久方能造到不踰地位知止而後得止明善而後誠身此不易之理也若徒降伏其心無論心爲活物不可强制卽制伏得下亦是無主腦之學鮮不流於異端

講學習氣詆毀前人試問此時之心是敬是肆是爲己是爲人自忘其身而漫言衞道亦不善講學矣

佛老之學已經先儒闢斥何必嘵嘵再辨況後世人心陷溺於富貴利達比佛老尙低一格假卽名爲聖賢之學者試自問富貴利達之心能如二氏之一絲不挂耶學以當務爲急那有工夫管此閒事

戒懼以養未發之中不言太極而太極在是矣謹獨以慎動靜之幾不言陰陽而陰陽在是矣力行以全五常之德不言五行而五行在是矣

吳竹如曰太極通貫動靜無所不在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若專以未發屬之太極則所謂陰陽五行者皆若各爲一物而彼此不相管攝矣此條恐不無語弊

何子永舍人批冷語一條云耐苦不止是甘貧賤忍飢寒平居獨處應事接物凡日閒行止語默無一刻不要下很力與己爲難打定了一片至誠愈耐愈苦愈苦愈

耐若這裏先耐不過卽是小人閒居以後不可問矣發人深省

何子永曰愼修爲此語時並不知居敬窮理是不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正陽儒陰釋之學竹如先生所謂提撕箇儱侗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未有干涉者也然自辛亥至今所謂居敬窮理之功果無一刻不下很力耶作輟悠忽又七年矣愧恨何及然往不可救來其可追卽今日誓不爲小人之閒居而甘心耐苦則亦在我而已毋使後之視今又若今之視昔也勉之

小事尙且囘護大事如何擔當要從細微處充擴去

冷語云義利關頭所繫甚大孟子後義先利不奪不饜利字奪字相爲倚伏人心邪正天下治亂所由分見得是

眞實爲己者不敢多出一語輕視一人虛心奮志惟恐職業不盡性分有虧

業師王皞民先生示予云境遇之來平心順受自無拂鬱工夫先難後獲不可計功謀利

愼言動於妻孥僕隸之閒檢身心於燕私隱微之地不如此不足以言學

心如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才放便不虛操存舍亡其幾只在呼吸

學有淺深不可勉强見地不眞語言便作病痛

數日以爲優游和緩不知卻是浮泛須從新振作一番

妄言致悔從名上起見此悔猶是習心

吳竹如曰從起念處勘出爲己爲人之辨庶不放過

須常想我是人不是禽獸自然奮厲不爲人卽爲禽獸自然悚懼

心靜見道理有親切處胸懷舒快不可言理樂欲不樂

於此益信

讀書靜一亦持志養氣之一端苟且欲速乃持志不定爲氣所流耳處處中此病痼不止讀書也

利字一關打不過橫塞胸中性眞錮蔽如何能作箇人危哉危哉

致郭亦梧大令書中州旱荒屬其盡心賑卹地方官多盡一分心卽活許多命

矯輕警惰四字最要輕者氣浮惰者氣歉視聽言動非禮子臣弟友不盡分正坐此病矯之警之要時時刻刻著意

命字看得破窮不怕死不怕尙有甚放不下處而今瞻前顧後動多搖奪只是信命不及非窮理到極至處强放下不得故通書曰見其大則心泰也

朱伯韓侍御居諫垣能盡其職不合而去無幾微不平之意蓋得講學之力與言窮達皆有事家居講學多方誘掖能成就幾箇好人出來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患人不感只患已不誠居今之世盜失言勿失人人即弗聽而此一段肫然摯然與人爲善之心必令充足圓滿

理以辨論而精學以印證而實朋友之益大矣

徇外爲人之心埋伏裏面觸著便生鄉原圈子跳不出終不足以入道

淺薄形於詞色與不學何異可愧可恨

論天下事易處天下事難不自度德隨人亂道可哂也因人省己雖無爲惡之迹猶有爲惡之心況推類以及他事之惡又往往與人無異耶反躬自治勿議論人

一涉想便有私在難得表裏潔淨

讀正蒙甚愛敦厚虛靜四字工夫做不到當下有相背處

天人之理必看得眞能透徹做得實無閒斷愼勿將就

冒認

朱子曰學於善惡兩夾界處攔截分曉不使纖惡閒絕善端體此用力轉瞬卽有攙雜界限分不淸力量制不住故往往蹉過耳

理曰天理可知是本來底欲曰人欲可知是後起底乃本來者任其消亡後起者助之滋長何弗思耶

一日十二時事事從心裏過無此嚴密

程子云天地閒只是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何事朱子云通書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遠則廢興存亡近則公私邪正只於此處勘破便斡轉了堯舜惟精惟一顏

子克己復禮正是此事即程子言中之意存誠謹幾一時不可離終身不能盡

剔抉此心使之惺惺了了念頭萌動自然蒙混不得要用力接續去

吳竹如曰此萬金良藥也久服之自然有效

滿腔惻隱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處處步步養此生理所謂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人心常活則周流而不滯一隅也敬而無失尙有甚物欲習染不剝落耶

無處非道是已然何以能處處盡道此非可以虛見承

當空言搪塞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畏天之心自然嚴肅不待防閑浮情戢矣

總看得存心應事不融洽動靜打成一片則進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所得私須於一源處實實通徹有我處實實消融方不是口頭學問

朱子云志學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悠悠便是志不立自問一日中如飢如渴者幾時泄泄沓沓而以蘄有成難矣

自家性命設計恢復自己病痛設計祛除日夜汲汲惟

此而已

言所當言要坦然明白不可含胡隱忍此心術所關得失不在言也

不深造焉能自得必須鑽進去用一陣苦工夫

盡埽俗情惟求自信闒冗猥瑣不是丈夫

心事如青天白日將隱微不堪告人處一齊搜出盡行拋棄何等爽快何等光明

凡議論人子細看來皆五十步笑百步之類而今工夫在策躬不徒在緘口也

敬不足以持志由氣奔放無一是處奈何

倭文端公遺書卷四終

倭文端公遺書卷五

日記 庚戌以後

鄴西徐龍溪先生名淮陽河南林縣布衣來訪學愧予不足以當之聽其言論令人鼓舞奮興因錄其勵同人詩以資鞭策庚戌三月

龍溪日記有浩然自得之致與人爲善發於至誠殊不可及

敬靜不可對舉知行不可偏廢爲學徑途不可不慎示兒

星房來有箴規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平日要將禍福利害生死心破除淨盡然後可以有爲顧後瞻前動多

畏葸何以擔當艱鉅乎

蘇菊村中州文徵首列商邱宋文康孟津王文安兩人大爲是書之玷卽不以人廢言亦當別錄一編附之卷末以示節取之義使人知文以行重立身大節之斷不可失於世道人心未必無益因答菊村書及之

日來胸襟開闊氣力增長大得朋友之力

爲兒輩言龍溪以望六之年不遠千里徒步訪學是何等胸襟是何等力量汝輩少年乃不知策勵好逸惡勞將來何以自立勉之戒之

名心觸著便發試自問實德安在

有急欲感人之心莫已入計功謀利甲裏否

龍溪云敬己卽所以敬人輕人卽所以輕己一日之通塞係乎一心之敬肆孝字足以挽家運廉字足以救貧窮皆看得好

讀孝友堂家規證出多少虧欠當以身作範大家砥礪一番

每遇虧欠處便覺刺心便欲混過畏難苟安之積習竟依然故我殊堪痛恨

龍溪面規予居憂之失云維持風化責在我輩豪傑舉動迥異尋常豈可徇俗習非負大疚乎且講學之謂何

矣敬佩之安得有此直諒之友以攻吾過也

聞人述忠孝節廉事不禁歡欣鼓舞一涉富貴利達則格格不能入耳

高恆溪世兄患獨學無友予云只要立起必爲聖人之志誠心所孚必有感動信從者固可藉爲夾輔之資毀謗者亦可取爲磨厲之助無處非學卽無人非友德必有鄰患不學不患無友也又云學問得力於友朋者最速得力於境地者最實然涵養此心優游饜飫又不如收效於詩書者最深且固又云學要踏實做去不可懸空探索只問獨知處欺慊如何日閒欺者幾事慊者幾

事容不得一毫包謾假借

每論學至快心處眞覺樂而忘疲

任蓴生學博來訪龍溪予問闈藝蓴生云對龍溪談科名豈不汗顏聞之赧然愧俗心之未化

愼言之戒屢矣而猶有妄發何改過不勇如是

每於人不見處便有放寬意思穿窬之心最足敗德必痛懲之

是己非人心坎中不願受過不自省克將爲小人之歸矣危哉

龍溪偏重存心予言居敬窮理不可偏廢程子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古人垂訓甚明學當救其所偏乃有進

胸中才有自滿之意口中便出自滿之言面上便帶自滿之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宇宙無可滿之事吾分無能滿之時呻吟語此條甚對今日病痛念之

西山以漢唐之君不能端本善則故致治不如三代至論也

伊尹告太甲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一聖賢粹語玩味無窮自己擇善不精執德不固宜其多尤悔也

凡事皆有箇極至之理推究到脫落融釋處便覺暢然

竹如來極論致知爲急存心不致知恐所存之心只是箇儱侗底影子遇事依舊差錯又言陸王之弊謹守者含胡摸稜高明者猖狂縱恣所造愈深受害愈甚可謂深切之言

竹如云格君之非必先自格其非責君以善尤當自勉於善聞之惕然前以修養身心之道告吾君矣試自問修養何如稍有愧怍歟

君之罪尙可追乎

聖人取狂狷惡鄉原擔當世道還是有性氣人足以有為同流合汙無非無刺敗壞天下全是此輩世俗喜同惡異泛泛悠悠之口烏足論定天下士哉

為兒言存誠謹幾之道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天與人通此實理活潑潑地會得時只在目前並無元妙本體只此工夫只此終身不能盡一時不可離勉之勉之

說道理至親切處便覺心境恬愉不可言語形容然必實有諸己方為至樂虛見靠不得

善端發見爲私欲錮蔽不得出頭此志士所恥也須用
力擴充去

坐思橫逆之來必有其故近日遇事每多急切無含容
忠厚之意且急切多從財物起見心與物敵故物與我
敵以戾召戾理固然也既知其病便當隨手下藥無負
上天一番磨鍊

韓魏公言及小人負己處辭色益和是何等涵養媿死
媿死

吳竹如曰洪琴溪云魏公止無失其常度耳旁觀
者極力形容遂以爲辭色益和也有然此卻甚看

得好

素日講論道義一遇事種種不濟不知講學謂何

經一番懲戒心境便覺寬廣和平

光州文孝廉鶴齡議論開闊其云人主一心時以義理浸潤則正言易入而邪說不能淆且有臣子所不能言往往見聞感觸因此悟彼自然遷改者詩書之訓何可一日離也甚有見地

何子永曰學者亦然一日不讀書則此心無可受益處

答恆溪學貴鞭辟近裏勇往直前克己要實克復禮要

實復方不是口頭學問逐人面皮上工夫謝上蔡云克己於性偏難克處克起朱子云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惟有舍命向前而已皆至言也我輩今日惟恪守程朱窮理務極其精居敬務極其至窮理則明足以察幾居敬則健足以致決眞積力久到得一日克復境地則足下從前所疑當渙然冰釋矣

愼齋來辭行與言存誠謹幾之功優游饜飫此心惟知道味之樂則學進矣生死利害榮辱有一毫打不過便不足色願共勉之

應客浮漫存誠謹幾成口頭爛語矣

讀蔡文端講洪範對待之義甚精

李靄堂獲雋來見告以進身之始當立定腳根功名分定勿徇俗情請託

不欺闇室努力為之

挨排度日無奮發求進之意如何做人

說著主一當下便有不一處

近日困於酬應筆墨尤多非事累心乃心累事此處正可見學

眞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自然憂勤惕厲孜孜乎恐負上天所賦之理而無以為人日閒悠忽因

循總是知不眞切

世俗有一種議論最誤人欲爲一善不曰無以處人則曰恐他事不稱苟且自恕終身做一事不成良可慨已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安見我廉人必貪我正人必邪乎凡事只論當下合義與否苟其當爲豈可以他事之非並棄此事之是且人貴自新何難因此事之是而盡改他事之非卽不盡改而有此一善不猶愈於毫無一善耶此等道理總難向同流合汙者開口

一陰一陽之謂道伊川謂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不如伯子元來只此是道在人默而識之二語從心領神

會中指點出來自然活相

吳竹如曰鄙意明道之言固是活相然詞氣高渾非眞知言者未易領會如所云道亦器器亦道每爲認氣爲道者所假借雖以篤實如羅整庵猶不免誤執此條以證成其理氣爲一物之辨若伊川之言則字字確實使學者言下曉然於理氣之辨而有所持循非先明乎伊川之言亦未有能契於明道之言者此其立言雖若少異而理實同歸正吾人所當究心似不容有所軒輊於其閒也謹記以俟質

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莫見莫顯又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

何子永曰讀此條可見無物無時非道而體察踐履之功首在理氣之辨也○以二條合看知先生工夫時時不同而日日進處

大事小事都少此誠字不得其推不去者總是發端處先僞也

何子永曰誠固無僞尤在無妄無僞之功惟無妄乃可入

聖人以天自處學者亦當存此意思在胸中

朱子云私意未盡則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不及之偏而不自知又云學者厭故喜新質薄氣弱皆切中病痛

講吾與回言終日章顏子傳聖人之蘊敎萬世無窮聖人舉顏子示人敎萬世亦無窮不違如愚聖賢心心相印處正好從此參入足發力量全從如愚中養出我輩日誦聖人之言足發者何事不能發者何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子立志學舜如此我輩今日學顏子亦須立起此志來猛勇奮發沈潛純粹每誦一言拳拳勿失必求如顏子之足發而後已庶不負聖

人一番教告苦心耳

天下事豈能盡如我意爲所當爲不可必者聽之而已憤激何爲

唐元宗篤於兄弟以宋王成器讓己尤友愛之讒閒不能入范華陽謂其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理固然矣愚以爲元宗是心特出於報施之俗情（何子永云所謂妄也）而非根於友愛之至性至性能推俗情不能推無本故也天下豈有天性敦篤之人而棄妻殺子者哉

車中思誠意章一則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默驗一時中放心屢屢非不誠而何大抵天下事實做皆難也

然不實做何益

明知善當爲而有不欲爲之意閒之明知惡當去而有不欲去之意橈之或勉强爲善而始勤終怠善之爲者無幾勉强去惡而情多瞻顧惡之去者亦無幾數語皆自道生平也欲格

君心非自正其心不可

武侯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卽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之意忠卽仁也若逆料其無濟而不爲不仁孰甚焉

欲爲一事時雜利害之私何子永云所謂妄也眞自欺也

困知記云意有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卻正當道理困學錄云心繫於一偏不必應事時始差卽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皆看得細

輕人之儒旋自蹈之且生緣飾之心私情巧曲徇遜人之直言無隱也噫

客以黃石公素書見示其中亦有格言可采處惟少頭腦耳如神莫神於至誠樂莫樂於好善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病莫病於無恆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皆可味也

勸人不聽心竊輕之安知其終不聽又安知不聽非別

有所謂耶心境偪窄可笑

有壁立千仞氣象令人不敢干以私方見力量

欲陳善而先自蹈於邪欺孰甚焉無屋漏工夫做不出宇宙事業此大學所以重愼獨也

作事須斬釘截鐵了了分明游移含胡終遺後悔

何子示曰此條不可以意氣之見看須認眞做明足以燭理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工夫

人君以致知爲本克己爲先然非主敬存誠則知無由致而己亦無由克帝王與儒士無二功也

心乎爲國性命身家皆當付之度外況小利害乎稍有

觸動卽是査滓不淸本領不濟

程純公上殿劄子謂在君志先定此第一義君志定然後有治功可言

眞西山先生謂佛氏以天倫爲假合梁武崇信其教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風俗淪胥倫常埽地大抵信佛愈深得禍愈烈職是故耳

讀湯睢州毁淫祠一疏想見其不愧屋漏之功非理足氣充不能襲而取之也

朱子云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此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此段消

息甚微非瞬存息養不足以知之

經一番閱歷長一番學識然非良友箴規知之不眞改之不力也質地柔脃必大加磨鍊庶有進耳

臯陶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擾而毅簡而廉四語尤爲予對證之劑

爲兒輩講孫文定奏疏一篇因言義利之辨朋友之益知餓死事小廉恥事大則義重而利輕矣知藥石利病忠言利行則益來而損去矣何子丞云能重義輕利始能受益

觀前代黨禍令人深世道之憂邪正不辨則惡朋黨之人卽用朋黨之人何則其心不明先入於黨故也格致

誠正洵不可一日緩矣

爲兒輩講危微精一之旨孔子博文約禮大學格致誠正中庸擇善固執孟子知言集義程子居敬窮理名雖不同其學一也

講朝聞夕可之旨聖賢孜孜求道如渴如飢惟恐虛生浪死無以爲人也我輩爲人之志不切視道若可求若不必求隱隱中有箇怕死心盤根作梗無怪聖日聖愚日愚矣而今奮發立志一言一行必衷諸道庶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一場勉之勉之

敬心貫注則無喜動喜靜之偏

湯文正云遇事拂亂作主不定總是集義功疏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先生遇盤錯處患難當幾立斷氣定神閒豈非慎獨之力與

少年發憤讀書第一要破除利心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來聖賢豪傑皆從窮困中磨鍊出來越窮越是好消息人一憂貧萬事瓦裂終身之成就可知矣語某世兄

月川語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時省察瞭然於心目之間而不使有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於禽獸之域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二

條最警

晚過丹畦由中而發語多警切爲己始能克己立志眞則用力勇矣

漢文學對策云治人之道抑末利而開仁義然後禮化可興風俗可移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梯罪也唐陸贄亦云聖人立教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尙廉懼賄之中於人心傷風敎而亂邦家也發明孟子義利之旨足爲千秋金鑑

竇柘城謂大學不言性心卽性也中庸不言心性卽心也於心未安妄擬大學不言性明德新民止至善無非

性也中庸不言心戒懼愼獨經綸參贊無非心也存以

俟質

一友患誠實難行予云只一味誠實不管難行與否斷無行不去之理誠能動物患不誠不患不行也又告以存好心行好事作好人正氣不可無閒氣不可有因其喜聞正言遂暢言之遠勝於對世故之人語多避忌也

近日似有日彊之意然安肆仍多必無一事一時不敬始有進德之基

讀程子定性書横渠强制其心厭絕外物程子以自私用智箴之可謂洞見癥結大公順應內外兩忘眞聖學

也
爲兒辨學術當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徑不可學也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實不德人則何罪自修焉可也
存好心行好事此是大便宜事身外之物直煙雲過眼
耳
講定性書愈講愈覺親切四通八達觸處洞然然須實
有諸己乃爲至樂
凡事發端處不誠總有破綻可議天道人事一誠而已
矣可不務哉
臣子之道只求自盡其心其他無足介意喜吾弟有此

見地惟盡心殊不易言捫心正多愧怍耳

客以兒考事勸予請託謾應之噫信命久矣所學爲何而作此舉動乎謝上蔡云我自有命彼安能陶鑄我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此段實獲我心

以上蔡語示咸兒告以凡事自有命定得失榮辱在品學上爭不在名利上爭爭品學有得無失有榮無辱爭名利雖得亦失雖榮亦辱

漢王吉諫昌邑王賀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

麽之間哉論學問優游之道可謂切至矣

與小雲副憲文瑞論自處之道揆時度勢將來總有抽簪一著拚著凍餒尚有甚事打不破處經一番挫折長一番氣力改節固不可憤嫉亦不必平心靜氣努力前修其他付之天命可也

爲己爲親是一件事此理信不及便生出多少枝節

吳竹如曰此理須眞能信得及方能自拔世之藉口爲親以致喪身辱親者有矣噫○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讀仁說仁人心也不仁則本心已失雖具人形已無人理此孔門諄諄教人求仁而古來聖賢所以戒謹恐懼不敢終食違也

不盡其才甚事不是如此五常五倫各無不足之理只爲不盡心㫏知㫏能日漸剝蝕遂事事盡成缺陷昔人所云負了在天底虧了在我底可惜可歎而今旣要做人便當竭盡心力務將倫常道理色色補足以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而後快此日不再得此身㫏足珍勉之勉之

說唐史言開元天寶之治亂由於宰相之賢否置相之得失由於君心之敬肆格姪能見及此可喜也

人生數十年中日月爭光草木同腐惟人自命趁此少壯精神寬閒歲月正好奮發有為讀書砥行求為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人斷不可苟且浮沈負此七尺心不善則利人不舜則蹠天下無中立之途可任人優游以自便也語心泉太史

秀才便患得失異日何以立功業人才不振只是根子上先壞了

車中思程子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欲則妄二語默自

體驗於隱微動處判別天人
省出多少作僞處非從心髓中搜剔廓清終爲小人之
歸

文昌帝君陰騭文不知何人所作其言半雜於異端之
說儒者弗道顧世人多信好之陋已蓋自正學不明人
心陷溺語以希聖希賢謙讓未遑而乃擇一庸謹自便
之途姁姁孑孑以苟趨時好以爲我雖不能以作聖尚
不至於爲狂苟如是是亦足矣嗚呼此世道之所以日
衰而聖賢之學絕響於天下也稼亭誠有志爲人孔孟
程朱遺書具在講求踐履馴至聖域不難以視此之猥

瑣淺陋爲何如耶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稼亭勉之祛浮華而崇實學尙其審端用力哉跋孫福清摹印陰騰文

天下未嘗無人待朝廷大氣轉移之大氣謂何誠而已矣

蘭泉來談學有心心相印之趣蘭泉苦思多患意理無定在隨知隨行欲無定形隨覺隨去總之隨時變易以處中而已若懸空擬議以求無弊則必思多致疑愼過成怯窮理而卒墮理之障防欲而反入欲之叢蘭泉深然之予患心粗當思不思與不必思而思其失一也

范淯甫論聽政一疏防患未形如見後來紹述之禍自

古忠言讜論往往不用於時而徒傳於後可慨也

湯文正云非默識仁體誠敬存之緜緜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以會通無閒讀此知自己全是虛浮何嘗有此誠切

胡敬齋先生云無內外工夫倘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竊疑無內外大公也無將迎順應也內外將迎自私用智也功無二功病則俱病若有牽引之私不能無將迎卽不能無內外二者似無淺深難易可分錄以待質

看近思錄注載高忠憲公語疑之如云天然一念現前

能為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似不如程子以知性善忠信為本為立乎其大主腦分明工夫切當又云默坐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又言人心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樂皆心卽理也之旨忠憲之學不出姚江藩籬故往往認心為性至復七規則尤近禪宗矣

吳竹如曰剖析精微足徵所得者深

心有所著便不虛

何子永曰重處發熟處難忘

仁必兼義而後盡不義卽不仁也吳竹如曰禮智信皆然

丹畦云從人分上起見省察克治都是為人自省心髓

中沾泥帶水不能上達只是苟且爲人耳絕此而後可以入道

讀南軒孟子序辨義利當立志以爲先居敬以爲本指示入手工夫極爲切要推究於王伯之分天下古今之所以治亂大聲疾呼絕大識議

心存思聖賢之言句句有味其樂不可以言語形容

事心之學在萌上著力然每每蹉過及覺已展轉矣須牢守關津不容一入混過方嚴密

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

整菴謂人呼吸之氣卽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

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與朱子所云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閒斷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一段參看

朱子又云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整庵所見似卽此義

讀書窮理少一段涵泳工夫故隨得隨失而不足以存之

眞文忠公云情之橫決逸於騄駟敬則其銜轡也氣之放縱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說得好不敬則心放大本已失更無學可言

學則理明心正邪說烏足以惑之

靜坐往往流入異端昔人言敬不言靜防患之意微矣

整庵謂吉凶悔吝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沖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須臾之停故所云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一息之閒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所見甚精

敬軒云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虧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閒斷處又云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心內之理與身外之理渾合無閒也是以理言而氣在其中朱子云人身內外無非天地之氣整

庵云形體內外實一氣之往來是以氣言而理在其中晚與丹畦暢論其旨不覺水乳之交融也

於得意時緊防流溢

何子永曰於前一條下卽接此條可知工夫中亦有得意流溢之弊眞省察之要

將作人道理做一場話說過不復深究實踐此自欺之大者

堅忍刻苦自奮不能財色兩關打得過方有事業可做

變詐自以爲智而不知其愚自以爲巧而不知其拙可哀也已

莊周有道在稊稗螻蟻瓦礫之言敬軒取以證道無不在愚意莊生所謂道非吾儒所謂道吾儒見道彌切體察踐履之功異學見道愈滋猖狂放恣之習其源既分其流甚遠正未可相提並論

吳竹如曰讀此知學者雖有所見非從體察踐履得來道理終不爲我有立言即不能無弊

破除膽徇力振柔懦

光陰荏苒瞬又半年試問所進何德所修何業眞不堪以捫心

正己無求分也有何希罕而自鳴得意乎淺亦甚矣

瞬存息養最要存養不密而能無尤悔者鮮矣

道理經程朱闡發已無遺蘊後人厭故喜新於前人道理外更立一幟此朱子所謂硬自立說誤一己而爲害將來者也可爲深戒

程子云性卽理也姚江云心卽理也學術是非全從此處分手

以不分同異爲大流弊不可勝言

勸人不詳盡是心不誠大抵事出强爲罕盡分者

雨霽新秋蟬聲滿樹天清氣爽日月寬閒誦先哲之微言求身心之妙理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境也

謝上蔡記史程子譏其玩物上蔡面發赤程子曰此卽惻隱之心夫上蔡聞喪志之言爽然自失是是非之心踧踖不安是辭讓之心顏色赧然是羞惡之心程子顧以爲惻隱者何哉蓋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惻隱生出所謂仁貫四端義禮智信皆仁也知此可以觀心之全德矣

恆溪言大學新民當作親愚意讀書當於身心上求實用不在字句上生枝節我輩雖無治民之責妻孥僕隸皆民也我自明其德使家人各明其德此卽當前實境爲學實功不然言新言親卽分析得是亦與己不相干

況前人定論

功令遵行何必重翻舊案立異說乎

吳竹如曰新民兼教養親之之意自在其中作親

字則有養而無教矣

存心處事直而已矣不可藏藏躲躲

惰字深入骨髓作輟因循如何長進須大加淬厲一番

瞬存息養勉勉循循八字至要至要

實理無隱顯之閒己所獨知之地即共視共指之地知

此不由人不戰兢

誠能動物即此見物我同源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

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蓋皆從一本中來
實氣實理渾合無閒所以感之卽應不疾而速也
答恆溪云來示誠意乃養性之旨好惡從性善說起竊
意誠意與養性不同養性是涵泳義理從容饜飫工夫
所謂靜以養未發之中也誠意則於心之發處用力好
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務決去求必得是一刀兩
斷猛勇工夫二者似不相涉好惡雖從性出然卻是情
不是性且此章本無性善之意何須添出所云揜著指
視皆發明誠之不可揜亦卽是性善合外內之道與大
學本旨不合反將此章喫緊爲人之意說寬矣又云提

醒性眞使知行合一非徒以屏除惡意爲誠意前二語認心爲性仍蹈姚江故轍言提醒此心可矣不可言提醒性眞也性豈有眞僞乎意與念異念有善惡意則好善而惡惡者也故曰誠其意意惡則誠字解不去矣又云正心章忿懥好樂等項是不好字正須埽除廓淸以復心之本體夫忿懥四者乃心之用如何除得聖賢之學豈若釋氏埽空一切使心如枯木死灰耶且朱註明言人不能無何爲立異求新與前賢牴牾耶至所引孟子可欲之謂善數句與誠意正心殊覺强合艮止光明尤非充實光輝之謂細繹各條總緣艮知之說先入爲

主不肯虛心玩索經文及朱註或問諸說偶有所見硬自立論故往往遷就附會不顧理之所安卽此可見一心之不足恃而格物致知之功不可缺也

審幾不得力隔靴搔癢

虛心求益不可有一毫矜心

覃懷王翁善事兄兄患風痺翁扶掖奉持晝夜與俱兄弟其食相對歡笑天性何其篤也溫公愛兄不得專美於前矣

爲家人說忠義事皆喜聽之性善故也

道無隱顯內外之閒三千三百無一物之非仁出王游

衍無一物之不體天道人事一誠而已矣

自問誠之一字那一件做得到不誠則虛生虛死何以爲人耶看古來聖賢豪傑那一箇不是樸實頭不琢不雕漢子

見事未明妄發議論及道聽塗說學人言語均當痛戒

讀岳陽樓記先憂後樂想見仁人之心讀諫院題名直曲忠姦懍然淸議可畏袁州學記揭出忠孝大倫知爲學之有本伶官傳論指明禍患根源見溺情之宜克皆有關係之文

事到面前審可否辨是非應之不可生厭惡心

不厭物即逐物誠敬存心物來順應不能也

讀隴岡阡表不禁生痛先父棄養時不孝兄弟皆幼穉賴吾母撫育以至成立今又爲無母之人矣風木徒悲栖棬增痛罔極莫報此恨何窮

恆溪以好惡在存主處說疑朱註意者心之所發一言劉蕺山曾持此論曰心有主是曰意夫意既爲好善惡惡之意其爲感物而動明矣又何疑於朱子之言乎後儒好在字義上生枝添葉其實與聖賢爲學道理無干殊無謂也吳竹如曰此由所見處有病故也

程子云學者當學顏子與聖人爲近顏子沈潛純一如

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服膺弗失是在身心上做切實踐履工夫此卽是有依據可用力處學顏子之所學須從一敬參入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迫切爲學如是論事亦如是

俞子襄讀學長贊督學中州以小學課士人以河南第一宦稱之可謂賢矣人性皆善均可通道況伊洛淵源流風未泯登高提倡必有崛然而興者在司教者之實心大力耳於事總有見小之意習心難化如此

觀李克論相知古人置相重在舉賢以臣爲友戰國時尙有之文侯誠賢主哉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決非聖人之言聶政之事綱目以盜書之得其正矣

責人近刻悔之後因人言知惡惡不可不嚴去惡不可稍縱此悔未免徇情甚矣此心不可全恃而窮理之功未易言也

因人省己便有所益

有幾微不願受過心便是自暴自棄而訑訑之聲音顏色且將拒人矣危哉危哉

涂朗軒來辭行識議絕人可敬也嗟乎正學不明人心痼蔽安得呼人人而使之覺乎

吳雨生比部德澂來告以末俗易高殊可畏世俗有一等老成練達閱歷彌深趨避彌巧謹言愼行皆以佐其浮沈友朋拳作典型後學資其表率自誤誤人關係世道不小此可以爲戒而斷斷不可學者也

吳竹如曰學術不明人心蔽錮積習相沿遂自朝廷以及草野釀成一鄉原世界安得此振聾發聵之論呼人人使之覺乎此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轉移是不得不有望於學校之振興也

以夏峰語示兒爲分晰言之先生魄力大而失之疏意欲合同而化往往陷於一偏而不自覺讀其書可以見

矣

吳竹如曰論甚平允

丹畦謂天大事以日用飲食處之甚有見

丹畦來多及時事空談無濟何如商量學術切磋身心之有益也

吳竹如曰我輩聚談易犯此弊蓋感激潛生遂忘出位耳

人有欲故邪說足以惑之觀古證今明理正心爲要

自省所學仍是支飾並未鑽進道理中安身立命也

吳竹如曰讀此知人未能在道理中安身立命其

學皆支飾也

出話宜愼筆墨尤不可輕

後人以姚江爲有用之道學此功利之見也詭遇獲禽而以爲良工何以異是

吳竹如曰後世功利中於人心告以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言鮮有信得及者故不能將枉尺直尋之見破除淨盡何足與言事功

竹如來以作事不密見責云臨大事宜出之以誠處之以愼智淺術疏其何能濟又云計功謀利之心絲毫不

苟存非艮友不聞此言敬佩而力行之
事既無可如何深思痛省以戒將來可也若悔之不已
利害之私勝剛大之氣橈矣
過鶴田家自述所學不濟大家砥礪痛下工夫以求上
不負君下不負己
客撰聯語云君子道存居室正尊卑嚴內外敦敬讓崇
儉勤不外造端夫婦家人誼重反身戒忿慾慎威儀飭
言行節好惡庶幾垂範兒孫絕好格言
　吳竹如曰此予戊申移居所撰內室聯語不知先
　生何由聞之惟出語作祇造端夫婦對語作戒忿

懲飭言行愼威儀節好惡庶式穀兒孫與此所記微有不同

睡醒時便著在閒事轉念始及義理主客之勢顯然

對妻子與對朋友意境迴別欺僞莫甚於此

欲寡身輕自然和樂

凡事有命卽今之不求而得可知求之無益於得矣以後守此塗轍盡人聽天可也君子居易不能於命上減一分小人行險不能於命上增一分信及此何須擾擾

示兒

廉恥不可不立撐天拄地全憑此一副不徇俗情不怕

窮餓力量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不愼哉

虛聲可恥然藉此自策未始非益

遇多言人靜默待之

不求自信乃看人面孔以爲欣戚勞亦甚矣

按此爲徇外爲人者痛下鍼砭百川謹識

以文質人自炫意多求益意少

待客豐於祀先悖禮之甚

夜夢氣暴根伏於晝雖强制於一時而仍發於夢寐不及持之地存養功疏於此可驗

思程子語奮厲做第一等人爲第一等事勿苟且自足

也
氣戾便召咈慼召甚微而速可不敬乎凡事皆由自取責人心一些不可有也
恆宜亭少寇言新疆戍兵當改眷兵彼有室家繫屬既省更番供應之費又可免見賊逃潰之虞復言錢法變通之利事似可行存以備參
作僞之習對眞摯人自化
喜諛是隱微痼疾器小易盈可恥孰甚
聞李强齋兄爲曾滌生侍郎保薦心甚喜爲朝廷計得一君子爲自己計得時時就正良朋也

讀居業錄所言興賢育才重農務本養兵諸大端皆因時事而裁以天理均可見諸施行上有聖君下有賢相當舉而措之耳

龍溪日錄推許太過旣愧且懼豈先生好而不知其惡耶抑予揜著術工無可指摘耶當益加勉勵無負良友厚期

見一通家爲言教學之益艱難足以鍊氣骨長學識因思稍益於人正不必避交淺之嫌也

晚與龍溪論地方一事以度德量力不必多管阻之豈予拘泥鮮通所見不大耶容再思焉

每聞譽言口中自謙實有滿意可謂小丈夫矣
龍溪謂予寬厚宜進以剛果嚴毅予深知其病而不知戒奈何豈氣質不可變化哉抑學問不足義理生而習染熟耳
文小雲副憲伉直敢言不愧台諫予愛之敬之欲進以學未得其閒
記課敷衍少信心處
看敬菴先生答蘭泉書謂慎獨是戒欺致曲是求慊殊不解竊疑於理未融
爲兒說時賢數事以擴其識以壯其膽生死利害關不

破而能有爲者鮮矣

爲人寫壽言不願貢諛錄格言一則贈之亦有圖省事意名心亦不免

何子永曰凡此拖泥帶水者所當推類以自檢察者也

食後皆會客時所接爲一時之賢所言皆當務之事此日可謂盛會

身病由於心病心得其養病斯去矣

說著涵養出言仍傷忠厚

自己利心未去乃論人耶

看滌生所進

講筵禮儀該博詳盡愛

君之心出於至誠愧弗及也

不願受過是大病痛

黃海樓將歸勸其讀有益身心之書學者全副精力汨没於舉業中人才安得日出乎

疾惡之心發於忌刻

何子永曰此病尤易犯而尤難去心不清故也

一客來博學雄辯令人不能置辭聞效忠告其舌鋒甚銳不能入也

有過不改徒記何益

於理稍有所見便涉矜張淺甚

打起精神做人庶不負天地生我一場也

客來述朱文定師句云大人何以大不失赤子心青天

懸白日詎受纖塵侵令人感奮

隱微深痼之疾令旁觀者一口道破不禁悚然

朱久香來直言規戒風氣不伩我輩挽更誰挽耶

復以所言質竹如意始決以此知舍己從人之難非至

明且健蓋不足以語此耳

心中總是二三不誠安能動物

極痛心事作口頭熟語道過性眞安在

迷人薄語心實刻也

客來言不入耳漫應而已悔未令闇人謝之所著離奇

光怪惑世之言也

蘇菊邨致書云以禮自繩事親從兄渾身都是罪過菊

邨喜著述今能切己如此知工夫更進層樓矣

懇款詳盡庶爲進言之道徑情直遂朋友且不可況君

父乎

讀大學衍義欲復三代非從事大學斷斷不可蓋未有

無格致誠正之功而能致齊治均平之效者

自己好處掩藏幾分此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掩藏幾分此包容以養厚至哉言乎

闇坐思己過見事不精知人不明出言不慎種種錯謬不堪問心

己不慎而欲禁人言其何及矣

熊文端重修東林書院記願吾黨之士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擊軋以爭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怙己淩人之習開斯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文端蓋深知古人致禍之由故言之切當如此

雨生來勸其用功語多規戒日在世俗場中不能讀書取友以求進德鮮有不墮落者良可懼也

早起課兒讀書虛與委蛇以收其放心逐字講解務使其了悟一晨皆是如此

客以瀛寰志略見示涉獵許久以有先入之言便生一偏之見

某復遊京師甚無謂極寬大世界幾於無地可容亦可謂不善學矣

習俗移人以弱冠之子斬然衰絰奔馳數千里孳孳為利良可慨也

雁汀蘭士來無端又揚人過雁汀愼密言不妄發可法也

觀父子之相隱兄弟亦如是矣不藏怒宿怨仁人之親愛爲何如乎

喜譽是大病懷錮蔽自欺之心長虛憍自大之氣皆由於此

所養不足無風起波

慣病不察聞人言惕然有省

閒言閒動總由心放當極力裁汰

制慾不剛瞞心昧己

日閒多是自欺更說甚學

答人書寓規於頌人不及時爲善孤負性靈拋荒歲月眞可惜也

借事愧人致招輕侮不誠故也

車中看孝經易知證出從前多少粗疏而當下仍不細也

凡貪戀不舍處皆附羶逐穢行景最可賤惡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

名心最重觸著便來

何子永曰卽利心也爲己不切此是確據下學立

心之始此關必恐攻破乃有駐足處

聞一友改行易操取巧之人末路往往如此可畏哉

讀大學衍義觀東漢標榜之習生人恐懼之思非以畏禍闇然自修爲學當如是耳刊落聲華一意爲己可矣

夜夢暴怒氣之難養也如是

武陟宋匯一來舉止安雅望而知爲强齋弟子

寄弟信言禍福之見不除風吹草動皆能搖奪尙有何事可做又言得失分定鑽營苟且非所以訓子孫

一事囘惑初念計害轉念遂非要之均無是處

默省近日見解議論往往是己非人有淩虛駕空俯視

一切之意久假不歸終成一妄人而已可不懼哉

虛聲可愧當益加策勵

顏魯公歷忤大姦顚跌撼頓至於七八始終不以禍福死生爲秋毫顧慮令人景仰無窮

作事不能一心貫注且每病砮末後力衰颯不可不深戒而痛懲之也

說著要敬仍是疏懈學力輕習染重也

敬心閒斷只是不誠

大堣索格言爲書以責人之心責己以好利之心好學丈夫當挺然自立放開胸襟一切利心定須攻破

祭後哀意頓忘天良安在

自省用情常失之不及處事待人少一段淋漓篤摯之意雖勉强從厚而居心實薄非大加學力不能變也

與蘇菊邨書論爲學之道在倫常上盡心以求不愧不怍又言文以行重於世道人心力求裨益

讀陳北溪道學體統用功節目安常習故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自省至今仍中此病志不眞切故學不精進奮發有爲以求日新可不勉乎

出語便傷時總是少涵養處

讀薛子條貫其言淡而彌旨令人矜平躁釋

爲四弟說前代儉樸之風及近年靡費之故以官爲家人多費鉅何以善其後乎

道理非從心體上實實透徹見聞啟發旋明旋昧終靠不住以深造乃可自得也

是非在人旁觀甚明及身履之而昧昧焉蓋克己難也與人論處家之道古昔謂並自盡其道之見亦不可有自謂盡道便是己非人愈決裂也古昔處家有道故其言切當如此

未同不必言徐以化之而已

爲兒言臨民之難居官是苦事做官是苦人須知此意

此道非寢饋其中性命以之不能得也

擬將諸儒闡道之言類聚觀之以求豁然之一悟大處不分明恐所見皆膚末也

古之大臣陳善格心亟亟以成就君德爲務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非仁義之道不陳我思古人愧弗及已

庚戌日記拾遺

未發無有不善發而中節無往而不善不中節然後爲不善尋思此語知未發時爲地甚寬爲時甚豫只爲心不存便一蹴到不善那邊去無時不蹉過也求善於未

始有惡之先正要從未發著力

吳竹如曰末二語疑未瑩未發時似只有涵養工夫下不得求字亦難言著力

何子永曰未發雖無不善而心不存則天命之理隱而不見敬則常惺靜而有以自存動而有以自察故惟敬而無失最得

靜中存養則性定靜中玩弄則性荒所爭只在敬肆守定箇禮字絲毫不苟便有清明正大氣象

何子永曰此卽四勿工夫最簡易最難難於不間斷

中庸天命周子太極皆從源頭說起中庸言理太極兼言氣致中立本主靜立極工夫一也

犯而不校最宜學使有不足與校之心則又涉輕人矣

整庵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雙池非之極是

吳竹如曰汪雙池先生所駁正整庵先生條條皆精當不苟其論理氣之辨爲尤得其要

理直欲曲理明欲昧的是如此

何子永曰前條理樂欲不樂言見道理之親切此則於體道理親切處指示切究境界學者當自求此詣而得之於獨喻之中拳拳勿失則爲進矣

伊川云不識怎生養此定論也後又以求中爲不可蓋以求字過重恐人將中作一物看著力求之致生病痛故以爲不可而以存養救之要之存養時亦離體認不得此處只折求字之非未之及耳求與識自別伊川之言非有異同也

吳竹如曰伊川云不識怎生養又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則不可自是言各有當若牽合言之謂求與識自別存養時亦離體認不得恐不能無弊蓋不識怎生養乃知止而后有定之意以求中爲不可當以既思卽是已發一語爲斷求與識

雖有別而求與體認實爲旣思一邊事如以存養與致知相資爲用謂存養離體認不得則體認卽屬致知不得指定未發時言矣今方就未發立論而謂存養離體認不得是卽體認未發之旨又何異於求中乎似未免錯認伊川不識怎生養句語意耳姑記以俟質

心有所欲若思到遂欲後索然意盡時熱情頓冷此亦破除之一法也

何子永曰平日以義理浸灌此心仍是於幾之初動一刀兩段較直截但恐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

時平日之本心竟靠不住須是經過幾番大小常變皆有以理勝欲以敬行義工夫才能漸到見大心泰一邊境地此法正初學救急之方不可輕視也○果能一刀兩段固是直截若未能立地斷除則只得打穿後壁一法一剛克一柔克工夫都在幾之初動時但少分遲速耳前按謂受萬鍾時平日之本心恐靠不住不知此法非僅用於見萬鍾時正是平日愼獨工夫操持磨鍊使本心日以堅瑩乃能終久不惑於萬鍾孟子爲宮室之美等云正是打穿後壁使學者平日提醒志氣不墮於物

欲之法先生於心有所欲卽以此法破除正是孟子教人之意當實力自踐不得輕言一刀兩段轉令隱微有留戀也

吳竹如曰當幾立斷一刀兩段自是直截然每易蹉過則此法亦未可輕視又曰此雖拙法亦是急救之法　何子永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明健如此才不蹉過才是見大心泰先生蹉過之言眞艱苦閱歷語此法無論平居臨事無論物欲之大小皆當與一刀兩段之法相輔而行愼勿蹉過才算做誠意工夫

張子之言直是精切其云學不長進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自省終身坐此冥冥

悠悠無進步也

略見得道理便覺世閒有多少不如意處世閒人有多少不可耐處看聖賢氣象何等宏大豈如此偪窄耶亦可以爽然矣

洪琴溪曰先生批河南學者日課有云學問與聖賢比較則學進矣亦此意

平日看誠字未會切實理會卽此已是不誠此字無一事做到

何子永曰誠者无妄辨妄與去妄有切實工夫才是無僞又曰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

之本工夫尤莫要於主敬敬則自能切實理會

習心動卽自責曰汝所學何事乃鄙妄如此耶則正氣生而妄念消矣

處尊嚴之地總有些震懾意所養可知

此學急不得緩不得急則助緩則忘勉勉循循永無間斷最難

與作人言學問之道第一要除客氣虛心靜慮反躬務實爲要

喜人爲善卽善心也須擴而充之

躬行不力由窮理不精眞知善當爲惡當去則務決去

求必得自不容已矣

先塋致祭展省松楸感傷久之憶去歲是日省墓兄弟約同往予自他處先至兄以道濘不果來詎知今日來而兄先在乎今日反而兄不歸乎撫今追昔痛何如也

理欲之幾間不容髮非主敬工夫到無貳無雜時察之不精守之不固也

遷善改過成口頭熟語矣試問所遷何善所改何過眞不堪以捫心

治生有道卽是實學友朋中有治生無術以至身敗名裂者誰謂魯齋之言非學者要務哉

涇野云力行甚難苟非操存爲之不已心機又從熟路去誠哉是言不過此關終爲故我而已

聖賢言修身言踐形蓋一身爲實理所寓不容泡幻視也冷語以形骸爲煨燼失之過高又云至無至虛而後能至誠至實愚意誠字工夫做到至處人盡天全始合於無聲無臭之載學從誠入不從虛入也著意虛無恐滋流弊

何子永曰無欲則虛有主則實去私與存理用力有交濟之益不必執定先後謂至無至虛而後能至誠至實則是謂克己已盡而後能復禮矣恐工

夫反放鬆一步將未有所謂禮亦何以克己乎若
以本體無物爲言更多流弊矣
辨别是非不容已處卽惻隱之心也
讀書窮理將身心納入其中涵濡浸潤如此數十年當
另有一番境界勉之勉之
高愜溪曰欲仁斯至日新又新上蔡謂聖人是一
日一日積的非一些一些積的語似不妄過爲刻
責反覺重而難舉謹存此俟質
吳竹如曰聖人固非一些一些積的然學者必先
由此一些一些積的方能一日一日積去似難並

論也

何子永曰一日一日積的即是一些一些積的若以一些爲小恐非主敬存誠之學又曰一實萬分小大有定不專在一些亦不可遺卻一些而學者卻要從小處做做到極處亦不過是小處不欠缺耳不是一些一些積的之言恐非下學之法○先立其大是存心一些一些是力行

朱子云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患但當用力於恭敬持守而玩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計較悔吝刻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

新之益字字懇至益我大矣

吳竹如曰必如朱子此條之言方不至倚於一偏彼謂不必過爲刻責恐不能無語弊也

何子永曰按朱子用力於恭敬持守而玩義理以培養之之言較密實令學者有循習處其所稱不必反復計較悔吝亦正是恐蹉過持守培養當下工夫耳

通書言靜言誠言一言止皆是在太極上立脚工夫一呼一吸直通帝謂洵簡易直捷（一作眞切）之學

吳竹如曰讀此條不能無疑似亦是認未發爲太

極與前所引葉平巖語同病且措詞雖若高妙似欠平實意味

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卽一篇鄉黨所記何時不在太極上立脚故曰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如此看庶不使人舍下學而求上達

倭文端公遺書卷五終

倭文端公遺書卷六

日記壬子以後

世間有一件耽心物便打不過聲色貨利關三復斯言猛割一愛

昨因僕人鬨弊甚動氣子細思來自己亦有不是處德既不足以化之又少一番諄諄告戒工夫小人趨利遂爲鬼蜮明道之僕不欺是何等感應媿死媿死

事同志通暌是不好底卦聖人卻尋出好處來說胸中純是一團生意

爲口腹起一尤人心急化之

反身修德察之念慮之微驗之躬行之實無時不當如是而遇蹇尤宜兢兢

二與五爲正應義同休戚死生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讀王臣蹇蹇一爻慨然興致身盡力之思

漢高除秦苛政約法三章得无往來復之義惟因陋就簡不能有爲以復先王之治於解之義未盡也

燕滅齊王蠋不屈而死諸大夫曰蠋布衣也不北面於齊況在位祿食者乃相與求湣王子立之觀此卽謂王蠋存齊也可然則節義之有益於人國也大哉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不特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程傳主受天下之善說以應二剛取義正合本爻柔順虛中之旨本義不取何也　值損之時二篤用享不爲薄竊於此得捄時之道焉

心不可有一毫偏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切務也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註謂無必爲之志眞是抉透病根自省行不逮言只是無志於爲大言不慙耳讀此奮厲

治國決以去小人修身決以去物欲扶陽抑陰其道一也剝不利有攸往不欲其爲純坤夬利有攸往必欲其

爲純乾聖人喜陽惡陰如此
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事雖未行亦足以警三子矣靖一
時之禍變扶萬古之綱常聖人舉動有裨於天下後世
豈淺鮮哉
夬九五之象曰中未光程傳謂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
中正之道而充實輝光一有所欲則離道矣觀此知人
君之遠小人必先自去其私中有所比未有能去邪勿
疑者
姤曰壯曰勿用戒五陽勿忽一陰之微而暱之唐五王
定武氏之亂不去三思終罹其害其不知此義哉嬴豕

蹢躅聖人垂戒之意深矣吳竹如曰張子以李德裕處置奄宦未盡爲證尤切

省身克己省如稽查關隘不許放過一人克如猝遇大敵必欲滅此朝食要具此精心果力

子欲養而親不逮撫今憶昔每懷風木之悲

同而能異不拂乎理亦不戾乎俗此殊不易

君子愼德積小以高大聖賢工夫都從小處步步踏實積累上去無超入聖域之理

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性情柔懦宜時以此意振之

吳竹如曰聽其言也厲須是集義養氣漸變化其

柔懦之氣質而後有此氣象若僅以意振之恐雖飭厲於外仍不免依違於中且有時反失之矯枉過正矣

困不必是艱難險阻日用間氣質物欲習染種種痼蔽本性不得出頭皆剛困於柔之象扶起天君斬除一切則困而不失其所亨矣是非剛中不可

致命遂志雖在臨時工夫卻在平日朱子曰檢點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不愧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殞身命有不暇恤只成就一箇是處

聖人之學事事以天爲法聖人之心時時與天相通眞

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

知困之義則知安命若致命遂志困不失亨則能立命矣知井之義則知盡性三內卦渫內以致其潔四外卦甃外以去其汙內外交養誠盡性之極功也

公伯寮之愬季孫之惑景伯大是不平以夫子視之愬者惑者告者只如太虛中浮雲變幻須臾往來於太虛之體毫無增損聖人之大何如哉信不待決於命而始泰然也

僕人嫌苦怨懟自思處置未善初時利心不淨未嘗明白曉諭一旦所欲不遂故生觖望耳此後遇事認定是

處須斬釘截鐵做去含胡不得

管異之同云今之風俗好諛而嗜利欲人不嗜利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不好諛莫若開諫爭之路又云上不好諛則勁直敢言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淸自重之風起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名言至理實獲我心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故能建言世廟士大夫未有封殖厚奉而能輕其生者

四五僕人尙自覺察不到乃以知人之道告吾君乎

震以恐致福能安由於能危觀洊雷之象恐懼修省處震之道也

敬字工夫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正位凝命篤恭而天下平程子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

通書曰止非爲也爲不止矣爲非行爲之爲言一循乎理而無所作爲耳艮兼行止行而不失乎理乃所以爲止也

吳竹如曰通書言靜言止人每誤會遂啟假借之弊得此發明於艮止補出行字與朱子之解主靜補出敬字同爲有功於周子

程子內外兩忘澄然無事詮艮義極精徇物絕物皆非也

張子曰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意思齟齬無由作事自省二病俱有須痛下持志養氣之功

漸卦三志不在溫飽有益於國而非素餐上志超乎塵俗爲世儀型而非無用出處皆有事也君子之立身豈苟然哉

或以戰國詐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始推陰陽言禍福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愚謂天與人無時不親人自遠耳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凡於外面欣羨之物能看得輕必是裏面有件物事壓得他住方能如此

豐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人之自恃其明者觀此可以戒矣天際翔形容處高自用之情入妙

道無不在雖旅亦有其貞造次顚沛必於是也

詩曰不素餐易曰不素飽自問於地方何所裨益對食能無愧乎

巽初六陰柔進退不果惟以剛武之氣矯其巽懦之情庶志立而可以有爲

蔣渭公伊云三代以上之人才由於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才乘乎氣運

斬除一利心所學何事乃徇人失己乎

麗澤之益必不可少遐荒萬里離羣索居回憶都門友朋聚處切磋身心此樂竟不可得撫卷興思不勝悵歎

兌五孚于剝陰柔剝陽最易親信夫子以爲位正當正則恃其才足以燭小人之奸當則恃其權足以制小人之命夫天下之患未有不生於所恃者也恃明則闇恃安則危治亂之幾分於君心之敬肆而已矣

渙九五渙王居本義謂渙其居積如陸贄所云散小儲

以成大儲之義蘇氏謂渙之中不知孰主孰臣至於有
廟始知王之所在言渙之中有王居也按此與象正位
語合未知孰是本義正大蘇氏新巧
時逢祭墓不獲展省松楸又不知慈親宅兆卜得與否
遙望白雲寸衷悽愴
節九三不節若則嗟若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自
貽伊戚嗟何及矣
彭起豐講義云左右大臣必有耆艾碩德從容朝廷之
上以培養元氣汲引善類扶植忠良至於小臣尤必作
其敢言之氣臺諫之官固當責以盡言卽翰林郎曹亦

宜令分班陳奏講明經術敷陳庶事朝廷耳目既廣自能贊成清明之治臣下支體輻輳亦摩厲而不至於廢棄此等奏議今不多覯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須思我可以動天地者何在一事猶疑其根在利搜出誅卻殊覺爽潔

家人閑有家中孚虞吉正心與正家皆在於初志變而始防之無及矣

趙充國云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嗟乎巽恧巧避國家亦何賴有此臣子哉

學要發憤敏求自省總是偷惰

名心即利心總之是失其本心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處變只是處常之法孟子得之曰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程子得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民彝重而天下生死爲輕知此可以處常可以處變

爲所當爲加一分要好意思則公也而反私矣薛文清云處事不可使人知恩又云欲人悅己則人有惡己者矣思此爽然

既濟終止則亂溺於宴安無進爲之志此禍亂所由萌

也治功學業皆壞在一箇止字

窮通富貴天爲政希聖希賢我爲政乃人於在天者攘臂而與之爭在我者任大權之旁落惑亦甚矣

舜事頑親逢比遇暴主聖如孔子終老布衣賢若顏淵簞瓢陋巷人有小小拂逆遂怨天尤人其不自量也夫

不敬則不簡中旣二三外遂煩擾

但求無愧於心烏能盡如人意

劉直齋先生云人當心機不活意思滯塞之時卽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云爲學須涵泳從容有箇活潑意思方有長進

尋常言動都要持守得定游移慣則大節亦不立矣

程伯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物渾是一團和氣想見有道氣象

伯子云識得時活潑潑地不識得只是弄精魂然亦有弄精魂而自謂活潑者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卽幾也日間此處不知放過多少

莊周道在瓦礫矢溺直齋謂其知道竊疑不然道固無物不有然彼直以形器爲道耳搬柴運水豎指擎拂釋氏以作用爲性豈知性者乎

一著想便落薄一邊小人哉
是己非人何以進德
程子云一心興邦一心喪邦只在公私之閒公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惟理是從而已私則功必我立名必我成爭端一開人心猜忌此治亂所由分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之者性也通書說箇誠字便是達天之路朱子註太極圖說又拈出一敬字敬到至處卽是誠誠到至處卽是天
繼之者善此時全是天命本然無絲毫查滓於此看得

透信得及戒愼恐懼操存勿失此爲學第一義

日裏必有一段靜中涵養工夫方與道理親切若馳逐張皇無一時定帖烏得安身立命處耶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毗陰毗陽各得其性之所近非格物窮理不能化偏見而識道體之全也

人心專一於理作事便直截此乾道靜專動直之理也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蓋義利之辨聞之熟而知之稔也聖學不明薦紳先生老死不知功利之可羞者何限其亦聞董子之言而赧然乎

直齋云聖人見理不見事物故顯微無閒若此則顯微

有閒矣似云見事物卽見理方不落空

輕入適以自輕斷斷不可

鶴鳴子和言行貴誠斷金如蘭友朋必信藉茅用愼德盛彌謙不出戶庭知語言之宜密負乘致寇信非分之難安遵斯道也以往可无咎矣

性習於寬才嚴便疑刻此不得中處

事到面前每每粗心放過不肯窮究力索此最頹惰宜痛矯之

直齋云中庸之戒懼卽大學之正心中庸之愼獨卽大學之誠意愚意愼獨卽誠意是也戒懼卽正心恐未安

欲正心先誠意可云欲戒懼先愼獨乎大學正心就發處說中庸戒懼就存處說言各有當無事牽合也

吳竹如曰直齋語似無弊謂爲牽合恐未安蓋中庸戒懼是全體工夫雖就存處說然承道不可須臾離而言未嘗不兼該發處故朱子謂戒懼是由睹聞以及於不睹聞大學正心亦全體工夫雖就發處說然以心不在焉而言未嘗不兼該存處故朱子於注中補出敬以直之其義精矣由此推之則正心工夫實不外乎戒懼所謂愼獨乃全體工夫中由靜而動之介更加以審幾耳卽謂欲全體

工夫無間斷必先於幾之初動處不放過亦無不可通似不必徒較量於字句間也　戒懼是敬正心工夫亦須敬敬卽存養也凡言靜存乃對動察而言其實敬貫動靜乃全體工夫故曰存養是君主省察爲輔佐彼專以存養屬靜者所以易入偏枯矣　正心章就發處說是特指出身心交關處

朱子答南軒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容間息此意正好玩索天地以生物爲心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此天機活物也仁也薛文淸云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些欠缺處逝者如斯不

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總言此天機活物而已天理流行充滿無少欠缺必於當下實地上步步踏實盡得圓滿充足無虧無欠此非可以空言搪塞虛見承當

心與理合則人離則禽危乎不危

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直齋謂虛心則大本立順理則達道行皆喫緊爲人語大抵心主敬則虛理必窮始順也

蒙養之功先將其利心打破方不至墮落坑塹

醒便著在閒事上及覺已數轉矣朱子云爲己之學有

忘耶總是志不眞切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朱子謂人心之妙亦如此答敬夫云心主乎身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致其力焉又云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本體工夫一齊道破

發不以時雖正亦邪況不正乎

古人闡道微言學者潛心體玩以求自得可也一落言詮便多滯礙較量字句更涉迂拘直齋似未免此

洗心退藏於密齋戒神明其德是切要工夫

庸平常也天地間道理只是一箇平常原無奇異見及此當下便覺鬆快一切智計營謀都是無事自擾程子曰萬變在人實無一事堯舜事業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知道之言也

坦適中要提撕警覺少頃便流了

客氣斷不可有

人性皆善皆可適道只爲無人提唱遂汨沒了天下多少人材實爲可惜儻朝廷倡明於上師儒講求於下道德仁義樹之風聲不數年閒人心風俗必有翕然丕變者道豈遠乎哉術豈迂乎哉

打破富貴貧賤關方好商量進步

諭咸兒汝離父師入宦途習俗滔滔最易沾染昔某少年科第觀政京師父命老僕與偕居一年某自謂無過以問僕僕曰變矣某事漸驕侈某事漸頹惰某大驚懼立日課自考後爲名臣（見二曲集忘其姓名）可知風氣移人有潛驅默奪而不知者良可畏也汝宜嚴定課程慎之又慎勿隨俗變遷致有道君子鄙夷焉以爲不足爲善也

柔懦之性以剛毅藥之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今人是無學

劉直齋先生八旬遘疾祀先行禮猶自跪拜不苟後生

小子筋骨柔脃動輒偷安能無愧乎
吉凶悔吝生乎動所謂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者此也天人一氣有感卽應惟隨其順逆以爲吉凶蓋氣也而理寓其中矣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任翼聖啟運云財之不理由正辭禁民之不講正辭者示之以所當行重本業勸農桑定昬喪之制嚴貴賤之等使知勤之可慕而樂於勤知儉之爲美而安於儉禁民爲非者示以逐末之不如務農奢華之不如樸素瀆鬼神之不如盡人事而倡之皆自貴者始此通達之論

操存不固百病叢生

理親則欲自疏每於讀書有悟時體驗眞覺心理交融有得意忘言之樂平日物欲習染力屏之而難除者皆黏合不上主客之勢較然

自强之功不可間斷一間斷則人欲肆而天理微矣

潘稼堂耒上某學士書所賴二三大臣爲君上陳其綱領辨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才以大機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今日所獻納者在正本淸源區區科條律比可以置而弗道愚意竊以爲然

徐文貞階當國畢公在言路舉朝嚴憚畢公甚於文貞

議且出之於外文貞曰不可有若人在不敢自縱可寡過也無愧相臣矣

人謂天下事壞於小人者十二三壞於鄉原者十常八九此有激之言

易曰何思何慮又曰精義入神何思何慮者自然之理也精義入神者當然之功也伊川於上蔡謂其發得太早復云正好著工夫此意可思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不翕聚不能發散故主靜立極也

實見得天命本然不可離於須臾則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
講學甚樂一遇同志便傾囊倒篋不覺言之津津也快
哉
致任雨田同年書近看得事理通達心氣和平甚不易
幾一理未窮便隔閡一念不敬便乖戾且或誤認機巧
爲通達謬以寬縱爲和平又是非不明怙己誤舍己亦
誤心地不潔好名私畏名亦私矜心最易長稍當理便
覺自滿利根極難去可假借卽欲放寬種種病痛閣下
何以教之
人患不知病耳既知病之所在細心體認絕去根

株當下卽是工夫但無令或作或輟可也原評

養得極靜守得極定其介如石而後幾可知也操存不固察識必不能精

心細如髮絲絲入扣鑽進道理裏邊過日子一瞬一息不離這箇方得

立身行己不能見信於人自反生愧然聞言修省受益宏多矣

易下傳七章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

理以制事變制行之道賅擧無遺

張江陵官翰林時凡四方輶軒奉使歸者必往爲造訪轍迹所至山川形勢地利平險人民强弱一一劄而記之此可爲法

明於憂患之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戒愼如此庶無悔尤

方靈皐先生與某公書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不祥莫大焉觀此知以有容爲德而容其所不可容則人惡皆已惡也噫惻隱流爲姑息而仁不可爲矣

熊公遠與文疏崇奬廉節使人曉然知進退出處之大閑不但爲身家妻子而祿仕知愧清夜知畏影衾於以作忠猷而厲士氣庶幾吏治清而民困可甦昔賢云朝廷豈盡無才患在趨利忘恥公遠一疏亦根本之要圖與血氣之勇不可有義理之勇不可無當怒不怒是惡惡之意不嚴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易道也天道也人道也

同官不和非爲名卽競利心平爲國何爭之有藺相如之於廉頗郭汾陽之於臨淮可法也

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惰慢邪辟之氣得以賊吾之衷西山夜氣箴

鄂文端疏國家設官所以爲民能利民寬嚴水火皆所以爲仁不能利民刑名教化皆足以爲病名言也

范希文所至有恩恩不必是財賄愛敬存心隨所接之人皆欲匡正扶持偕諸大道此卽是先憂後樂心腸取以自勘虧欠多矣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心涵育薰陶蘊之方寸而充之滿天滿地無內無外都是生生之氣誠能體而存之則仁在是矣

夏峰謂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非指性也何嘗與性善相悖不知姚江之意本是說性特不欲昌言以犯天下之不韙故以心之體代之心之體非性而何後人强爲解說曰無善無惡是爲至善則尤無理矣

姚江無善無惡之說本依附於周子無極之意至四無之論自是龍溪變本加厲姚江之初意不爾也惟爲善去惡是格物一語將作事實功縮入格物直是有知無行求免偏枯愚嘗僭易四語曰至善無惡性之眞有善有惡意之動好善惡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力行未知有病否請酌之原評

吳竹如曰以無善無惡之說爲依附無極之意是先不識無極也蓋周子之無極係專指理而言姚江之無善無惡則認氣爲性烏用假借至云好善惡惡是致知仍襲姚江緒論奈何忘卻誠意工夫卽在好善惡惡之自慊而云是致知也前評未著

姓字漫質所疑深懼僭妄

自己不誠乃歸咎於人謬矣

陳文恭云凡有益於世之事其始不能不有所難迫其後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皆可以已不但已不爲且勸人不爲且忌人之爲見有爲

之者則又即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於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說盡廢弛習氣

讀書窮理字字不可放過心思細應事庶不粗疏窮理所以存心豈兀然如禪家坐定耶

劉庸齋曰蹈陸王之弊每謂存心即所以窮理此語可破其惑

都門友朋曾以學求實用爲勉雖知其是終無討論實功推原病根只是性耽安逸及今爲之猶可補救勿因循也

直齋云曾點能見大意磊磊落落不須克己然又恐過之而流於狂竊疑過處卽是己如慈湖以無意爲學著在無意卽意也

抗志希古動興責難陳善之思然自問先難何事遷善何功可徒恃喋喋佞口耶積誠焉可爾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順事如孝子奉親先意承志敬謹依從他去自家血氣不敢作一毫主張惟其和婉敬恭而順故能心安理得而寧事天無他事心而已矣

吳竹如曰事心之心易以理字何如繼而思之說事心固似有語病若說事理又未見親切似宜提

出性字方貫通擬云亦事心性而已矣

艮峯曰竊謂心有本心有習心若認得眞單言心字似無不可如張子以一心爲嚴師是也若認不眞卽言理言性亦是外道如傳習錄中何嘗不談天理說至善乎

竹如曰此論甚當第當時因孟子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言故本此而言事天之學亦事心性而已若竟曰亦事心而已措詞固較直捷惟證以孟子所言似覺語氣未備耳未知究以爲何如

艮峯曰事天之學亦事心而已矣二語未免沿襲

心卽理也之誤衡以孟子存心養性之旨語意實不完備以一時之見輕易立言蓋雖一字之微而粗疏苟簡病痛已不少矣不經指示何由知之耶

聖人樂庸愚亦樂學者苦中求樂聖人純理故樂庸愚縱欲樂其所樂學者理欲交戰以理勝欲而後樂予悲夫芸芸者日居苦境而以爲樂也

朱子言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發用流行無容間息蓋必養得此心周流無滯始見得天機活物流行不息眞是睜眼便看著入耳便聽著蹴著碰著無非這箇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自信不堅便有多少搖奪獨立不懼非勉强可能

不見人已一順乎理須認淸理字始得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身不妄動必依於禮衾影不愧念茲在茲

以堯舜責君自己先不作禹皐事業即是欺前以此語滌生侍郎矣自問如何

與人交當舍短取長如披沙揀金所重在金而忘其沙之多寡思直齋語化一徧見

養浩然之氣要說一直說去要作一直作去利害生死

一不足以動其心方是丈夫

呂忠節云人當思不愧天地不愧父母不愧聖賢勿向俗人面孔作生活旨哉斯言增我氣力

察毫末不見輿薪精神有到有不到詳於細必忽於鉅也是故君子務其遠者大者

心髓中查滓須搜剔廓清

程子言西銘備仁孝之理須臾而不於此卽不仁不孝眞說得親切警動

違曰悖德言不循天理而徇人欲是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人能事天如親不敢違悖則念茲在茲而他人之

愛烏能閒之

序卦傳上篇人能復於善則道心爲主存誠不雜以私故次以无妄无妄則念念循理事事循理畜德必大故次以大畜德既畜積必從容涵泳優游充養故次以頤有養方有爲不養則不可動故次以大過凡大過人之事非有養者不能也聖學工夫盡此矣

言行不顧表裏不符吾誰欺欺天乎

序卦下篇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學者虛心巽志沈潛體會始知理義之悅心此心非用道理浸灌熟透終是枯燥

吸噓語默作止晝夜生死只是一箇陰陽之氣屈伸往復而理在其中朱子不雜不離最說得好

見利不動頗覺泰然繼思所以不動者以前局已定不能變計耳事事斬釘截鐵壁立千仞則不爲區區外物所搖

非道不說雖是勉强拒絕說根仍在終不免小人之歸

以言感人其本已淺若復不誠更何能濟

不樂聞過是大病

人告之言自反皆是愧怍然不得以自歉而遂止也加勵焉而已

隱微中往來起伏毀譽禍福其大端也用力制伏雖不至大段爲害究非天清地平境界

徐龍溪來書云我輩必有一段特立不拔之志輔世長民之志利害禍福付之度外室家妻子迸之國門而後爲所欲爲庶可方古人於萬一只憑此全副丹心滿腔熱血何地非

國家之土疆何民非

朝廷之赤子認眞做去到處皆坦途也古大人天下一家雖立功異域直如廳堂之趨廚廄又何荒涼之足歎哉又云武侯集思廣益雖士卒亦加諮諏在我有一段

篤摯求益之誠在彼自有一番推陳出新之見虞帝好問好察古今所以稱大知也𠊓友箴規敬銘腑腸

唐李絳對憲宗曰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删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然則人臣進說於君敬愼之心不可無畏慕之情不可有外託敬恭之誼內懷瞻顧之私臣罪所以當誅也

學問思辨行缺一不可一事然事事皆然

要說一直說去要作一直作去這氣便浩然該說底便要他頭也要說此種語言最長人氣力

石齋金臺輩言不易人究是恃氣之過進言者總

宜以陸宣公爲法某謹識

偶閱魏伯子禧語大有啟發其云人性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謂自欺

人疑我不可欺人信我愈不可欺欺人者自欺而已矣

納諫進言在我有愛莫助之之誠將以如不得已之意然後吾之本心可以無罪悔也以上三條伯子語

諭咸兒日記功課收斂身心不可間斷龍溪在汴可時親近此老氣豪心熱識議宏闊足以振起委靡見上官臨詞訟便覺氣怯此學養不足之故理足氣充自不餒矣曜田在京須極力學儉切不可向人告貸有傷廉恥

格已完娶愼勿隳廢志氣憶予畢姻時汝大表伯手贈一聯云莫以新昏移少慕還將正始驗齊家至今思之深愧斯語格也勉旃州縣用人爲要約束愈嚴愈好惟不可刻昨有敬陳治本一疏本程子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一語立論未知如何以入告者反而自糾語語皆是愧怍亦只是見到說到少盡愚忱耳

覆龍溪書引魏伯子自謂性直必麤暴之氣未除也自謂性樸必鄙倍之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矯僻之氣未除也數語意效忠告又宣講

聖諭變易夷風一節此地以廉靜不擾爲先囘俗深痼

殆難理論

宣廟嘗有繩以禮法徒滋紛擾之諭誠以治貴因地因人不可執一而論也

一言而敗人終身斷斷不可出口

一事以爲妥矣思之仍多未盡理以辨而出心以用而靈智淺術疏不能詣其極者日用不知多少耳

人要將一身看輕伯夷餓死比干諫死輕故也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以一身植萬古之綱常輕之正所以重之視世之營營戚戚與飛潛動植同生同滅於大化之中於世道毫無裨補者其軒輊爲何如也有志之

士尚其勉之哉

春生秋殺不可偏廢看子溫而厲聖人何嘗一味是溫取譏誚之言反而自責始知利心少留查滓悔吝所由叢也安得日聞此以攻吾過乎

不見是而無悶意氣是悶字之根

盡心焉耳矣天下事豈能盡如我意

甑破不顧入道所以貴勇也

治心之功處處是動忍實地

性命吾家也天子一分上好田園奈何棄之

認得誠字眞際工夫方滴滴歸源天命之性實是純粹

至善後起者不得絲毫相參入聖之門達天之路其在斯乎因思朱子所云性善是第一義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當下便無一毫人欲之私作得病痛是實語也

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故程子言忠信所以進德君子當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也又言多少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此是貼皮貼骨說話人心不誠便與天隔絕了微乎危乎安得不終日乾乾乎

通書言誠曰靜無動有註謂靜未嘗無以未形故謂之無耳念臺謂無妄亦無誠便不是

陳文恭曰今之爲官者謹飭有餘親切不足可云切中不親切者不仁也爲己念重爲國念輕也以爲己之心爲國則親切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聖學明而後師道立道之不修敎何有乎

志大學精如伊尹之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其所若撻於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可以爲人矣

士希賢以不及賢爲恥賢希聖以不及聖爲恥恥激於中而由思通微以至於知幾其神總由一念奮發起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顏子拳拳服膺孟子必有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純之謂也

學善勸不善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讀此覺滿腔惻隱油然而生然此只是虛見須實做出方好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眞好學者

生理本直以其虛也自物欲撓亂虛者實而直者枉矣

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程子曰不專一不能直遂學聖之功非主一斷斷無濟

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因人觀我處處獲益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晦翁謂懲窒遷改皆是動邊事須於方動之前審之竊意誠者性命之源流行不息君子乾乾之心亦不息忿也慾也過也誠之障也如水中滯礙之物去之而水始流通也懲窒遷改於初動時著力才動卽覺才覺卽去不令礙我不息之體此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之學也

將心髓中物欲查滓打疊淨盡不挂絲毫在天地閒光明正大作箇人豈不快哉

認定是處去做萬夫撓之不變雷霆震之不驚破除情面直任性眞定要十分用力

職分不盡空談學問何爲
內而遏欲去私外而除奸剔弊爲己爲人不同其仁一
也
開誠布公以求濟事破除情面四字宜時時在意
惡人貪酷聞之氣憤填膺汝承
天子命畀以邊陲重任乃縱容豺虎荼毒生靈一旦激
變貽
宵旰憂此罪尚可逭乎除暴安良予意決矣
病在麻木不仁若有一副痌瘝在抱眞心腸當不至如
此淡漠因思龍溪之言字字藥石何地非

國家之土疆而任其滋擾乎何民非
朝廷之赤子而恣其侵漁乎
集思廣益要虛心又要定見
會擬諭屬官文須思爵位廉俸
朝廷何爲優我奔走供應地方何爲奉我若不作幾件
有利於
國有益於人之事上何以對
君父下何以對赤子清夜捫心能無滋愧且我輩作官
一塲毫無好處百年荏苒寶山空回不可惜乎官不在
大小存好心行好事微末亦可流芳不然卽官居極品

又何足貴耶云云卽今思之祗是空談責人意多反躬意少也

知一理行一理始得

客氣每緣正氣而生

由一念之仁推之念念皆仁由一事之義推之事事皆義心體庶幾圓滿

到此已及一載坐視無辜之衆罹此荼毒今雖少見天日寃死者已不知凡幾矣罪己責躬既愧且痛

英氣害事能渾含不露圭角爲妙此薛文淸公語然公不謝三楊長揖王振風節何凜然也不可渾含處正不

嫌露些圭角勿糊塗顢頇

以機巧爲才能頑鈍爲德量因循廢弛爲鎭定隨俗浮沈不辨是非爲宏通涵養總之是無人心

斬除一切葛藤乾乾淨淨憑一箇正大光明心行去何等坦然

經一番閱歷長一番學識今而知聖主造就之恩天高地厚也

自經磨厲知本領著實平常素日講論皆自欺欺人可恥可恨矣自今打起精神塡補缺陷勿令後之視今又如今之視昔也

矯氣質之偏救時勢之敝宜嚴不宜寬

時思損己利人

與某世兄言少年人第一要將利心打破立志向上勿

齷齪汨沒一生

誠字做不到更無話可說

每逢佳節倍思親今日祇益痛耳端午

近日將一切牽纏盡行斬斷頗覺優游自在從此益加

淬厲庶有爲人之望乎

隨在循分自盡牽纏自少若有意斬斷牽纏以圖

優游與佛家何異原評

吳竹如曰一切牽纏乃計較利害之私盡行斬斷實克己之力優游自在亦寡欲之驗而尤必益加淬厲正非僅圖優游於此而竟病其有意恐反不能無弊如謂循分自盡牽纏自少是初無待於克治也豈容易言

朱子一生難進易退剛正之氣獨往獨來眞大丈夫也虛心受益人皆我師

愛人敬人之心必令充滿有一毫鄙薄人不足爲善之意卽是大不仁咸兒之言是也

儘著克己尚自氣質爲害可知爲人之難

知其不可而爲之亦看義理如何朱子見韓侂冑專權草疏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欲上之筮得遯之同人而止豈畏禍哉揆時審勢知不可以口舌爭一身所繫有什伯重大於此者則莫若留其身爲萬世計何爲悻悻然以無益害有益也始激於義而欲言繼權於義而終默皆天理也後人妄爲訾議烏足以知晦翁哉然此等處畏刀避箭者不得藉口

爲人書扇云養剛大之氣頂天立地在世間作箇好男子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要說將第一等讓別

人做且做第二等卽自暴自棄也
本原上不淸楚不能有爲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理上欠缺一分這一分便非
人處處欠缺便空生空死空喫世間茶飯空長這箇人
形而已試思及此安耶否耶
處事求情理之平
覆兪子襄學使小學課士誠根本要圖賢宗師力行倡
率於上風化感孚自必捷於桴鼓近思錄詳義理精微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小學而外似可進以此書令士子
朝夕講貫實踐躬行足下按試之時爲之諄切講明誘

旌獎勸俾得循塗守轍咸知希聖希賢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而天下治詎惟中州人士之幸已耶

曹瀝池夜行燭一書爲諭親而作命名旣覺未安序中措辭亦失善則歸親之義前因子襄有 奏請從祀之說不能無疑於此故及之

月川醇處極多夜行燭一書不足以累之原評

吳竹如曰此書未及見亦未得讀月川全集然月川爲有明理學開先學術極正其能諭親於道尤不可及至夜行燭命名之失序中措辭之未安亦不可掩前人各有論定似當分別觀之

心逐於事馳騖飛揚大欠學力

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學須是法天

韓魏公詠雨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若無有

一毫矜伐之意否

朱子山陵議狀云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

其愼重誠信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

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觀此知溺術家之

說久而不葬固爲非孝若夫草率苟簡委親於水石螻

蟻之區而絕無顧慮者其忍心又何如哉

澈底澄清爲地方興利祛弊先從自己身心澄淸起

未有身心不淸而能興利除害者原評

心小膽大心小則精詳膽大則宏毅

只要無愧天地禍福利害不計也

識膽定須鍊不鍊則淺而嫩一遇事便考倒了

讀書取友爲效甚大

天之明命著落在仁敬孝慈常目在之則日用之閒無少閒斷時時事事皆天命之流行矣此明明德之實功也

日新之學紫陽推本於敬伊尹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惟一敬也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朱子告君諄諄於天理人欲之辨誠善格君者非仁義

不陳於前晦翁有焉

終身之喪忌日之謂此日忘哀他更何言因是以思不孝之罪更有大於此者而已抱恨終天矣痛哉

答李强齋前輩來示云百孔千瘡無可自信足徵省察深切之功竊意學是樂境非苦境不自信是進境非退境苟於大本處見得分明日用閒自有一段油然自得之趣懽忻鼓舞之機小小病痛當不攻自破朱子所云性善是第一義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作得病痛是也若惟是彌縫罅漏不能拔本塞源雖使苦心勞力終合不到本體上前云氣

彖促迫舒快意少正是謂此閣下以為何如
自私自利天下事盡壞於此
諭咸兒以除暴安良為務御隸尤宜從嚴鑒於目前之
事而言也
朱子謂事有本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救
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然則本之不圖而張皇
補苴亟亟以救一時者皆無利而有害者也
又答強齋屯田之說新疆南北情形不同伊犂平定後
禽獮草薙靡有孑遺故遷關內之民以實之設郡縣教
樹藝與內地無異回疆猶是花門故壤舊德先疇至今

爲業且戈壁重重漢民憚其修阻招致不前兵屯曾有兩處嗣以不諳耕作裁撤蓋屯兵非挈眷不可昨年有改防爲眷之議諸多窒礙事不果行地土雖寬惟恃雪水澆灌雨澤甚稀多則傷稼水少田多必須間年歇種從前有招回子開墾者貪一時之功科初升而田已蕪大爲民累

天下事言易行難古人議論往往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者非身親目擊不知耳

朱子規南軒沈密氣象未足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以此慮事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又云舉措之間以一人言而爲之復又以一人言而罷之從之輕

則守之不固自省亦有此失

末俗易高若與聖賢比較矜心自化

答王小樵世兄前歲徐龍溪在都曾以存正心讀正書近正人相勉足下極稱道之銘諸座右足徵好善之誠此語隨時隨地皆可致力望時留意也

蘇明允謂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不知權衡即仁義也在人爲仁義在天爲陰陽仁義有窮則陰陽亦有窮矣宜晦翁深斥之

士大夫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吾人進德修業乃國

家治亂所繫非但一身之榮辱得失人須有此見識方不薄於自待

聞言未盡便駁斥心麤氣浮屢蹈而不知也

復宗甥人心巧詐鑽幹成風正須牢劄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切不可隨人轉移失其素履福咸在汴宜犬家規勸時亦以此意相勉

胸中雜一毫爲名意卽是大累要打疊淨盡

惰慢生邪僻一念之偷羣邪紛起可無懼乎

整齊嚴肅是大段工夫提撕喚醒是接續工夫如戒懼愼獨是也

待人親切卽是自待親切驗來如此

成己成物是一統事不能成物卽性分有虧昔人云明德工夫在新民上驗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處非天無時可不敬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朱子上留丞相書云亟求天下學士大夫之有學識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閒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此理自不可易講學窮理則忠邪之辨明又必輔弼得人

而後衆賢彙進也

宋伯韓侍御戒予曰氣不剛作事便不足色信然信然有主則實敬也敬者德之聚聚則實無隙可乘邪何能入千病萬病都緣無主則虛

朱子與陳同父書云留取這箇閒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干涉了此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尋行數墨此語看似尋常只此是名山事業耕莘釣渭眞本領也一腔熱血全副丹心仰前哲之風徽增寸衷之惆悵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卽此是天德亦卽此是王道功利重而道誼輕不是小患

朱子忠愛之性啟口便見一仁心之流露也本原上透徹流即是源不透徹流祇是流

人非高著眼孔有奮乎百世之思世閒一種習熟窠臼淺俗識見便足縛束一生作事業不出噫蔽也久矣

追思既往多少憾事惟知過必改而已

朱子答人問恕云如心爲恕如惡人被排擊遭退斥豈彼心之所欲今乃施之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竊意惡惡人而去之是爲受其害者著想所謂惡以全其愛也即恕也

吳竹如曰惡惡人而去之不待爲受其害者著想

乃爲如心之恕蓋如心者如其本心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人雖窮凶極惡本心之天理固有時不容盡泯其不欲排擊退斥者私心也反之本心實未嘗不自知其當排擊退斥矣觀於宋之元兇劭亦其明徵也

有過始悔悔復不切無痛心疾首之情悔時已攙雜文過心在內了

有高視闊步氣槩又要有細鍼密縷工夫不然只是粗豪

聖人無窘步至誠知幾早洞悉屈伸往復之理起腳一

步便四平八穩不似人到棘手時旋張皇補救也

坡翁帖云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事有可尊主庇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化此段說得好錄之以廣吾意

因人證己多少不濟處處皆學也

近日遇事量狹氣輕少一段戰兢惕厲之意大須操持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惡太嚴無矜恤含容之意是亦不仁也心與物敵物遂與我敵其致亂也宜哉

打疊此心無一毫閒思雜慮最難

徇衆好畏人言顧情面龍溪三言極爲對證矢自今豎

起脊梁破除一切作一箇鐵面冰心漢子

有排遣心可知學無所得利害禍福有打不過處

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也不謹於初後必有悔矣近始看得斯言入骨

爲 國爲民此心實可質諸鬼神將來如何自有定數非人所能逆睹也

拂逆之來正進修實地藉此策厲勿負上天玉成

謙益滿損消息甚微心氣麤浮乃成夢夢

敬則和樂肆則乖戾總是一箇感與應而已

凡事不可取巧

氣不可餒亦不可輕靜以養之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不可只略說過便休說過便休四字是予病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蓋學不明則人心痼蔽理欲混淆尙有何事可爲故興學育才明義利之辨是爲治第一義也

是非定要分明此格致實功

曾子易簀因季孫之賜而用之終是未能無失然舉扶而易之遂冰消凍釋君子過則人見更則人仰只要有冰消凍釋時耳

既知用之不義何待疾革然則無童子之言曾子遂以不義終乎檀弓之言多未合於聖賢分際不足深辨也原評

吳竹如曰前評尙論有識張楊園先生亦嘗深辨之惟程子則云易簀結纓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之心今謂舉扶而易之遂冰消凍釋君子只要有冰消凍釋時俱看道理極精密然則姑存此一事實足廉頑立懦矣

愿欲歸己怨則歸人非厚也

日用閒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

似不相似就此痛下工夫

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以上二條朱子語

章拯官司空致政歸俸餘止五百金猶爲從父楓山所責楓山曰汝作一場好買賣歸也拯大慚淸白家風洵堪千古

但盡職分當爲莫計後來天命

聖人樂天知命何等灑落悲天憫人又何等肫切總之是天理流行物與无妄而已

人性各有所偏偏於剛者尚激烈偏於柔者尚和平氣質爲主義理亦參見於中非致知窮理烏能無過不及

乎

會得曾點胸襟何時非春何地非雩沂何人非童冠活潑潑地無入而不自得然此只是虛見致知力行使義理日益精密踐履日益篤實方不至流於莊老

看未發氣象姚江有一段說得緊切云此是敎人用戒謹恐懼工夫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洞洞屬屬不知其他卽程子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之意

吳竹如曰釋子工夫取法於猫之捕鼠朱子嘗述之以勵學者以爲用志精專之證姚江之說亦精專之謂卽傳習錄所謂神住則氣住氣住則精住

之旨也取其語以證敬而無失則可謂卽程子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之意則未可昔朱子初有取於延平體驗未發氣象而終謂有偏者誠慮人於此誤認氣爲理耳其防弊之意深矣蓋理無形而氣有迹未發時氣未用事初無端緒可尋此汪雙池石中有火之喻爲最精也必於此時看其氣象遂至認氣爲理矣姚江之誤實在於此故其言則是而其旨則非要亦戒懼其所戒懼而認心爲性而已

萬思默云養神之道全在收視收視者不欲盡視也語

曰平視則心柔極有味又曰道心惟微微便細膩聖賢兢兢在微處用功所以氣平色和動必安詳而吉錄此以醫輕躁

吳竹如曰專以養神爲說恐不能無弊　道心惟微謂其微妙而難見耳非用心在微處而欲道心之微也似亦誤解

呂申公夫人謂與公爲夫婦未嘗見有嬉戲之容胡餘干對妻孥如大賓幾微隱約之閒愈嚴愈密我獨非人乃闇室自欺耶何以學爲矣

信道不篤故操持不固眞知斯道爲性命之不可離得

之則生弗得則死自當專心壹志以求之矣倘肯如斯泄泄耶

通下情是居官要務

呂子約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放舍甚則日滋長體驗有得之言

觀古人友愛事喟然興感兄旣長已矣求如溫公之事伯康不可得已弟自筮仕湖湘雁序分飛已逾十載天南地北棣蕚堂中何日臥姜家大被悵望雲天欷歔久之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體此數語而實加功焉則尤悔可寡矣

方正學爲宋景濂高弟濂卒每私居念及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予師王皡民先生歿後家貧子幼音問難通師恩未酬對古慨歎

雪齋曰記得皡民先生係新安人予於壬午歲晤之於汴見其古道照人和藹可親後聞吾兄待之甚厚今又念及身後足徵道契

陸宣公疏云悔罪之意不可不深引咎之辭不可不盡

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懷抱蕩滌瑕垢不可不洗盡瘢痕數語極切至

涵泳誠字覺得天人無二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從源頭識取勉勉循循時刻與天覿體日用間眞別無用力處矣食蔗而甘當益求進步

不當言不必言卻偏要言浮囂氣盛誠意失矣

聖賢樂處在去私存理別無消遣之法春風沂水亦欲淨理純後自得其趣耳

朱子仁說以殺身成仁讓國而逃諫伐而餓不失此心爲仁又以此心爲愛人利物之心何哉非以扶植綱常

留人心於不死其愛利爲尤鉅乎以此知義禮智信無非仁也

吳竹如曰仁分兩解心之德爲專言之仁愛之理爲偏言之仁其實專言之仁卽包偏言之仁非能全其心之德亦無從發爲愛人利物也凡殺身成仁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皆不忍自傷其天性耳是卽惻隱之心也似不待推及扶植綱常留人心於不死而後見其愛利爲尤鉅蓋扶植綱常云云乃旁觀見得如此在殺身成仁者固未暇計及此也亦惟知求得其心之所安成就一箇是而已此所

以不失此心而爲仁也

中和者性情之德寂感者此心之體用心存則寂時是中感時是和不存則寂然者木石而已感通者馳騖而已總在敬不敬上辨取

晦翁年七旬病中伏枕猶與友朋講學一字一句必求確義誠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

純公忠信所以進德一段與通書首章水乳交融終日乾乾對越在天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徹上徹下只是箇誠不可揜本體工夫十分透徹總要實得於己無一念一事不誠方是進德眞際

浩然之氣與乾元資始渾然同流程子引入此段尤推闡得誠字意出也

天地間實理充塞無纖毫空缺無一息間斷君子體此進德有空缺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

友人云日間只問忠信二字作得幾分至言也然須識得誠字根源方作得貼皮貼骨

謝氏生重於義舍義取生昔人非之當生則生卽是義天下詎有當舍之義哉義而可舍生亦何益是爲偷生苟免者開一方便之門也惡乎可

謝氏生重於義二語似是對鍼荆聶一流人說彼

徒知舍生爲義而卒悖於義如曰死不合義舍死取生則得順受其正之旨矣其曰舍義固有語弊其曰生重於義看義字先欠的實如以輕重較量天下又安有重於義之事附記待質徐啟謨識

雷霆霜雪皆所以爲仁知此則知貧賤憂戚玉汝於成

朋友講習辨析得義理出亦鼓舞得志氣起

涵養功疏客氣形於詞色以理勝之始覺浪靜風平

通書言誠無爲言誠則無事又言寂然不動者誠也總從主靜討消息

吳竹如曰言主靜猶可假借故程子只用敬不用

靜敬則自虛靜此深於見道之言也

吳必大說祖考來格義云祖考之遺體具於我而未嘗亡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覩者也此理甚精

吳竹如曰朱子答廖子晦書曰氣之既化者其既散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即此意

寂時不偏倚否感時不差繆否澄心渺慮密審精參和

樂是心之體所謂滿腔惻隱盎然若太和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閒也精明是心之用所謂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若萬物之各正其性命也大處要擴充得開細處要察識得盡

聖人之言經純公拈出便意味無窮如云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同一活潑潑地此類甚多見深造自得左右逢原之樂

耐煩著實就自己分上見善必遷知過必改不可計近功求速效

誠實理信實心以實心全實理信卽誠也

浩然之氣卽天地正理上天之載不可見因人而見故程子以爲誠不可揜也

將道理儱侗看了便休只是粗謾便作得就亦是捺生作熟久遠畢竟無味朱子斯言深切病痛

延平每教人靜其云學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須打斷諸路頭靜中默識使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每言脫落融釋皆喫緊爲人語
吳竹如曰延平充養完粹自是得力於靜已到融釋脫落地位故言之親切有味至看未發氣象雖是其一時入處畢竟非學者通法朱子於行狀雖嘗取之然晚年答門人之問則謂這處是舊日下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其下工夫處亦有些子偏又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又曰羅先生說有病程先生只說敬不說靜爲平正又曰講學不可有毫髮偏其論精矣後來整庵言中須有形象有形象則可求又曰學者灼見其直上直下

如一物在目斯謂知性直齋云無底要硬想成有
底是皆宗法看未發氣象不能無弊之徵正不僅
爲談姚江之學者所假借也

溫公告元城存誠之功自不妄語始竊意誠意先致知
誠身在明善善不明知不致恐有當語不語不當語而
語者溫公之言或因人而發而未可便以爲通論乎自
驗妄語多由不誠此言自當服膺

吳竹如曰溫公此語世共服膺指出明善致知實
能補前賢所不足溫公之學一生致力於誠而明
容有未至觀其取陳仲子而反疑孟子元城亦力

攻伊川未始非欠卻明善致知工夫也

習心滑熟不用力仍從舊習去此無他法只在敬上加功

何以窒慾曰思思者節情復性之大機也非知幾謹獨何以與此

以至尊至貴之心爲聲色臭味所役此最可恥而不恥者志不立也責志則恥生恥生則欲去矣

性失之寬矯厲一時逾時仍是故態氣質難變如此

窒慾貴思要已無如防檢疏則不及思物欲樂則不願思以理傳欲視爲當然則以爲不必思於是人欲肆而

本心之德亡矣哀哉

名心深入骨裏往來起伏都從這裏生出猛省割斷頓覺爽潔

小人爲不善無所不至只是發端處漫無覺察浸淫流溢遂至於此

何子永舍人云日閒擇之不精守之不固稍縱卽逝之閒不知蹉跎幾何信然

仁統四端兼萬善故聖門言仁惻隱羞惡辭讓都少是非之心不得故聖門言仁復言智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

以爲純於善而無閒斷之本也此際正好存養

凡物欲習染血氣用事處皆與禽獸相似人能跳出禽獸一關煞不容易

漢趙苞棄母全城程伯子方正學皆以爲不知義夫鮮卑劫母以脇苞苞能以計取之誠善矣否則啖以重貨以母爲請如正學所云賊未必不從也彼或不從苞宜表請於朝陳情乞代朝廷憐而許之匍匐見賊涕泣哀懇母存與存母亡與亡可也委曲求全豈遂無術奈何委親於賊攘臂而不顧乎如苞者雖善守官亦聖人之世所不取也

吳竹如曰陳情乞代必俟朝廷之命恐緩不及濟
似宜擇可任之人以城付之表請於朝而身先赴
難可也

正學謂使親死於寇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
一城乎此似不合情事朝廷土疆官守所在豈若舜之
海濱可處視天下如敝屣哉

吳竹如曰記得朱子論此事謂宜權其義之輕重
如所當之任繫宗社存亡則以徇君國爲重若所
守之職僅邊方一城則以急親難爲重一時不能
憶其語之首尾容檢出再爲考校

事誤於初難善於後朱子曰須思慮到人所不思慮處防備到人所不防備處

天地之理聖人之心誠而已矣故學貴求誠

朱子講誠者物之終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誠盡之時其事已終甚精

獧薄機巧隱中於心術之微可怕可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道心惟微之謂也聖賢兢業一生在此

程子心如穀種生之性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即張子

心統性情之意

陳太邱弔張讓之喪袁了凡謂苟可以扶善人而恬小人之心雖汙其身亦爲之黃勉齋曰士君子立身行己有義有命若善類是眞丈夫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邱之屈辱以全其身哉此等處要見得分明方不墮落坑塹愚竊以黃說爲然

吳竹如曰了凡之論是爲從井救人

言行相顧顧字是君子篤實爲己眞精神

繼之者善程子所言與易異易指造化流行言程指人生以後言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上天之載無聲臭也成性以後便夾雜氣稟在內不全是性之本體矣

無德無威陷入於惡湯文正撫吳能令貪吏革心自反有餘愧已

程子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與濂溪言誠處直是一鼻孔出氣

以心窮理惟潔淨始能精微

張子曰一故神通書曰感而遂通者神也惟一故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要之是一箇誠

以料事爲明騃騃入逆詐億不信中去大爲心術之害

程子曰性卽理也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此言顚撲不破姚江以良知爲天理則認心爲性矣又云良知卽至善卽未發之中總是認心爲性大學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若云良知卽至善則明德新民在止於良知通乎知是發機是非之心也卽伊川旣思卽是已發一言推之思是已發知豈可云未發義理未安不免滋後人之惑

本天之學要消化這箇我字故心益斂而理益明本心之學要主張這箇我字故心益放而理益昧認定一箇昭昭靈靈底心把持玩弄以爲欛柄在手俟千聖而不

咸再不下小心窮理工夫陸王之學得無近是

莫笑人不能自全問自己立身無玷否

徐太僕疏云清明之志氣在宮無異於在廷端肅之風裁在内聿符乎在外袵席之上天命流行盛德大業實基於此名言可佩

荀彧之於魏武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善喩也殺身不足以存漢亦不足以成名昔賢乃踵范蔚宗之謬以彧爲仁何哉

吳竹如曰李文貞極取荀彧嘗以朱子之論爲過而深爲辨明亦不可解

天理明後論是非方不謬

志不是一時意興眞知倫常道理爲性分固有職分當爲樸實頭作去如飢如渴念茲在茲方是立得此志電光石火何益

昔人云仁禮存心必至於忠而後自反之功始圓滿竊爲轉一語曰仁禮存心必至於忠而常覺其不忠而後自反之功始圓滿常覺不忠始終一自反之心也

不能化人於未爲惡之先自家有多少不是可但責人耶

體察羣情執不得一毫己見

武侯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凡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可以爲法矣

口裏說著主一當下已有馳想身在此心合在此須勤緊收拾

義理養心人生樂事

人只爲看得天與人遠便無所畏忌試思天命謂性說箇天命便如上蒼親手付與當面誥誡一般如何不兢兢奉持惟恐失墜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說箇臨女便如在上在旁時刻看著一般如何不慄慄畏懼時虞隕越人心中虛無物則與天同體才雜便隔絕了

居業錄云收放心只是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捉得住亦是箇死的物事不能具理應事又曰只恭敬則心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存放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敬齋得力於敬故言皆親切

寬假之過人己兩損

獨立不懼要先看立底是非莫輕談不懼養成乖僻之性

輕聽妄發最害事

窮理爲要不窮理而欲變氣質救過這邊倒在那邊程

子所云扶醉漢是也

好善則處之安明理則循之樂

溫公論嵇紹事晉苟無蕩陰之忠不免君子之譏朱子曰蕩陰之忠自不掩事仇之過此言是也紹戢於山濤之言視王裒有餘愧焉

心與理不相安雖有善念只是一時捉得意味不能深長養不熟不濟事

克己以窮理爲先見理明看己字始細

無沉潛入細之功依稀彷彿窺見些道理影子隨得隨失毫無實據譬如夢食醒後仍是枵腹守此不變終身

只作得自欺工夫不可哀耶

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爲決不爲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朱子語

胸中凝滞不自在處多是欲須先克去

古來忠孝節義都是篤實人作底

遇事揀自家不利便處作多半是義然見大心泰亦無甚不利便處求仁得仁見樂不見苦也

朱子此語當亦是有爲之言不可以爲定論蓋揀自家不利便卽是有意說多半是義尚有一少半不是義豈有半是半非而可以爲義乎原評

吳竹如曰古人立言各有意旨非虛心體貼不知此處義字係專對利字而言特爲學者顯示以義利之辨其云不利便處多半是義乃聖賢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正見義利不容並域而居非必如前評所譏也故朱子又嘗言凡事心疑其近利即宜舍去他日觀之當時雖極力痛舍猶有未盡初不憂過當也是皆言趨義不可不力去利不可不嚴也此等處豈可不用意揀擇何反以有意爲病耶必以無意爲高恐猶是姚江餘習耳

晉卞壼不苟隨時好青溪之戰故能舍生取義父子捐

軀和光同塵而能執節不回者鮮矣

知所不至之處欺卽伏焉以爲之主然亦有知愈精而欺愈甚者實未精耳

吳竹如曰上截語極透徹下截所言知愈精者乃明於利害非明於義理也蓋閱歷深則計較熟如晉文之譎卽由險阻艱難之備嘗是矣是其知原不從格物來也

艮峰曰此一段意指良知家言謂其自以爲知而不知自欺實甚竊意知不從格物來自是姚江病痛持此以論晉文或未確否

竹如曰此論甚是論學而援引晉文誠未確

自欺之心愈勘愈細非至誠烏能免此

仁人心也言人之所以爲心也若以人心卽仁則非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仁本大公之理萬物同原只爲各私其身此意便成隔閡誠能以身體之克去己私使吾心生生之理與天地萬物流通無閒豈不是仁

知覺不在義理一爲庸愚之逐物欲一爲異學之弄精魂

天理人欲幾微之閒正審端用力之地

居己以安而後可制天下之危待物以誠而後可通天

下之間

服食器用才有牽戀處卽是欲除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

知言曰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守也

有親愛兄弟之誠則怒自不藏怨自不宿若勉强不藏不宿必有鄙夷不足與校之情大失親愛之理矣

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聖人

之心純乎天理如此

心是天人交關處一箇至靈至妙底大機括斂之一物不容放之四海皆準天下之至寶也存養省察可無亟亟

吳竹如曰專提一心言恐爲異學所假借

人有以金求呂涇野先生居閒者先生怫然曰奈何以禽獸待人初疑其言之過此正是自家立腳不堅處義利界上要辨得嚴守得定才近利便下達才下達便違禽獸不遠如何可放寬得

高忠憲云欲根隱伏世情隨觸而動收攝來即有定貼

時節而氣未澄凝終非天性本來面目千病萬病只是志不專一此條是我現在光景

人爲萬物之靈中天地而立豈不至尊至貴時思此義切莫放倒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祇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出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疑此卽程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意

性生理心生氣氣與理合寂則渾然在中感則暢然四達生生之意周流貫徹無一息之不仁實無一息之不

敬也

朱氏㵾曰以義而殺不害其爲仁以利而不殺不免爲不仁通論也

理義悅心有欲寡身輕之樂

程子曰所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延平亦曰天地中所生物本原則一雖草木鳥獸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閒斷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兩段可參看

吳竹如曰朱子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人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數語斷制極分明經汪雙池闡發亦極精透似尤當參看

性本是定底著意定他卻不是

吳竹如曰此語極有體驗故朱子云定性字極詑異性如何定其實定性只是定心

易无思也无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紛紜錯綜太極之體自定也程子曰萬變在人實無一事

中心和樂四體自然安舒

有所恐懼不得放過作爲今日便就鼎鑊蹈白刃看有

甚怕處

明道言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蒙於先生亦云

作止語默起居飲食察其是非而謹守之處處窮理精義卽處處持志養氣勉之勉之

羅整庵云此心雖寂然不動而其沖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之所以爲性者也此意當靜中參之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五峯先生語

吴竹如曰朱子欲以三德字易三道字似更精密仁字道理經宋儒闡發無餘藴矣學者實下工夫令有諸己可也

太極一圈純白無物是卽天地本然之性所謂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識此謂之明善體此謂之誠身

卽身以驗太極之理知須臾離之不可也

心無一事惟至敬者能之

嚴肅之氣時刻不可少不嚴肅便散漫了

前云拚著窮餓總要求心安理得卽今思之實有理未

得而心以爲安者何得瞞昧自欺

讀書苟且欲速志即爲氣所流楊園云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雖讀書亦有之正謂此也

吳竹如曰溺於訓詁詞章者亦所難免

聖人人倫之至只是箇誠親實是盡得親之理義實是盡得義之理序別皆然五倫有多少不盡分處是不誠也

辨義利要如太阿斷物立地分作兩畔絲毫不容相混

往既不可挽矣來者定須努力

處事如事外人則心有餘裕

放這身子公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是多少快活人所以多憂多懼動輒滯礙者只爲將身子私看了抬起頭來放開眼界胸中自然鬆快

　吳竹如曰評者謂是排遣語入於解脫一路非也
　此段意實本於明道止一無我耳無我則公矣初
　非遺棄形骸者比與聖賢守身重身之義原並行
　不悖也

天地本廣大人要向大處求

學在實事上動忍磨鍊持志養氣刻刻加功

四箴視自內出故曰其中則遷聽由外入故曰知誘物

化

柔惡爲懦弱爲無斷然旣知懦弱定要不懦不弱旣知無斷定要有斷著力戰勝安見氣質之不可變化耶

治心處事都少不得箇嚴字

事物感觸不至大爲心累昨日懲創之力也

涵養二字最妙得此意胸懷舒暢難以言語形容

顏子心與道一觀三月不違仁可見故曰顏子樂道則不成顏子矣

當中之時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無見聞之事有見聞之理所謂知覺不昧靜中之動復所以

見天地之心也

吳竹如曰知覺不昧乃靜中含動之理非已動也復是一陽初動乃旣思卽是已發矣朱子有云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此定論也朱子之言時有彼此兩歧前後互異者或有爲之言或未定之論亦容有記錄之誤似宜虛心參驗反復訂正庶幾折衷一是

得敬之意不言敬可也心中著箇敬字便不虛

朱子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際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持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閒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卽伊川喜怒哀樂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發自中節之意

吳符如曰讀此益知看未發氣象之未安故伊川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

養知莫過於寡慾慾寡則志慮精專而窮理有力

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作底如水流動處

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是義竊疑卽繼善成性之理繼便是流動處成則爲池沼江河也又曰信如五行之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因思純公信在孟子是氣一語蓋非氣不足以行四者惻隱羞惡之心心便屬氣也

吳竹如曰遺書中語閒有不可曉者朱子存之亦史闕文之義其有記者失其本旨及語意小偏經朱子疏明訂正實爲功二程不小如信在孟子是氣一語亦殊難解雖如此發明究屬可疑蓋信乃五性之一性卽理也似不得謂之氣也

程子曰覺不可以訓仁朱子曰將知覺說來冷了蓋知

覺是智屬水與仁溫和之氣自是不同程朱析理精確無比

吳竹如曰知覺之理是智不得遂以知覺爲智

聖人罕言仁然語語是仁也

好善不篤惡惡不嚴是心體虧欠處

禍不可幸免勇於從天之命而順受焉可也讀西銘註斷一囘惑之私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西銘前半言公之道後半則以人體之之事也

人心之患多生於分殊自私自利漠視萬物西銘教人

求仁程子所云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

張子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人誠以天地之心爲心具一副仁爲己任斃而後已力量這氣是何等樣剛大此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氣象也

人情一經挫折則趨避生而機巧出畏禍念重則徇義之念遂輕强立不反幾人哉故培人才貴養士氣也

行不踏實由知不眞切知不眞切由志不精專

要見一視同仁氣象不難須理會分殊處雖毫髮不可

失方是儒者氣象蓋義精而後仁之體始無弊耳

夜氣只是淸明之氣旦晝存養不令物欲撓亂卽時時是夜氣夜氣天地自然者也浩然之氣人力養成者也自然之氣虛靈養成之氣充實

從人生而靜純粹至善處看性何嘗有動何嘗有僞何嘗有惡延平曰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吳竹如曰性固無僞與惡卻不能無動靜中仁屬動正義屬靜僞與惡雖由動而生乃動而不中節之過如能

中節則謂之和而爲天下之達道矣又烏可以靜而廢動也朱子曰謂靜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言則未然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有渾是天性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此一段語意較無滲漏

允執厥中在物之中卽在心之中顯微無閒也

仁者天地之心而人各得之以爲心理與天地一也人

身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氣與天地一也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天理形而上者也人事形而下者也天理卽在人事中器亦道道亦器精粗一貫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人心不必是惡但易流而爲惡故危道心本自昭著雜於人心之中故微辨之精守之固庶人心不流而道心日著

理公欲私公則天地萬物爲一體推之而無不通私則一膜之外皆秦越矣故曰活是天理死是人欲

只有自家不是何敢怨天尤人

南軒論蕭望之劉更生處危疑之時當艱深其慮貞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廣收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愚謂能如是固善矣不然如二疏之引疾豈不爲知幾之士哉

心爲物擾須追尋病根所在何以如此不可輕易放過任他猖狂

入耳出口何嘗有眞見解以後低心緘口莫馳騖狂談

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湻粹未散尤易見耳雞雛觀仁其以是與

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竊意聖人之心大公順應亦如此

伊川謂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爲樂嗟予小子今年四十有九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予齒日益增二八見棄之年日益遠銜恤罔極可勝悲哉　仁義禮智天於是日賦我身體髮膚親於是日生我此數十年中所以全天之賦畀而答父母之生成者何在耶眞不堪自問矣

觀中孚得存心制事之要中虛信之本虛則無物而誠由是存中實信之質實則無妄而誠以是行朱子曰一

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

中虛則無物中實則有理敬軒謂無物而有理即無極而太極因思中孚誠也太極之理一誠而已矣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敬軒謂決小人之道怒見於色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無咎予其慒於斯義哉

張子曰一故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也其在人心則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乎

學只爭箇知與不知不知雖向好事冥行而已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水止衡平此時正好存養只爲志不切氣不定將此等要緊時候汨汨過了到應事接物全不得力主靜以制夫動無欲以全乎靜當實用力也

陽明勝則德性用物欲自累不得

中庸始言一理太極也中散爲萬事各具一太極也末復合爲一理統體一太極也

識得率性之謂戒愼恐懼亦是活潑潑地

物物有理卽物物有性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道不可須臾離稼書謂此句提醒人最緊切一動一靜都離他不得葢靜而須臾離則其體不立動而須臾離則其用不行體用俱虧何以爲人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開闢啟鑰發前聖所未發知中則知性矣

君子時中從窮理致知得力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天地祇此陰陽之氣健順之理吾與萬物同得此理氣以生故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眞是呼吸相感痛癢相關存得此心不患不仁也

道其不行矣夫聖人有無限感歎世教既衰智愚賢不

肖復氣稟雜糅不能偕諸大道中庸一途遂爲千古絕詣由不明故不行此君師之責與

顏子擇乎中庸志於道也服膺勿失據於德也三月不違則依於仁矣精則辨乎危微之閒而不雜一則守其道心之正而不離顏子之學卽虞廷之旨

復宗勞書萱蔭笋長荆花樂洽一庭和順自有餘歡何事願乎其外人往往舍當前之樂境而不知求而戚戚以斬不可必得之事皆惑也

易首乾坤誠字發於乾之九三敬字發於坤之六二誠敬之道卽夫婦之道故君子主敬存誠從夫婦居室作

起於此而不誠不敬則其餘皆僞也

雖作好事有多少不妥帖處無怪招尤致悔然不得遂生疑沮謂好事之不可爲也加謹焉可矣

無忠作恕不出然非恕無以見忠故曰二者要除一箇不得

忠恕二字在聖人分上說便是仁在學者分上說是求仁之事

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行字有隨地盡道工夫不願有斬釘截鐵力量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心地何等光瑩灑落裏面多一分

黽皇外面自少一分擾攘

游氏曰居易未必不得窮達皆好行險未必卽得窮達皆醜名言可誦

太極無一物卽天命之性也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其理之至微至妙者與

理氣不相離濂溪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朱子曰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滚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三子之言若合符節

體物不遺無處無鬼神卽無處非道貫顯微兼大小皆誠之所爲也卽形而氣在卽氣而理在理氣不相離於

此可見

一念自覺其非則心惕然而在

顧目前不思久遠究之目前又何能顧得恐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矣

好學力行知恥聖人指示入德之功極爲切至三者工夫日深則知仁勇便日親由近及一又何氣質之足患而生知安行之不可幾哉只要自强不息耳

純乎知而無昏昧之雜純乎仁而無私意之雜純乎勇而無柔懦之雜雜則不誠達德虧而達道不行身以不修矣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用智計鮮不背道義其失總由不學

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進然則講明義理以輔身之不逮其可緩哉

反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深切著明

哀公問政後數節示人求誠工夫無餘蘊矣經聖人如此提撕猶自因循作輟眞可謂果於自棄不仁之甚者也讀呂氏註令我欲泣

聖人之言字字是實只要信得及肯去做無不得之理

明則誠謂眞知吾性有善無惡必求自慊必戒自欺所謂誠明兩進也

心境明一分看道理便親切一分此明至於誠之漸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此箇道理從天命之性便帶將來是至親切底一件物事戒懼愼獨約之精之必使天命之在我者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方完得誠字分量

費隱大小總是一誠近看得此理有親切活潑意

誠存則無邪可閑到得有邪時去天命之理已遠縱遏抑得下終非拔本塞源

從古聖賢豪傑皆是看得作人道理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人其知所自勵哉高氏家訓

誠是一條正路錯出一步卽邪也

致曲在大學爲明明德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在孟子爲擴充火然泉達推廣而充其本然之量也總不外擇善固執

性寓於心理寓於氣太極寓於陰陽不離也然謂心卽性謂氣卽理謂陰陽卽太極不可不雜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不誠無物如讀書字字句句從身心體驗務合了徹便

是誠便有這物有一字一句放過這一字一句卽如未讀便是不誠無物無事不是如此

天地生物眞無不足之理只是人自家虧欠不能盡到至處

中虛無物甚樂

有容方見涵養

氣質駁由讀書麤讀書心稍細性情便覺醇些

事求了然須耐煩著實

稼書云學者求誠須要先具箇勇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由人道以進於天道只要人肯用力

淡泊凝靜最要

保身非占便宜之謂只是天理爛熟所行必無危殆之道若道理未盡身雖存不可謂保稼書語

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或流於空虛寂滅而尊非所尊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或務於記誦詞章而道非所道吳草廬謂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不知朱陸者也

君子之道全從小心敬畏中做出

不可以小事褻大體

恐懼修省時刻不可疏懈

安溪謂肫肫淵淵浩浩皆未發氣象指心體言爲是與

稼書不合然其說似長

復見天地之心朱子謂一陽初動萬物莫不資始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於此知天人一理而充長善端以全天地生物之心烏容已乎冬至日

安靜以養微陽養德養身之要

篤恭是誠到至處戒懼慎獨愈約愈精有斂於無形純乎無閒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眞有形容不盡之妙

只患不下學不患不上達然亦須識得道理頭腦工夫

方有著落近思錄首列道體卽此意

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省出多少過失總由察識不精

感而後能通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

疑亦一故神兩故化之理

人性皆善可以爲堯舜者惟其不蔽於私而已人能打疊得私欲淨使此心正大光明便與聖賢無二只患不用力耳

心是氣之統會處卽是理之統會處氣是心之散殊處卽是理之散殊處氣非理無主理非氣不行二者不相離亦不相雜

發皆中節或以赤子啼笑形容之疑未確中節從本性上來赤子雖天性未漓然一笑一啼已攙雜氣質在內不盡得情之正矣

人謂隱微之地無人知覺遂侈然自肆豈知以人視之有隱見微顯之分以天臨之總在上帝鑒觀之內烏得不慎

朱子曰世間無一事不繫在喜怒哀樂上信然和則治乖則亂自然之天理也

屬弟整頓家政須委曲調停勿致招咈啟爭有傷天性

讀識仁說者往往喜言渾然同體及不須防檢窮索等

語而於義禮智信皆仁心苟不懈存久自明則略之此蓋有私意爲主而取以佐其苟且欲速之情也程子言仁者與物同體又言義禮智信皆仁義理極爲完備蓋仁字兼義禮智信看方無弊條理燦然之中具有渾然者存全體渾然之中自有燦然者在所謂體用一源也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純公天分高故說得輕鬆似不著些子氣力其實存久不懈是何等工夫力量後人何得輕議

吳竹如曰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得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故程子云孟子才

高學之無依據學者須學顏子竊謂明道高明學之無依據學者須學朱子

中庸不可能非囿於氣稟卽溺於習俗非蔽於私意卽累於私欲眞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知此則義必精仁必熟必不令一毫人欲爲累非强何以與此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學者雖不能遽及然須識得此意作工夫依字有相親之意隨時隨地將一箇身心依靠這道理做去氣稟物欲習染不使有纖毫攙雜實見此中庸之理是我終身底事得是

我得失是我失與人毫不相干如此用工夫日積月累不能者或不至終於不能乎

人只爲看得身家富貴重便首鼠兩端不敢向前作事苟利於國何恤其他忠直士不易得也

鳶飛魚躍總見無處非道須臾離他不得稼書云日用飲食莫非飛躍之機高下散殊悉是鳶魚之類識得此始知率性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假强爲自然完備純公所云與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同活潑潑地眞徹悟語也

道無處不在心宜無處不存時時戒懼處處研窮庶不

至背道而馳

道不遠人章稼書云今日學者病痛不在遠人患在於當知當行之道不肯著實用力全被氣稟物欲作主是將不得爲人豈但遠人而已此語發人深省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愈行愈覺不足不足不敢不勉愈謹愈見有餘有餘則不敢盡行之至則行顧言兢兢焉惟恐其不逮謹之至則言顧行惕惕焉惟恐其不符君子將全副精力用在言行上闇然修省向有一毫馳騖之心虛浮之氣否如此方是篤實

人謂所行不過一二端卽足轉移人心挽囘風氣只是

此一二端行之便不易總是由不明故不行也

辭人餽遺以爲是矣思之猶有見小意利根實難盡也

朱子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吳竹如云朱子集中眞字作貞其義較精

又曰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利貞者性情也觀此知周子主靜之義

鬼神體物不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卽當祭之鬼神以見其隨祭而在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又卽屋漏之鬼神以明鬼神之無不在總是誠不可揜而已

太極圖說以中正易禮智字晦翁謂禮智尙說得寬中

正則切而實矣初疑不必如此分析繼思中者中節之謂無過不及是節文恰好處貞正也正乃智之真也論道理只一般以周子本文觀之定之以中正自較禮智切實耳

人能守定一部小學踏實做去庶幾無愧怍矣

方寸中要有大公氣象

明明德註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一語省察克治都在裏許因惻隱之發明之以復其生初之仁因羞惡之發明之以復其生初之義一遂字用力迅速有雷厲風行之意需者事之賊也工夫最要勇猛

朱子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陳北溪曰氣與理合所以
虛靈皆顛撲不破
盡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細思此語無一事做得
到無必至於是之心依稀做些子便歇故少進步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何等規模何等志願帝王事業
都從這裏做起學之所以為大也朱子曰規模當如此
工夫卻要寸進
格物不得力第一關便隔礙了下面節節都是病痛朱
子補傳洵有功萬世
稼書云工夫不接續則天理暫明而復晦暫合而復離

到底被氣稟物欲作主仍是舊染之汙警我㝡深又云不怕風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一點舊染之汙盤踞於中不肯斬斷基址先壞了

人謂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竊意自新者新民之本漢唐之君如湯之日新又新者誰乎

有施於人便形德色最淺

事君不欺之道當於始進嚴之始進苟則他日可知矣

心是箇虛靈物事虛具衆理靈應萬事惟衆理渾具中無虧欠故外邊所應感而遂通體用不相離也

朱子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又曰惟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動了方有羞惡恭敬是非動處卽是惻隱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此意最好體玩

意之所以不誠者皆由發端處未絕自欺之根自欺甚細發端甚微須深察而力克之

一念起處卽視指集處何得自匿

人心湛然虛明無偏無倚本是正底及其感物而動忿懥好樂恐懼憂患爲主於內或先事期待或事後留滯或臨事意有偏重紛紜轇轕虛靈之體遂失朱子於正

心章註中補一敬字察字誠能敬以直內而應物之際精以察之庶乎其少偏矣

身與物接親愛畏敬等不知不覺便偏了其病固由不察亦是存養上不得力

將書中道理反身印證修己治人處處虧欠矢及時塡補勿負此生

要徹內徹外潔潔淨淨做人

每思朱子虛著此心提撕警覺之意便有用力處

衣服飲食起居有一毫貪戀心卽當克去

絜矩在公好惡朱子謂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

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此探本之論公好惡莫大於理財用人自古治亂何嘗不由於此平天下章末二節重言義利深切著明惟格致能精義利之辨惟誠正能杜利欲之萌舍此而言治平未見其有濟也

絜矩之大道得於忠信失於驕泰得則財能有人能用得天命而得衆得國失則反是此不易之理千秋之龜鑑也

此事著不得一毫麤心浮氣

聖門言仁不同欲人不失其本心而已

朱子註學而節曰必效先覺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初可知學於古訓是一定法程若師心自用蔑視詩書流禍甚鉅松陽講義一書崇正黜邪大有功於學者

忠信習要於聖賢道理上辨得極眞不忠不信不習要在自己心髓中察得極細

日誦聖言與受之於師何異試問熟於己者何如眞孤負也

有意悅人此意才動本心已亡了不必到害人利己時始爲不仁也

淸愼勤三箴盡分匪易竪立千仞不染一塵始可爲淸臨深履薄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始可爲愼自强不息無怠無荒始可爲勤諭咸兒

主敬存誠擇友改過自修之道莫切於此

輕於外者必不能堅乎內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此數語字字藥石

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自謂無害之心卽大害也

南軒云列國見聖人之儀型而樂告以政者秉彝好德之良而私欲害之終不能用因是以思聖人之德孰不景仰而卒鮮學聖者大抵皆私欲害之耳

大事小事都有氣稟物欲習染勉強力行須掃除此數者

稼書於信近於義章補出窮理一層無求安飽章補出立志一層蓋擇理既精然後言行交際始能慎始而慮終立志既堅然後意念精神不至旁馳而泛鶩

安飽念到底擺脫不開當奮發處不奮發當謹慎處不謹慎當虛心處不虛心其病痛總由志不立誠然

新德隨年進昨非與歲除舍舊圖新請從今日 除日

此冊在葉爾羌所記今又十六年矣日月逾邁故我依然不勝愧恨 丙寅嘉平初五日鐙下

倭文端公遺書卷六終

日記之餘

性情急切。涵養功疏。陸平湖先生云。到老始知氣質駁。尋思祇是讀書粗。良然。

嘗言不言。猜嫌之意。積小致大。家庭閒最爲至患。

朱子曰人身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思此生意油然

凡百病痛總由不仁若生理充滿於胸中病不除而自去矣

以父母之心爲心無不愛兄弟者自問如何昔人詩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作弟兄。又云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仁者之言令人感泣

器局小見識低不學便如此

晨起思精一二字極警切須臾忽之不可也

涂朗軒曰於道心人心之初判明以審其幾健以致其決此精一之謂也

昨見一語云已無所得可無言既無高見緘口可也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理確不可易特須信得及。守得定耳。

孟子言仁人心也何等親切一息不仁則心失其爲心

卽人非所以爲人矣

先立乎大則小不能奪要將這天君扶起

涂朗軒曰道心爲主人心聽命

友朋寥落。旁無彊輔。遂荒頹至此。安得同志之友。時相磋切乎。

將名利心打疊淨盡。方能篤實光輝。

涂朗軒曰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

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不務其本而求諸末弊正如此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著實在身心上察識擴充有

一毫不盡這一毫卽非人須時時體驗

不必言不可言一啟口卽不是存省克治之功不可須臾間斷也

不可以小故褻大體

升高自下學始能達忽下學而趨上達究之上不成爲上達亦無所達只落得自誤而已

王雁汀同年規予云不學便老而衰未聞學而反衰者老在年齒衰在志氣歲月齒髮人無如天何至心性中蒲柳松柏惟所自命天亦無如人何藥石之言足以振起頹惰

中無所得遂爲外物所搖
讀名臣傳見古人剛大之概不禁興起撑天拄地定要
在世上做箇人
寬和則人己兩益操切則人己兩病於訓兒時驗之
劉頌陳時弊疏曰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不得復
以罪下人君身親細務臣下皆得巧避責成以諉過於
上數言切中後世之弊
大著心胸放開眼孔義所當爲毅然爲之
輕信最誤事因人省己尤悔多矣
公則一私則萬殊無事不壞在一箇私字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細細驗來隱微中時有牽掣不肯割斷處雖淺深不同然害心一也

中無定見處事每多變更

有學之名無學之實子細檢點處處病痛眞可愧可恨也

西川廖養泉介吳雨生來學毫無所得自欺欺人然借以自勵鞭策身心實爲幸耳

養泉立日錄自課志殊誠切以鞭辟近裏著己勿苟且徇外爲人相勉

王子潔來京盤桓數日做官奪人志信然

以因利乘便爲與時偕行信心太過其弊如此

情面輙由心地不潔

惡根在心隱隱發見若不努力終爲小人之歸可怕可怕

肆言無忌心放乃至於斯矢極力克治

家庭閒有多少囘護性眞何在無怪嫌疑之日積也噫

以上各條文端公自題改過自新錄

天人呼吸相通可不敬乎

見人天性厚不禁生愧我亦人也何涼薄如此恨恨

性失之寬初謂矯之以嚴然不得其中寬嚴皆病也朱子云聖人之溫而厲乃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得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恐如扶醉人也讀此惕然有省

隨人戲言戒之

義理生閒事熟總是如此

善善從長不可存刻薄見

不存心往往放過去了

誠無爲幾善惡存誠以養未發之中謹幾以驗已發之

和此日用切要工夫

蘭士之女未嫁殉夫屬爲作傳以弱女子而能從容就義丈夫弗如也　女有死便是喜一語見理何等精到自古志士仁人舍生取義只是見得死是喜耳

子路聞過則喜惟恐有聞這一喜一恐進修何等勇決縕袍不恥車馬輕裘敝之無憾胸懷何等灑落以此自問賢愚之相去何如哉

中庸第一箇誠字於鬼神章露出蓋從造化源頭上說到人心通書誠上章亦是從天說到人中庸以氣言通書以理言然言氣理在言理氣在不相離也程子忠信

所以進德一段將二書之旨融會貫徹見得天人理氣通是一誠徹上徹下不過如此識得此理而終日乾乾對越上帝眞不容一息閒斷矣

高忠憲云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竊意無欲是心不是性性上固不容一物然謂無欲卽性是不可　又云至誠無息人人心體如是惟聖人能至之專歸之聖人者不知性者也竊意誠固人之心體至誠無息惟聖人能之不得謂人人如是也　又云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竊意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朱子言窮理格物性在其中最爲諦當羅整菴所謂灼見夫直

上直下之正理眞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亦泥於觀未發之中而失之者

涂朗軒曰周子無欲故靜以心言也若謂無欲卽性則性空而不實矣誠是性至誠無息是詣存此待質　顏子之所謂卓爾蓋卽事物而見其理也若性則未發之中如何見得至朱子所謂窮理格物性在其中蓋卽用而體存也

再案忠憲所云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似卽是明心見性之旨謂方寸之間無論善惡一切掃除得空蕩蕩地便露出端倪此所見者仍是

心不是性若性則不可言見矣認心爲性此禪宗本旨記此待質

忠憲復七規聖門無此教法恐引人入旁蹊去

薛文清云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蓋心虛則不爲形體所隔內外渾是天也

虛靈之意最宜體驗虛則衆理咸具渾然在中靈則衆理紛呈隨感而應通書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又曰誠無爲幾善惡存誠謹幾亦常保此虛靈之本體而已

虛靈二字不可誤會異學之空寂非虛也物欲之馳逐

非靈也

文清云理只在氣中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氣後竹如云理氣不相離固不可劃分爲二以爲先後然以理爲氣主言之則理爲將帥氣爲卒徒而太極生兩儀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所謂理先氣後乎竊意就渾淪處看固無次序可言就分析處說自有後先可指二說可參觀也

涂朗軒曰案理氣不相離有理便有氣然說有理便有氣已是理先而氣後也待質

集義亦有氣在特集義後氣始浩然耳

忠憲謂靜坐以見性爲主一片靈明卽此是性卽此是天又云默觀吾性本來淸淨不可自生纏擾本來廣大不可自爲局促本來光明不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不可自增造作觀此等處未免認心爲性昔人謂忠憲未能出姚江藩籬不爲無見

整庵謂道心是性人心是情心竊疑之道心如惻隱羞惡之屬原於性命之正而非卽是性也人心如耳目口鼻之欲發於形氣之私而不得謂之情也

涂朗軒曰案道心人心俱是情不是性道心是情之原於性命之正者人心是情之發於形氣之私

者原於性命之正者有善無惡發於形氣之私者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也待質　艮峰先生不得謂之情句疑意是而語未圓離性言心仍是認不得心先儒所謂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二之則不是也

先儒謂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所謂有見於心者亦只見得心底影子非謂其眞有見於心也必如孟子所云凡有四端知皆擴而充之方是有見於心釋氏何足以語此

心統性情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此

心之全量也釋氏誠有見於心必能有見於性竹如謂釋氏正爲不識心體耳使果見得心體眞豈不知所謂性者卽心體之實而何以仍不知性耶既不知性則所謂心體已失其本實矣又云降衷之理爲性而實具於心未有離心而可言性者靈明之宰爲心而卽主乎性未有昧性而能見心者可謂昭若發蒙矣

素行不孚於人遂致爲人所疑

朱子云知得此事不好牢劄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深思此語力補一過頗覺快心

隱微中尙有私意眞是小人

義利關打不破空談性命何爲
安於舊習則德不進讀文清此語不禁悚然
主敬集義以養淸明剛大之氣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
天德也
剛則不屈於物欲近日病痛總坐不剛程子曰不能祛
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至哉言乎吝字病根只
緣剛氣少
方魯生認定心無生滅一語雖竹如力辨其非猶自不
能釋然此朱子所云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
有知有覺之物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

亡此乃自私之尤者也

朱子云學問之道無他無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既到面前便與理會到底讀此爽然自思凡事不能盡分皆由心氣粗浮不肯耐煩著實都鶻突過了當力矯其弊而勉圖之

看書字字留心心一走作便模糊數句過去不誠無物是如此

讀敬齋箴竊意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是緊要語果能時時對越則動靜起居應事接物自然事一收斂不敢放縱若無乾乾對越之誠著意矜持如何能久　須臾有

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的是如此

凃朗軒曰先儒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是制外養中之法先生謂果能時時對越等語是心正自無不正之說制外養中是就初學者說心正則無不正是就成德者說

程子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語可盡西銘之旨西銘前半言公之理後半言以人體之之功皆所以為仁也

謝顯道錄古人善行作一册程子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竊疑此條係記者之誤易不

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若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此語亦須善會倘誤認其意不且爲釋氏之不思善耶

涂朗軒曰心中不可容絲髮事似是不可矜記誦以爲博之意非謂不論善惡一切掃除得空蕩蕩地如釋氏之所云也

韓少文書來謂予不怕窮殆寓規於頌乎噫實愧斯言矣

心安理得須是窮理以後之心心體已明之理得與安方靠得住不然據非理之理而心以爲安者有矣

顏子之擇乎中庸志於道也服膺弗失據於德也三月不違則依於仁矣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謂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此段字字闡發精切眞寫得亞聖好學精神出也

以上各條原鈔本附改過自新錄後

倭文端公遺書卷七終

書倭文端日記後

文端之學篤守程朱其日記大抵以省察爲先克治爲要不爲新奇可喜之論而語語自抒心得故其言雖淺其感人之意也深誠取省察之旨而實體諸身用克治之功而力踐諸行則高者不至流於頓悟卑者亦不至限於拘疏而無稗實用洵儒先之正軌後學之津梁也中有吳竹如侍郎評語辨析極精何子永前輩爲備錄之而亦時出已見以坿註各條之下大約發明文端之意旨爲多余不敏管窺蠡測偶有所見復識數語以相質證雖未必當姑存之以資就正云爾沅陵後學吳大

廷識於無錫舟中時同治壬申四月廿七日

倭文端公遺書卷八

雜稿

恭和

御製元旦喜雪

皇帝龍飛之六載元辰瑞雪兆豐年諸艱歷試宜嘗膽大任難勝敢弛肩豕突江南思迅埽鴻嗸山左憫顚連聖心惕厲天心順釋甲歸來盡力田

和醇郡王原韻二首同治八年醇邸奏請皇上於太后召見大臣時升座聽政

上從之喜而賦詩

聖學勤修立德基緝熙敬止允懷玆

扆居端拱

慈徽奉

乙覽光明古鑑持會考典謨求制治更咨樞軸聽陳詞

東平入告深

嘉納庶事惟康上理期

宸躬道積已成基稽眾還思允若茲

巽命重申羣策納

乾綱丕振

一人持每懷機密欣觀政況有

懿親更進詞獨愧老臣無寸補

龍章日月仰風期

永陵收工訥汝舟大司馬先歸住宿木奇以炕熱不眠留題壁閒見示率和三章以答其意

前途須問過來人說法殷勤本現身我亦憎嫌燒熱竈勸他釜底且抽薪

本來不是熱中人一枕清涼穩寄身致語主人休浪費長安城裏桂如薪

席不暇煖是何人溫飽原非爲一身野店雞聲催客起半生空自歎勞薪

過樣子嶺

流水送行客寒山歷萬重半空盤鳥道一徑入雲峰皓皓摩天雪摩天嶺在榛子嶺東蒼蒼拔地松紅塵眞遠隔我欲訪仙蹤

車中口占

綸音遠道齎戴星勤鞅掌踏雪走輪蹄路轉巖千磴橋通水一溪舊游前日事回憶玉門西咸豐元年曾赴葉爾羌

聲教遐方被

過摩天嶺

一峰聳起插雲際曲徑盤蛇達翠微疊石層冰爭礙路初陽宿雪映生輝置身上接九霄近迴首下看羣鳥飛

最喜晴和天氣好征途日日沐
恩暉
宿野營
一水劃西東邊關百里中荒原衰草白野火晚山紅寒
夜霜侵幕遥天月挂弓𩇨江明日渡擊楫倚長風
義州留題
第一邊關氣勢雄巖疆鎖鑰控瀛東江涵鴨綠分晴靄
山擁螺青矗遠空百尺城樓高嶺上萬家煙火夕陽中
雪泥我亦留鴻爪題句龍灣館名愧未工
題黃州太虛樓

放開眼界地天寬煙樹蒼茫落日寒回首太虛樓上望
五雲多處是長安

車中有感

千載惟將晚節看論人容易自修難羨他松柏森森翠
獨立空山耐歲寒

龍川曉發

雞聲疊唱催行客曉發龍川驛路賒撲面嚴風寒起粟
迎眸旭日燦生華松巖積雪千重樹茅屋沿溪三兩家
喜有郵亭堪小憩清泉活火煮新茶

安州

定州別過又安州萬里雲山望裏收如砥路平輕策馬棲巖樹老曲蟠虯曉星嶺峻千霄上津島江寒帶雪流賓館挑燈眠未得一輪淸月挂簾鉤

題洞仙嶺舍人巖

洞仙關外洞仙山仙去山空洞口閒松耐霜寒原不老石能壁立便非頑沈沈巨壑雲常住冉冉斜陽鳥倦還此處懸崖誰撒手蒼苔終古點孱顏

宿龍泉館

暮色落郊坰行人望驛亭落霞隨日盡飛鳥入煙冥村靜人初息途長馬未停龍泉棲止處燈火已熒熒

過江計十日晚宿映波樓一水自環繞龍泉踞上頭峰巒遲月吐河漢帶星流未曉登車去馳驅又道周

題平壤快哉亭（爲王筠亭作）

風光最好傳平壤一夕星軺此暫停東去江流千頃碧西來山擁四圍青故人天末留詩句美景檐前列畫屏何必潁濱誇勝蹟蘇家獨有快哉亭

武封公傳

封公諱大勇字德剛武姓先世山西太谷人始祖文舉明洪武乙丑進士刑部主事長寬次璽占籍直隸之廣平璽生增增數傳至馨馨生國子生苾是爲公曾祖苾

生國子生廷翔字鈞輔廷翔生鎭字靜遠以武庠生授衞千總職是生公公生而岐嶷弱冠遊武庠少席豐厚既而中落乃讓產於伯叔而自營生計家漸裕性明達好急人事戚友有事一引公爲摒擋罔不部署得所或同室訴誶友朋閧起嫌釁勢相持至構訟公反復曲諭必期解而後已薦紳先生與交坐常滿論古今成敗輒中窾要地方官往往就公訪利弊公知無不言嘉慶癸酉滑縣逆匪起鄰境震動公率衆登陴晝夜防守一城倚以爲重同郡富室有家變求解於公同事或欲侵漁公力止之而自解橐金弭其事不令富室知也當邑有

滑譬適歲荒貸於公者積數千金公悉焚券不索於是家復貧公一不介意嘗謂其孫輩曰人須安義命豈容以貧故妄爲以吾廣交遊少有自利心富可立致然以義合而以利終吾豈爲之哉公旣中落而兩弟皆出嗣獨奉母以居每食必具肉分有餘於母所愛自外歸先詣母所視問以爲常有妹適曲周張姓固素封後窶甚公迎其夫婦子女同居數十年無閒言初公推產讓伯叔屋猶同居後弟姪輩以爲言公令各擇佳者而自居湫隘晏如也每自悔不讀書遇讀書人敬禮如不及故子孫悉令讀書長子烈質厚而才延名師教之邑選貢

金節堂司鐸李百泉一時稱名宿悉令烈執贄門下烈雖屢困而公志益堅不以遲躓名場令改業烈旋補諸生歿令少子及孫輩出就外傅皆有所成立人謂食公德者厚也公接人無貴賤悉謙抑輕財好義出天性夏蔭軒者烈同學友也公孫從之學蔭軒卒公時已不豫猶力疾經理其喪其敦古誼類如此公歿雖婦孺皆爲之嗟歎流涕後數十年而人猶稱其德不衰公生於乾隆戊寅卒年六十有三以孫汝清貴累贈朝議大夫配張恭人先公卒子二長烈張恭人出次煦側室景氏出皆邑庠生孫六澄清由進士任河南舞陽縣知縣汝清

由進士任刑部四川司員外郎河淸郡學廪生烈出継
淸漣淸漪淸煦出

論曰觀公輕財識大義以排難解紛稱於鄉里誠古所稱燕趙士多慷慨也予嘗謂公敦孝友讓產伯叔曾無幾微芥蔕於中卒以讀書成其子若孫人亦何樂而不爲善哉嗚呼懋矣彼世之重資財輕骨肉較錙銖致家庭之閒乖離睽隔變端百出舉世非之而不知返抑獨何與觀於公亦可以風矣

張椒雲賦序

椒雲同年以節鉞撫秦中官聲政績嘖嘖稱人口甲子

春書來欲以所著賦稿付之梓且問序夫人嘗昕夕聚首習焉若忘洎河山遠隔追憶前塵則感慨係之矣方君在翰林時約同官同年者數人校詩賦藝於時晴齋惟君獨出冠時每搆一藝取裁宏富持法謹嚴必求盡題之能事今讀此編宛然前日事也君以長才負海內重望秦地方用武其經猷建樹必有遠過尋常而垂不朽者豈特雕蟲篆刻云爾哉行見鐃歌奏凱功勒燕然被之管絃播之金石則時晴齋之壇坫有光矣是爲序

灰畫集序

古今言地理者衆矣列於經者山海水經實爲祖述之

源班史首志地理簡括宏深後史宗之由是專家代出於今所存獨唐元和志最有法宋太平記詳而失體遂爲元明統志之濫觴視元豐志之略轉不逮矣我朝幅員二萬餘里漸被逾於禹貢職方之掌粲然具備乾嘉以還此學益精已幾家喻戶曉述作之盛曠代未有學者幸際

昌時掇拾緒餘即可擅專家而侈論譔蓋充棟之書耳目猝未易悉又不當先務之急豈非時爲之哉自康熙時志館初開爲是學者皆一代碩彥雖未盡用其說然其時如顧亭林萬季野顧景范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

諸家胥別有論著與志體少異然或宗禹貢或宗四子書或究利病或考阨塞或紀川瀆或考史事條分秩序精當不苟皆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習齋顏氏恕谷李氏亦頗留意此學而恕谷之弟益谿氏獨著灰畫集一書大抵守師若兄之教復雜采諸書論說必著所自出間以己意附其後又別爲一體焉考其篤守之堅用力之勤亦可謂有志者矣其書世無刊本故近世諸著錄家不及同治二年其鄉士大夫得之其家將爲訂正譌脫醵金以壽諸梓而問敘於余余未徧觀九州不敢襲前賢以爲臆斷然嘗西踰祁連絕莫賀沿蒲昌泝河兩源

登葱嶺望水西流盡莎車之境洎官留都周覽肇迹發祥之基考渤海東丹遼金舊事輶軒所涖東渡馬訾辨浿洌二水過王險詢箕子井田遺蹟證之圖志一一可指諸掌而是書所列前代九邊重鎮盡爲腹地設險固防之區壁壘半頹蓋天下之大一統久矣獨惜李氏生當太平老死布衣身名不出里巷未獲與當世賢士大夫上下其議論轉恨其不生於今際明備之會猶得讀諸家之書援證古今賅博精詳可不出戶而知其志當不止此而此且湮之百餘年而始出也則又不禁爲之掩卷太息矣是爲序（此篇字句疑有脫誤）

會議說帖

恭讀本月初三十七日兩次

諭旨兢兢以戒懼爲心滿假爲慮總期上下交儆共濟

時艱始終如一無荒無怠

聖懷謙抑中外同欽現在浙江江西湖北河南餘氛未

靖雲南甘肅回匪鴟張昨聞庫車古城又告警矣

宵旰憂勞方深

軫念揆之時勢與嘉慶川楚道光新疆大功告成者不

同若以一方平定遽上

徽稱似非所以仰體

聖心也此議可否從緩俟功成治定再議舉行云云同治三年

答高菊屛

州縣親民必有一段愛民如子眞心腸淋漓篤摯貫注於催科撫字之中則天下無不可感之人亦無不易集之事方今閭閻凋敝司牧者尤宜加意撫恤以固結衆志消弭亂萌但求百姓又安身雖貧何害況仁義未嘗不利憂民憂者民憂其憂又必然之理乎

答何香伯

經一番艱險增一番學識從此益加愼勉譏我者正所以益我不惟不必怨直是可感想吾友處此必有一段

得力處也

答吳竹如

前承手書久稽裁答陽月初復由京寄到賜札及方魯生先生性迷三卷答書一册反覆玩讀方君向道之切從善之勇誠爲難得然非閣下窮理精密剖析分明其何以返迷途而歸諸大道哉欽佩欽佩抑弟更有進者講學以爲行也明體必須達用明善尤貴誠身我輩今日宜就當下地位講求踐履步步踏實盡一分職分即盡一分性分方見講學實功不是空談心性閣下以爲然否年來輯就帝王盛軌輔弼嘉謨二册每條各註數

語冀效微忱幷摘錄方存之先生俟命錄有關時事者數十條進呈

御覽容當奉政昨聞陳臬畿輔較之籌畫度支自易爲力未稔已抵任否

又

承示爲學大指各條所見極爲精密當卽遵諭增入事天之學亦事心而已矣二語未免沿襲心卽理也之誤衡以孟子存心養性之旨語意實不完備以一時之見輕易立言蓋雖一字之微而粗率苟簡病痛已不少矣不經指示何由知之耶

又

方君魯生果力精心學求自得乃能一變至道盡棄所學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亦足徵閣下牖啟之功爲甚鉅矣欽佩欽佩未識所著性述可寄一讀否蘭泉及蔣楊二公書皆有所見亦皆不悖於理竊意道理甚活原難膠柱鼓瑟人能隨時隨地做得一分卽補救一分於世未爲無益不必定以肥遯爲高也三代後名臣鉅儒立功當代者不知有多少遷就處必欲事事盡如吾意而後可行其志則惟有巖居穴處耳進退兩途各有公私進爲利濟公也爲祿位則私矣退爲傳道公也爲立

名則私矣公私之辨自問何如耳程子爲條例司官康節投劾去何益都是一團春意思之甚有餘味

答羅澹村

軍興以來大江南北處處風鶴其未遭兵燹之區練軍籌餉或不免滋擾閭閻獨襄陽晏然高枕微閣下實心爲

國德意孚民曷克臻此來書所謂父老子弟相依爲命誠不戰屈人之上策使守土者人人持此心何至東南一局敗壞至此

示曜澐兩姪

到京後宜謝絕酬應收斂身心熟讀舊文時時涵泳按期作課勿令生疏斷不可閒遊聽戲大眾聚談荒廢正業體親心期望之殷三年一場甚非容易努力為之勿自誤也予嘗獨居深念時切隱憂吾家世敦樸素自入仕途漸習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華縱口腹之欲典當有所弗惜飾耳目之觀貲取暫圖快意祇知體面罔顧艱難抑思盛衰循環富貴豈能常有一旦事殊勢異家人習奢日久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失祖宗節儉之風致子孫飢寒之漸可慮者一先世孝友傳家敦崇仁讓同居共食人無閒言近年以來猜嫌漸起或以外人讒

閒或以意見紛歧一言之細遂至忿爭一物之微動分爾我乖睽離異言之痛心致祖父含怒於九原子孫效尤於數世可慮者二汝大伯父暨我暨汝父賴先人德蔭幸列科名一脈書香常虞失墜汝輩兄弟中咸不知義命妄意捐升田以蔭得官裕姿質駑鈍所望讀書應舉者惟汝輩數人耳躍報捐知縣想已無志詩書不知貲郎二字有志者皆恥言之趁此少壯精神寬閒歲月勤學好問廣覽博聞求為

國家有用之才將來登科第建事功盡孝全忠何等榮貴而乃以銅臭功名自甘菲薄耶無志甚矣此端一開

少年中無定見皆思就此一途誦讀之心意不專清白之家聲日替可慮者三以上三事皆家門興敗關頭吾故痛切言之汝輩身列膠庠非毫無知識者須念物力之艱力求儉約勿習浮華勿學放縱將平日愛華靡喜疏散種種積習全行改變作一箇醇謹樸實子弟較之鮮衣肥馬爲有識所竊笑者不相去萬萬耶汝輩天性醇厚尚知孝道近聞手足閒亦漸有乖離之意此最不可須知骨肉至重凡百皆輕勿貪貨財勿私妻子勿以親心偏向而退有怨言勿以言語參差而輒生嫌隙兄寬弟忍式好無猶和氣薰蒸禎祥自至而其所以能刻

苦能知友愛則總在勤奮讀書耳平日靜坐收心除溫習舉業外取古人嘉言善行手錄心維思古人何以能此我何以不如古人因愧生憤必求如古人而後已則精神內斂而一切騖外馳求之念自息道心日生而孝弟忠信仁厚禮讓自感觸而卽發矣不然淡泊之味終不敵物欲之濃質地之美日奪於習俗之敝雖欲祛奢崇儉革薄從忠烏可得哉予德衰薄不能正身齊家時用內愧然念汝愛汝故以我所欲改者戒汝所欲能者勉汝知而不言是我負汝輩言之不聽是汝輩負我幷自負也思之思之勿作一場閒話看過

示曜姪

州縣親民稱職匪易能造福亦能造孽第一要將利心打破莫作潤身肥家之計我家仰荷君恩得有今日必須發憤學做好官力圖報稱平日將吏治諸書多讀廣覽悉心講求以爲將來展布尤須近正直遠邪佞崇節儉戒浮華習勤勞儆偷惰昔人云爲官是苦人做官是苦事以官爲樂必不能做好官也汝到省後必有一般勢利小人趨承親近少年喜其柔佞鮮不入其彀中一與交結受害無窮書中所謂近正遠邪尤緊要語也汝其愼之

致圖遠侯

賞罰不公則人才不奮此近時大弊閣下忠勇夙著志不得伸而抑鬱以歸豈非命耶昨已函致當道並將來書附達使知閣下爲人及在黔血戰之功彼處正在需材自必樂於推轂吾輩世受國恩當及時圖報得失榮辱可度外置之矣

又答

展讀手函知以軍營徵調藉此報國足見忠悃袁午橋大帥忠誠公正與閣下必相契合從此同心協力迅掃妖氛何快如之答虛谷書似近淺

狹當是激於意氣不覺發露尚望加以涵養量已恕物學問當更上層樓矣矜伐二字最宜克治見得大時卽功被天下德施後世皆本分中事何自矜伐之有

致楊蘭士

圖遠侯協鎮在黔十載身經二百餘戰克復數城祇以銅仁一敗遂挂彈章林下賦閒深爲可惜此公智勇兼全深明大義實爲將領中不可多得之員目今軍務未竣正用人之際閣下與某公同年至契如可致函推薦奏調軍營必能致力行閒共殄醜類弟爲惜才起見非爲遠侯計也來書附覽亦可知其梗概矣

答王子涵

古人難進今人難退其有退者則以進取不易智盡能索不得已而舍去亦或見時事多艱作遠害全身之計二者皆無與於古人易退之數者也若吾弟深維進禮退義之道塵視軒裳亟亟以讀書補過爲務是從學問中得力而非若世俗之所爲矣士君子出處皆有事隨時隨地皆可及物亦皆可報國惟閣下勉圖之

答王子潔

前聞被劾之由不勝駭異以吾弟學道有年不應如是

所爭者小所失者大何未之思耶昨讀手書深自引咎怨艾之意流溢楮墨閒足徵克己返躬竿頭進步君子之過如日月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之復願共勉之而已

又

陸王之學閣下已洞悉其弊較然不惑矣若象山之知荆門姚江之撫江西政績具在不當效法乎今且將學術之辨暫行撇開不須再議取兩賢經濟倣而行之不尚虛辭惟求實用

示咸兒

權豪皖南自是上游青目寍國等處屢遭兵燹禦寇安民均關緊要當竭力爲之勿負委任盤根錯節乃見利器畏刀避箭豈是丈夫坡翁帖云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當談笑於死生之際事有可尊主庇民者忘軀命爲之一切禍福利害付諸造物與汝所云趨避之見不可存矣努力以圖報稱等語意正相似願與兒共勗焉

又示咸兒

食

君之祿此身已非己有特恐利害當前私情回惑遂至

貪生怕死負
國辱親卽如某制軍平日尙稱佼佼乃末路狼狽至此
卽倖邀寬典覥然者何以立於人世耶我輩處此須看
得破守得定庶不自誤一生耳見其勉之

答心農弟

開礦有害無利何以當道必欲行之吾弟拚著一官不
爲地方留害所見極是然具利害是非委婉以陳亦未
必不見聽也

答寶蘭泉

仲春十六日接讀手教拳拳以語言去就之義見規義

正辭嚴直同棒喝所謂養成自欺之意不能舍依違遷就而更有所為尤洞見癥結非閣下愛我之深何克有此感謝感謝某仰荷

聖恩無能報稱自遷民部兼管地方思欲就當下職分竭力為之以期稍酬高厚權度支慎出納正身率屬察吏安民庶幾遼海乂安紓

九重東顧之憂而德薄身微百無一補素餐苟祿實難附於抱關擊柝之流中夜旁皇且恨且愧年來窮無彊輔心性日荒利害得失不免牽制於中以致諸多蹉過今敬聞命矣自當盡慮竭忠勉副良友厚望第恐見事

不明積誠不至有言之名不獲收言之效耳士君子窮達皆有事隨時隨地皆可及物亦皆可報

國書院一席非止爲餬口計也惟閣下勉圖之拜讀大著書經論言理氣甚詳似與經旨無涉未免强題就我格物謂格小學之物所見尤拘程朱論格致之義至精且備學者不患無蹊徑可尋何必另立新說滋後人之惑耶講學最忌一我字自闢一解以爲獨得之奇而旁徵博引以證其是此是己見爲害姚江正坐此失不可不察也竊意讀古人書宜返躬體驗以畜其德若徒尋題作文字卽說得是亦是虛車況未必是乎此雖語言

小失而本原之地措施之間受病恐不少矣管見所及是否請教

又

九秋廿一日接奉手書知前函已達尊聽反復讀之似未深察鄙意而固執之見未免形諸楮墨間矣甚矣已見之不易除而省察克治之功不可一日緩也請即前書之意而復申其說惟閣下平心教之大學格物就本節觀之物即身心家國天下之物格物即格修齊治平之理文義本極明顯至格物之方或察之念慮之微或考之事爲之著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未

子教人無餘蘊矣本此致力功夫豈不切實何必定以爲格小學之物始足救姚江之失耶以小學爲做人根本躬行實踐如許魯齋之奉如師保則可若欲作格物註腳則鑿矣欲挽空虛之弊反蹈偏執之愆誠未見其可也周易一書廣大悉備朱子之主卜筮與程傳之講義理皆在廣大範圍之中何嘗顯背孔子更不得以此爲比矣某所謂讀古人書反躬體驗者如讀尙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卽思我之制心制事如何讀大學格物卽思我之格物如何切實體察未能必求其能已能益求其至如此方能蓄德方爲有益若惟是辨理氣闢良

知連篇累牘曰吾以救前人之失也此之謂尋題目做文字即說得是於座下何與某所謂徒長浮夸者以此非謂讀書有得不可宣之於言也來示云書院之地不能人人講學是誠然矣然以誠心行之殷勤勸誘人性皆善必有聞而興起者能感化一二人即為

國家儲一二人之用安在書院一席不能及物報

國恥無論時事如何而此一段與人為善之熱腸斷冷不得是即所謂仁也閣下以書院為養閒散之人而視今之生徒似有鄙夷不屑之意恐非仁人之所以存心而反躬責己之道或有所未盡乎某德業荒蕪於所知

之理未能踐行一二何敢侈談於有道之前惟承閣下相愛之深既有所見誼難默默然亦不敢以爲是也答問七篇析理甚精無疑可獻友朋講學之樂令人欽羨不已手此復候道履諸惟詳教爲幸

答倉子益

山左團練爲害未審貴治如何人心不靖之時惟有克己愛民事事爲百姓計不爲一身計凡百舉動皆足服草野之心則官民一體相聯既可以消內變亦足以禦外侮此言雖若迂腐實爲現時要務

答方魯生

竊意佛氏之說不足辨亦不必辨且辨不勝辨不如將此等處權且擱起著實做克己愼獨工夫則不必闢佛而自然非佛不侈言儒而自成眞儒若徒在言語上辨別旣恐言多道晦且似祇是性理中一家考據於座下反無干涉未識高明以爲然否

答高恆溪

誠意誠字與修正格致一例看是著力字非如中庸誠者天道之誠可以無妄解也

致曾滌生

聞沈幼丹中丞與閣下不協欲行引疾

九重深以爲憂竊意國家多故正諸賢同心共濟之時閣下愛才如命卽一能一藝無不雅意搜羅豈賢如幼丹而不引爲同志者道塗之口原不敢以疑大賢卽意見少有差池責己返躬自能使猜嫌悉化若藺相如之於廉頗郭汾陽之於臨淮前賢盛事大賢自優爲之無事弟之嘵嘵也賢才難得國事爲重惟閣下鑒察焉

答李樹皆

虞廷欽恤之訓實爲理刑要言念念重民命則自不敢不欽不忍不恤曾子告陽膚哀矜勿喜是爲炫聰明特才智者痛下一鍼賢者仁心爲質必能深體斯言也做

人做官俱無止境無待其所已能當勉其所未至足下
賢聲懋著嚮用方殷
恩重則報稱愈難位尊則驕矜易起惟望益加策勵恢
宏遠謨是則區區之所切禱者耳

答于絅齋

聖賢之言義各有當意爲牽合便有通不去處中和以
性情言致字是裡面工夫日用倫常以行事言雖亦離
心不得然究屬外邊事來示以春風沂水隨事隨時盡
道爲致和工夫似嫌牽涉戒懼以存天命之本然是常
存敬畏無時不然慎獨以遏人欲之萌是於念慮初動

時又加一番警惕工夫雖是兩層其實一串事我輩今日爲學惟有恪遵朱註由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由愼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讀書窮理於倫常日用務求盡道而不事空談則內外交修動靜相養庶於中和境地或可幾及乎似不須在支義上生疑門戶上起見也

答涂朗軒

金陵兵燹之餘民生彫敝賢郡守加意撫綏民慶更生自必日有起色昔人論政曰盡心平心盡心忠也平心恕也爲政爲學一以貫之矣

又

春讀惠書辱承慰唁兼荷隆施感謝感謝滌翁晤談數日見其學養益邃令人心折下車未數月幾覺風氣爲之一變固知賢者措施迥出尋常萬萬也竹翁精力甚健所養可知宗傳辨正想已開雕足下力任斯舉有益後學非淺程朱陸王學本殊塗後人必欲强爲牽合殊不可解近讀陳清瀾學蔀通辨於陸王之弊實能洞見癥結意欲擇其要言與羅山王學辨附刊於宗傳辨正之後未識高明以爲何如

又

龍門書院好學者當不乏人得閣下表率而振興之至誠感孚自必益形鼓舞上海民夷雜處能否相安竊意夷情雖桀驁亦有是非之心若在我者公誠廉正有以深服其心似亦可就我繩墨事變即無常然總有箇理在守定君子義以爲質數語行之當攸往咸宜也

又

客臘賜函未及裁答暮春之初復奉手教幷惠寄戰國策去毒二十部可感何如戰國策亦當時風氣使然而流毒於人心甚大經清獻公正言排斥學者讀之如撥雲霧而見靑天厥功偉矣弟以不善養心致生筋聚之

患調治數月迄未見功患處潰已月餘服峻補之劑兼以滋陰之品據醫者云氣血不足故奏效遲緩也

答費敬廬

承惠手書知金華四子之鄉復有力肩斯道粹然學濂洛關閩之學如先生者讀之不禁且喜且愧來示鞭辟近裏具徵爲己實功所論諸儒是非純駁亦皆洞見其微銖兩悉稱非析理精深何以能此欽佩欽佩學之不講久矣求一跳出流俗以聖賢爲必可學而立志以求之者殊不易得噫此人才之所以不振而世運因以日衰也夫學豈有異術哉此道經程朱辨明後學者惟有

篤信敏求如昔賢所云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維日孳孳不敢一息稍寬庶德脩行立而有以進於聖賢之途矣弟於學雖稍有所窺而功力未逮爲善不能盡其量去惡不能盡其根光陰遲暮常恐不免小人之歸先生誤聽虛聲殷殷垂問若以弟爲近於道者三復教言倍增慚恧然因愧生憤勉爲末路之圖則受賜多矣手此奉覆惟努力進脩爲禱

題王筱佺惜心書屋

筱佺同年以惜心二字顏其齋是眞能寡欲以養心者

夫神明之地不特嗜欲攻取爲厥心病凡一切名心勝心衒鬻心皆爲自褻其心惜其心不妄用必將精其心於所當用鞭辟著已有多少工夫在豈無思無慮爲能惜其心哉

跋惇邸書

惇邸臨松雪書此第一本已得其彷彿如此若學之不已所造當益進可知古人德業無不可學而至顧力行何如耳

跋洪琴溪書齋横幅

有過則改　琴溪兄屬書此語風雷之勇可知矣夫改

過亦常言必存養密則省察始精遷改彌有力耳不遠復无祇悔存誠謹幾其修身之首務與庚戌嘉平

書方魯生性述後七條

孟子極力說性善人尙走向惡邊去若將善字掃卻則益恣肆矣念臺無善而至善之說仍不出姚江窠臼何如直言至善之無弊乎然此只是就文字上辨別若言盡性工夫須是內外交修眞能盡乎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方爲腳踏實地

漆雕開已見大意謂自明新止至善規模不以小成自安與佛家所謂大事小事絕不相涉

人心卽耳目口鼻之欲與釋氏所見人心覺體雖皆屬氣而精粗不同釋氏一層嫌牽涉

執中從精一做起一貫從忠恕做起舍精一而言執中舍忠恕而言一貫鮮不誤入歧途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惟至聖足以當之看成佛家所謂智慧正覺似誤又謂聰明睿知是虛靈不昧的心體拔虛靈不昧是衆人所同聰明睿知爲至聖所獨

性述謂孔子之空空如也顏子之屢空諸賢皆作如字解朱子特以空字嫌同佛氏之眞空故不從舊說竊謂儒釋之分只在心性之辨空寂等字不嫌其同只從經

傳文義爲是矯枉過正反足爲異學之口實耳某按空字指心屢字究竟講說不去且爲學異端者藉口朱子不從舊說誠是也此條謂空寂等字不嫌其同似仍是舊見未能擺脫處

性述謂釋氏之學亦主乎心者也特極心之廣大耳某按必如大學明德新民無所不用其極方爲極其心之廣大釋氏似不足語此

跋六書原始 劍州知州賀嵩齡著

杏槎刺史六書原始十五卷廣徵博引曲鬯旁通可謂用力勤而會心遠矣竊卽原始之義爲更進一解焉夫

不曰乾父坤母人之始乎仁義禮智性之始乎能盡其性則能盡人性盡物性其理本出一原故推己可以及物杳槎誠以討論六書之功研窮性始實見天地爲大父母則眼前赤子孰非同胞一體之人保乂誠求自不容己其澤被生民功施後世必有遠且大者豈特與前人爭文字之長哉杳槎勉之諒不河漢斯言也

倭文端公遺書卷八終

倭文端公遺書卷末

附 吏治輯要

宋程純公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隅曰顥竊愧此

張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

陸象山先生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進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宋梅摯知韶州嘗爲瘴說其略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酣宴廢弛公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

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仕者不之知而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程子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於爲政也何有又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劉安禮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呂居仁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又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

之間不敢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譴可惜也又曰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又曰前輩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又曰事君如事親事長官如事兄與同寮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又曰吾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如夏月問罪人早閒在東廊晚閒在西廊以避日色

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賄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從者少矣

宋劉器之初登科與二三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中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宋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

之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七邑爲之感動

眞文忠公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勉之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敢煩散作十分春

趙方從張栻學知靑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

陳良翰知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張敬夫先生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而深存哀矜無喜之心其庶矣乎

詹體仁建寧人眞文忠早從之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吳芾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官事當如私事與其得

罪於百姓甯得罪於上官

王遂守平江劉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勿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勿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囘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册所載蓋格言也

眞文忠帥長沙願與同寮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十害四事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爲事以勤十害曰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

也

朱子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曰無根之訟甚多朱子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又曰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又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又曰胥吏沈滯公事要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要索不得又曰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又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閙然成擾卒未已也

元耶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吳澄曰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欺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而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蹂躪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明少卿潘府嘗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

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

劉忠宣公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

涇陽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樓下太守命止之曰當微誦恐傷氣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飢又戒之曰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

唐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廄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尼不貸贓吏法

凡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遄租必蠲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倉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簪纓家女及笄者皆爲擇婿出俸金爲資裝嫁之

明道先生作縣令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字曰顥嘗愧此夫以明道大賢而於視民自言有愧此非詞之謙也州縣最近民故稱曰父母其情不啻怙恃然然志不在民者無足言卽勤於民者鞫訊必時曰以赴期限耳奏報無失曰以副考成耳其視民之飢也果如其子之餒於牀乎其視民之鬬也果如其子之鬩於牆乎其視民

之稍獲安止也果如其子之顧復無已而其視民之疾苦阽危不憚冒利害以曲全之也果如其子之一體相關不暇自恤乎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極而形之則曰惟其疾之憂視民如傷卽此意也明道所爲歆然者殆其心乎斯民尙覺與子之未能爲一乎後世以善事上官爲心而愛民之心一變以曲奉功令爲心而愛民之心又一變以至貨賄爲心遷擢爲心而其心遂不可問矣蹂躪戕伐土苴魚肉愚民之瘡痍方自此起於父母二字何有哉噫

漢劉矩爲雍邱令以禮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

訓誥以爲忿恚可忍縣署必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杜畿爲河東太守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相告者爲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未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頒下屬邑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鷄豚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人有過但以蒲鞭罰之示

辱而已有功善推之於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宋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敎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淩善無以富呑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頒白者不提攜則爲禮義之俗矣

朱子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纖悉必親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弊恐有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橈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猾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爲大變

張敬夫先生初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敦倫紀爲先斥異

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聖賢之祀

權衡一書云予歴任常置刑名錢穀二帙其錢穀一帙先列額徵銀若干內應支各款若干應解各款若干雜賦若干徵米若干常平倉穀各款若干而上司官銜同城職弁屬員履歴紳士姓名吏役練保鄉村齋祭月日及年奏銷季報月報各案件比糧各圖甲月日皆附之於後刑名一帙先列欽部新舊命盜大案起發限滿月日監倉人犯姓名起解案犯刑具件數輕重大小及捕役所分地方積竊蠹棍名籍併上司批發詞狀皆附之於後又另爲一册凡逐日接到應辦文移事件支解錢

糧枷號人犯及逐日審過事件原被姓名戶婚田產等事由已結者銷號未結者挨催置在案頭時時檢點無論坐堂公出皆以攜之應註者隨手註入應行者卽時諭行則內號所登各房所掌我亦握其綱要矣作縣時常於公出日值本府專人立催邑中起解錢糧淸數獄中人犯姓名等事該胥或束手莫應予遂出册畀錄以復之此亦何難只要手勤眼勤耳

呂新吾先生曰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躁要長慮卻顧又曰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又曰爲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皁儘能笑

人不可不愼也又曰爲政者立科條發號令盡寬些兒只要眞實行永久行若法雖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歸虛彌反增煩擾此爲政之大戒也又曰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又曰徇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躁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又曰罪不當笞一撲卽不是罪不當怒一叱卽不是爲人上者愼之又曰臨民要莊謹卽近習門吏起居常侍之間不可示之以可慢又曰

動大衆齊萬民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咸豐四年甲寅秋初雜錄官箴數十則郵示咸兒

時權篆孟津也艮峰識

倭文端公遺書卷末終

倭文端公遺書續刊卷一

莎車行紀

咸豐元年正月二十日挈眷赴葉爾羌幫辦之任以長女淑婉少子福裕從長子福咸旋豫銷差亦於是日出京戚友咸送諸門人餞於西便門外陳介菴吳眉生送至艮鄉次日始返眉生以皇華五善相勉尤可感佩四弟及子姪輩俱送至艮鄉各屬數語而別

二十一日豆店尖涿州宿七十里涿軒轅氏都漢楊震爲郡守廉公不受私謁或勸其置産以遺子孫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所遺不厚乎緬想風徽頑廉

懦立

二十二日高密店尖定興宿七十里 定興范陽地明鹿忠節公名善繼故里公與孫夏峯爲友舍生取義得力於學父正稱鹿太公魏左之獄周旋不畏權奄爲范陽三烈士之一元張珪官中書平章政事丞相拜住問以相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可謂名言珪宏範子也宏範定興人 城南一碣書高漸離擊筑處

二十三日過易水弔荊卿遺跡想見悲歌慷慨之風古城尖安肅宿七十里

二十四日保定宿五十里公廨鄰于清端祠公爲天下第一清官巡撫畿甸遺愛在人故至今尸祝之

二十五日景陽驛尖望都宿九十里邑人邊靖明時人幼以孝聞父卒哀毁幾絕及葬負土成墳廬于側環墓植樹時不雨靖日汲水灌溉忽有泉湧出人咸異之可知孝行所感鬼神效靈此理之常無足怪耳東門外有帝堯廟城南一井曰堯母泉

二十六日清風店尖明盛容爲東鹿令吏畏民懷鄰邑之民聞風趨赴郊外有草落地聚而成市邑人呼爲清官店斯地命名得無類是定州宿六十里漢中山西

門內大塚爲中山靖王之墓唐宋時稱巨鎭韓忠獻蘇文忠宦此有惠政城內立祠二公之子亦相繼爲州牧今侑食云

二十七日新樂縣尖伏城驛宿（九十里）淑景融和河冰凍解鴨泛晴波迴憶廿年前計偕北上時已中春嚴寒猶不可耐地氣之變移顧如是哉

二十八日正定府宿（五十里）周幷州地秦屬鉅鹿漢避文帝諱曰常山隋復曰恆山郡常山劉質夫（絢）伊川稱其自絳氏來盛暑獨居危坐終日（尹和靖言行錄載此條爲質夫事他本誤作呂與叔）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

絢吾無憂焉

二十九日過滹沱訪光武麥飯亭惟見十里沙灘煙波淼淼趙陵鋪尖鋪東南二里有南粵王趙佗先人墓獲鹿縣宿六十里城內有淮陰侯廟

三十日昨至正定咸兒不忍遽別復送至此晨起拜辭而去肩輿入山峯回路轉萬壑千巖李左車云井陘道上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信然微水尖四十里井陘宿三十里獲鹿西屏山峯巒橫亘宛若列屏每雪霽望之如冰封玉砌今春融雪盡矣過東天門

二月初一日槐樹鋪尖五十里入山西界過西北兩天門

柏井驛宿里三十 漢田叔井陘人景帝嘗使按梁孝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事爲問若梁王不伏誅是廢法如其伏誅而太后廢寢食此憂在陛下帝大然之此胡五峯所稱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

初二日平定州宿里五十 平定漢上艾地石門口峭石壁立松柏幽秀數日經過中最佳之境性愛山居遙望白雲深處樹影炊煙人家如畫神移久之

初三日過南天門擬宿壽陽以風饕至測石驛止焉五十里

初四日過芹泉驛山路升高望遠雙鳳朝陽羊頭積雪

悉在目前壽陽宿五十里春秋馬首邑韓昌黎使王庭湊次壽陽驛詠云風光欲動別長安及到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地高多寒在昔已然已俗有冷壽陽之說

初五日山路平坦仍換車馬大安驛尖五十里車中口占次昌黎韻馳驅王事敢偷安雙鳳峯高壽水寒驛館暫停人意倦自添爐火煮龍團庚郵千里去長安翦翦春風撲面寒遙指壽陽山上月一鉤初挂待團團什鋏宿三十五里

初六日王湖驛尖三十五里榆次境道旁有韓文公詩亭李

僊根大令來見暢談時事有心人也僊根山東拔貢生名崇蟠一筵之費不下萬錢絡繹星軺地方何以堪此呂逕野先生過某郡居鄰養濟院太守饋食先生悉與惸獨者報太守曰盤飧之惠願與無告者共之眞仁人之用心哉徐溝宿七十里

初七日祁縣尖六十里春秋祁奚邑溫嶠王珪或云珪陝西郿人自是麓臺祁邑山之秀惟太眞忘母叔玠事仇不無遺憾焉平遙宿五十里劉菊士大令兩淮都轉星房同年之叔也廿載故交懽然話舊供應豐腆兼有餽贐令我不安之至平遙隸以千計輪日值差縣署日用咸

取給於隸隸故多方唆訟而詞狀之繁甲一郡菊士下車首袪斯弊無忝家風矣（星房尊人廉舫先生官蜀中爲時循吏所著有庸吏庸言蜀僚問荅等書）頻年豐稔猶有哀鴻豈地狹丁繁失養者衆歟平遙古陶地堯初封處

初八日張蘭尖（三十五里）介休宿（四十五里）介休晉爾犨邑隨會食采於此過郭有道故宅想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黨錮之禍獨能超然無累其德實有大過人者宅今爲禪院漢槐一株枝葉蔥鬱不凋殆先生之靈有以呵護之歟縣山在縣南四十里以介之推隱此又名介山介邑自漢以後代產名賢林宗德望潞國勛名

尤足增光邑乘

初九日雨渡尖五十里過汾水遙望緜山岡巒起伏緜亘數百里其中必有佳境惜無暇躡屩登臨步介子之田尋其隱處耳車行巖上沿汾水而南峽束川流路隨嶂轉俯瞰平沙淺渚點點一行白鷺在煙雲變滅間遠樹斜陽漁舟晚渡絕妙一幅畫圖靈石宿三十里靈石本介休地隋文帝幸太原傍汾河開道獲巨石有文曰大道永吉以為瑞遂置縣焉石在北門河神廟高六七尺非鐵非石扣之有聲文剝蝕不可辨云能避水一名瑞石

初十日過韓侯嶺嶺極高峻上有淮陰侯墓墓前有祠因思功名之際誠不易居然君子見幾不俟終日侯誠如少伯泛湖留侯辟穀進退豈不綽綽哉太史公所云學道謙謹不伐不矜自是探本之論仁義鎮尖四十里唐高祖破劉武周屯兵於此霍州宿六十里霍邱禹貢岳陽

十一日仍沿汾水行趙城尖五十里周穆王封造父之地過國士橋匾曰豫讓遺跡讓與程嬰杵臼同爲晉人皆能忠於所事誠足媿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洪洞宿三十里城北爲明兵部尚書韓忠定公故里公

名文字貫道歷事三朝以忠愛爲主直聲壯節丕振中外劉晦菴嘗曰國家養士百四十年只養得箇韓貫道耳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城南有皋陶祠

十二日天井鎮尖三十五里平陽宿二十五里唐帝都氣温土沃號繁庶河東鹽課所萃民用因之富饒迄今拜帝堯之神祠茅茨猶在訪蒼頡之舊蹟鳥篆可觀西望姑射如見冰雪之姿北溯汾流不忘神禹之績讀蟋蟀山樞諸什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漢衛霍張敞尹翁歸皆平陽人

十三日趙曲鎮尖三十五里史邨驛宿二十五里過巢父洗耳處

十四日出史郵有山溝一道約卅餘里郵南廿里有義士橋不知與趙城孰爲眞蹟要之忠義之行斯人爭羨於此見心理之同而人性之皆可爲善也高顯鎮尖四十里侯馬驛宿三十里夜夢見兄一痛而寤豈愛弟之誠沒而不解九原靈爽猶護持於萬里外耶傷哉

十五日東鎮尖五十里聞喜宿三十里聞喜本曲沃地漢武帝幸此聞破南粤而喜故名此邦爲賢士大夫淵藪魏晉以後代有傳人唐裴宋趙其尤著也豐公爲奸人傾陷賫志以沒臨卒自題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讀之凜凜猶有生氣雙牌樓郵石坊南北

相向裴坊鐫勛高中夏趙坊鐫氣作山河道中遇雨口占一律策馬入煙郵蒼茫雨氣昏生機蘇草蔓涼意醒詩魂雲擁條山遠波添董澤渾英賢懷往哲城南爲裴趙故里名英賢里把酒細評論

十六日涑水頭尖四十里北相驛宿五十里自畿輔入山右來麰盈野魚夢占豐聖人御宇風雨和甘故有此太平景象

十七日牛杜尖三十里車中得一聯云不寒不煖二三月宜畫宜詩遠近山樊城驛宿四十里公廨一亭頗軒爽四圍野色一帶山光堪資遠眺

十八日東鎮尖三十二里寺坡底宿三十八里在蒲州城東五里蒲虞帝都中條首陽歷山皆在境內有明楊襄毅公博故里碑自思任重致遠惟恃此身安肆日偷何以幹事不才奉

天子命出守西羌薄德寡能弗克負荷訏可以馳驅萬里者惟有謹身窒慾使精神日益強固智慮日益濬發以期仰報

君親此事矢之於心不可忘也筆之於冊不可欺也特記

十九日可合尖五十里入陝西界思慮紛擾作詩戒之無奈憧

憧爾思何春花春柳費吟哦從今淨洗靈臺地止水無風漫起波二十里渡黃河兩山夾流滔滔東下已極汪洋浩瀚之觀潼關倚山傍河龍蟠虎踞眞天險也潼關宿

二十日華陰廟宿三十五里廟多古柏赴火燒村訪李時齋先生名春元至渭河風浪大作悵然而返咫尺有道之廬而不得晤何緣之慳也遣使致意承惠書數種晤徐龍溪候此十日矣予作事輕易遂致勞人跋涉漢劉寬之雅量唐楊綰之淸操皆華產也若汾陽王再造唐室其名尤與華嶽齊高焉

二十一日華州尖七十里城西有寇萊公墓雪中望太華少華諸峯秀出雲表如鏤玉雕瓊渭南縣宿五十里十里坡滿山紅杏爛漫如錦渭南漢下邽也

二十二日零口尖四十里臨潼縣宿四十里城北廿里鴻門坂項羽屯兵處臨潼漢新豐高帝因太皇思故豐里乃建此城徙豐人實之故曰新豐唐改昭應縣宋更今名驛舍在驪山下温泉所出華清池題詠甚多薛敬軒句云賜浴承終鼙鼓動臺池流恨自年年元宗以色荒亡國一水足爲監已

二十三日過霸橋煙柳絲絲繫人離緒西安府宿五十里

被山帶河天府之國規模宏闊亞於燕京關中當道惟王春巖方伯陳弼夫觀察有年世誼餘皆泛泛不敢强親嫌近利也自横渠張子以禮爲教關學之盛與濂洛並稱同時如藍田呂氏有明則韓恭簡（字苑洛名邦奇朝邑人）呂文簡（字涇野名柟高陵人）馮恭定（字少墟名從吾長安人）國朝李中孚（名容盩厔人）王豐川（名心敬鄠人關學編所載甚多不能悉數）率皆踐履篤實不愧聖人之徒今者流風未泯岐陽渭涘閒必有篤行之儒抱道自重如古之人者惜予無由見之耳住三日

二十七日過咸陽古渡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卽此咸

陽縣宿五十里　阿房未央諸勝蹟僅存其名秦皇漢武隋帝唐宗後先千百年競華鬬侈之場盡變荒煙蔓草撫今弔古悵然思深

二十八日醴泉尖七十里　漢谷口縣隋改今名乾州宿四十里　乾爲唐奉天縣德宗避朱泚之亂其在是耶

二十九日北鎮尖五十里　永壽宿四十里　古豳國地

三十日大峪尖四十里　邠州宿三十里　邠處萬山之中土瘠風淳務稼穡尙蓄積猶有后稷公劉之風案州志豳谷在州東三十里爲公劉立國處又云履跡坪卽姜嫄出祀郊禖履大人跡之所隘巷在州治前按邠爲

公劉所居后稷遺跡不應在此

三月初一日山路遇雨滑澾萬狀亭口尖四十里長武縣宿五十里漢鶉觚縣地明析乾州地置

初二日瓦雲驛宿四十五里入甘肅界

初三日涇州宿五十五里商周阮共地漢置安定郡魏置州後遂爲重鎭唐郭汾陽宋韓范諸公皆駐節于此界陝甘東西之衝回岪並峙涇汭分流藩蔽邠甯控扼原慶洵爲金城屏障玉塞咽喉

初四日經回中山王母宮高踞山椒樹林蓊鬱涇水環流可謂一郡之勝王郵尖三十里白水驛宿四十里久陰

乍晴心神怡悅

初五日四十里鋪尖地氣苦寒麥苗初秀民多穴處郵落絕稀平涼府宿（四十里）春秋朝那地太守鄧綺屏同年贈崆峒志二卷崆峒在城西卅里自莊生有黃帝問道之說好事者緣以爲神仙窟宅至今琳宮梵宇幾遍巖阿巖巖乎高平之勝狀也

初六日安國鎮尖（四十里）瓦亭驛宿（五十里）宋紹興末吳璘遣子挺破金人于瓦亭卽此（山路多碎石）閱崆峒志如登香爐翠屏諸峯觀元鶴飛翔一切峭壁長林幽泉怪石煙雲魚鳥漁唱樵歌疊效互陳於左右披圖攬勝

足當臥遊

初七日過六盤山（即古之絡盤）紆迴鳥道高入雲端山腰謁

關帝廟額曰大丈夫浩然之氣足以振我委靡隆

德縣宿漢安定地（安定即平涼府）

初八日神林堡尖（四十里）靜寗州宿（五十里）古隴干地

初九日高堡尖（四十里）過齊家山山路新修昔之險巇皆

成坦途李吉人方伯之德政也（吉人名傳時開藩蘭省）靑家驛

宿（五十里）

初十日翟家所尖（四十五里）地瘠民貧鳩形鵠面可憫之狀

滿眼皆是司牧者何以富之兩日所見邨落漸多穴

居少矣會甯縣宿四十五里漢枝陽地過山溪七十餘道名會甯溝

十一日西鞏驛尖六十里過王公橋上青嵐山土嶺極高下視郡舍茫茫在煙靄中安定縣宿六十里春秋戰國時爲羌戎雜處之地山川環繞坡塬多於平原亦瘠苦之區也夜雪

十二日早晴初陽宿雪相暎生輝秤鉤驛宿六十里

十三日過車道嶺嶺上尖三十五里清水驛宿三十五里

十四日定遠驛宿六十里雨日較暖桃杏始華

十五日蘭州宿五十里漢晉南北朝爲金城郡唐以皋蘭

山名州　國朝乾隆年間改省設總制地據南北之中爲東西咽喉扼塞之地萬里新疆悉歸控制與西安天府同爲省會名區蘭爲用武之地唐渾瑊以戰功顯迄於有明文教漸啓理學如段容堅思氣節如鄒蘭谷應龍經濟如彭襄毅澤人傑地靈皆堪不朽皋蘭山環拱州城如張兩翼漢霍去病嘗擊匈奴至此山下有廟住二日

十八日過黃河浮橋河在城外以船爲之所謂天下黃河一道橋也出長城桃花十里頓覺邊地生春朱家井尖四十里于家灣宿三十里

十九日鹹水河尖_{四十里}紅城驛宿_{三十里}距驛數里復入長城綠水垂楊郇墟賽社熙熙皡皡太古之風

二十日大通驛尖_{四十里}過莊浪城_{距平番三里}平番縣宿_{三十里}漢枝陽地元置莊浪縣屬永昌路明改縣爲衞國初改所雍正三年裁所設平番縣隸涼州府胡生甫大令_{名嵩年}道光丁酉予典試閩中生甫時與分校舊雨懽聯情誼極爲優厚

二十一日通勝驛尖_{四十里}岔口宿_{三十里}

二十二日鎮羌驛尖_{五十里}過烏梢嶺黑松驛宿_{六十里}昔聞松柏丸丸今則牛山濯濯矣秦山皆童烏嶺一峯

有松數十株蒼然可愛自過平番烽墩稠密每數十里皆有官兵駐守

二十三日過古浪峽山峯對峙峽水中流入峽十餘里巖石下垂岌岌欲墜過者神悚道左一石屹然獨起如崇臺巨屋色白如玉相傳居人釀酸者剸片熾入酒中卽變佳醞因名甘酒石又傳爲落星石石上書天開玉正四字不知何解古浪縣尖（四十里）唐和戎城舊治定靖驛宿（五十里）

二十四日大河驛尖（四十里）涼州宿（三十里）禹貢至于豬野今涼地也本匈奴休屠王地河西半壁以涼爲中權

漢魏兩晉倚爲重地宋時元昊竊據不入中國職方

者二百年宋興國七年夏州節度李繼捧以夏銀綏宥四州來歸其弟繼遷叛入斤地澤蕃部中攻陷靈州子德明孫元昊相繼僭竊巢於靈武盡有河西之地按靈武郎今靈州屬甯夏府唐肅宗於此起兵元興滅夏降府爲州宋爲西涼府明置衛立前後左

右中五所國朝雍正五年改府隸以武威永昌古

浪鎭番平番五縣而武威附府焉武威漢姑臧縣地

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烏孤北涼段業沮渠

蒙遜西涼李暠爲五涼興振之都統李寄雲觀察一

爲六班舊侶一爲館閣同人情意均極繾綣盤桓三

日而別道署西偏一井爲漢澄華井井畔有石張伯英

石刻今無矣古槐森鬱數百年物也

二十八日四十里鋪尖豐樂堡宿三十里碎石顛簸數日無一坦步

二十九日八壩尖三十里永昌縣宿六十里漢番和縣明置永昌衛雍正三年改衛爲縣西接甘州東連武威爲五涼之屛籬而番族處其南蒙古牧於北四衝五達亦要區也

四月初一日水磨川尖二十里水泉驛宿四十里

初二日過峽口昔人詩兩山影逼天多暝五月風寒草已枯雪後經此重裘猶寒也峽口驛尖五十里新河驛

宿四十里

初三日山丹縣尖四十里漢爲刪丹縣後訛作山元升州明改置衛　本朝雍正三年置縣縣北三里即阿拉善蒙古游牧之地南扼青海之衝北拱居延之塞東控大斗永昌唐開元置大斗軍西蔽流沙爲一郡劇邑東樂驛宿四十里

初四日仁壽尖三十里甘州宿四十里禹貢導弱水至合黎之地漢武帝始闢爲郡晉割於涼唐據於回鶻宋淪於夏迄元歸一統置行省以撫之明立五衞分指揮以轄之　國初設分巡駐提督雍正三年改府張中

國之掖斷匈奴之臂環以祁連（卽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合黎之山浸以居延（卽流沙）鮮卑之水內接關輔外通哈密邊陲鎖鑰祁連一名天山又名雪山今俗通謂之南山在河西四郡之南起武威歷張掖過酒泉逾敦煌走西域延袤數千里西羌種落多居於此（此爲南祁連西域傳所謂南山北祁連爲巴里坤之鹽池山西南至吐魯番謂之北山）

初五日沙井宿（五十里）

初六日撫彝廳尖（六十里）高臺縣宿（四十里）建康古治前涼置建康縣卽漢樂涫縣也

初七日日照雪山玉筍峻嶒瓊華璨爛土田沃潤黑水

之利也過黑泉驛五十里則地皆沙鹵一片荒涼矣深
溝驛宿五十里是日讀韓邦靖傳古人友愛之情何其
篤也邦靖病革兄邦奇以己衣衣靖曰欲令吾弟九
原之下常如我在側也一字一淚令人鼻酸衷裂如
聞其哀痛之聲

初八日鹽池堡尖三十里雙井堡宿四十里人煙稀少無土
可畊

初九日臨水驛尖六十里肅州宿四十里漢酒泉郡唐改肅
州漢時開鑿河西水道引通泉脈相傳此泉如醴故
曰酒泉禹貢合黎弱水以西三危流沙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

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流沙在敦煌西八十里以東之地前明定河西以嘉峪關為限而此處為極邊與甘涼同為衛所雍正七年定為直隸肅州按州志云漢置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自蘭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漢蒼松縣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瓜沙赤金苦峪以至哈密皆敦煌郡地方自莊浪歧而南三百餘里為西甯古曰湟中自涼州歧而北為鎮番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文獻通攷

云河西在漢本匈奴休屠昆邪王所居武帝時始取其地置郡縣

十三日宿嘉峪關七十里禹貢錐指云嘉峪山一名鴻鷺山穆天子傳所云天子循黑水至於璧玉之山者也關在山之西麓臨邊築土城邊寨有樓以鎮西裔昔爲華夷關限今則中外一家非若前代閉關卻貢故事矣觀趙娥事慨然興感娥酒泉人娥以巾幗弱質蓄志數載卒能手刃父讐雖古之烈丈夫何多讓焉

十四日出關龍沙雁磧彌望無垠俯仰兩大閒藐然一身毫無可恃惟耿耿此心惺然難昧當益加策勵以期不負　君親不負一已雙井堡尖四十里肅州界止　惠回

堡宿五十里入玉門界

十五日赤金湖尖七十里赤金峽宿四十里明初爲赤斤蒙古所正德年閒吐魯番據哈密大掠赤斤赤斤不能自存乃內徙肅州之南其城遂空　國朝康熙五十四年經理關外開設屯田立爲赤金衛後裁初隸肅州後隸安西

十六日高見灘尖五十里戈壁元人謂沙磧爲沙陀今蒙古語戈壁　玉門縣宿四十里古玉門關在今敦煌縣　陽康熙五十七年置靖逆衛設靖逆同知雍正三年裁同知改柳溝通判爲靖逆通判移駐靖逆乾隆二十四年改爲玉門縣

十七日三道溝宿（五十里屬柳溝衞溝凡十道）桃花始開鮮逾內地閒以柳綠春色宜人

十八日八道溝尖（四十五里入安西界）卜隆吉宿（四十五里）按卜隆吉卽柳溝一名卜朗吉爾（蒙古語水濁也）漢淵泉縣地地多樫柳有水泉東則十道柳溝西有卜隆吉河徐星伯先輩水道記云卜隆吉河發源卜隆吉城西南三十餘里平地七泉羅列如星漾爲沮澤是生細柳諺曰柳湖又曰七星泉康熙五十六年初設柳溝所於四道溝建築城堡設通判雍正元年於今卜隆吉建安西鎭城遂改通判治靖逆五年復建安西鎭城於大灣

今安西州而升柳溝所爲衛移治於卜隆吉關外地方雖皆敦煌舊境然自有明以來鞠爲茂草無復田疇井里之遺萬歷閉關後嘉峪以外盡爲吐魯番所有我朝治隆化洽幅員日長塞外初設衛所繼置郡縣宏遠之規超邁前古於戲盛已

十九日雙塔堡尖四十里有二沙阜相去半里阜顛各有小塔不知創於何時小灣宿五十里

二十日安西州宿七十里漢冥安縣古瓜州地瓜州在今城西八十里春秋傳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卽此雍正六年駐安西同知於大灣乾隆二十五年改安西府

裁衛爲淵泉縣三十九年裁府改淵泉縣爲安西直
隸州
二十一日過蘇勒河（安西城北三里）河發源於靖逆衛之南大
山山雪融化散流十道溝內至西匯成大河名蘇勒
河西域聞見錄誤爲疏勒按疏勒國故地乃今之喀
什噶爾白墩子宿（九十里戈壁）有泉出石罅涓涓細流僅
敷一方之用
二十二日紅柳園宿（七十里戈壁）
二十三日小泉少憩（五十里）大泉宿（三十里）
二十四日馬蓮井子宿（七十里安西界止）驛馬不便住一日

二十六日星星峽宿八十里入哈密界昔聞魍魎爲患數
失人今則光天之下莫或逢之矣
二十七日沙泉子宿九十里數日所經只此地青草芊緜
寬邈數畝餘惟產麻黃根蟠如樹土人取以爲薪
二十八日苦水宿八十里
二十九日紅山子略憩七十里戈壁格子煙墩宿七十里
三十日長流水尖七十里自白墩子至此八日始見樹木
黃蘆岡宿七十里綠樹鳴鳩青畦叱犢頗似內地風景
五月初一日哈密宿七十里古伊吾廬地漢置宜禾都尉
爲屯田兵鎮之所晉置宜禾縣隋置伊吾郡唐改名

西伊州後稱伊州五代稱胡盧磧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卒其弟安克帖木兒立明永樂二年安克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建哈密衞後爲吐魯番所有　國朝定鼎四裔咸賓回部伯克額貝多勒拉於康熙五十三年內附居哈密嗣以擒獻準噶爾逆酋授一等札薩克郡王編旗分視蒙古世效忠款此地爲新疆門戶天山橫亘其閒南北兩路由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爲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是爲南路（吐魯番歸烏魯木齊都統統轄不在南八城之內）由哈密逾天山

之北（山名庫舍圖達坂譯言碑嶺唐姜行本紀功碑在此）迤邐由北而西爲巴里坤（距哈密三百餘里）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伊犂是爲北路漢書西域傳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以北而中分之總屬於伊犂由哈密南至南湖廿里外俱戈壁辦事協辦二員副將一員駐守漢兵二千五百名住一日（按南路爲回部北路爲準噶爾部準部即漢烏孫）

初三日頭堡宿（七十里）環堡流泉饒有清致

初四日三堡尖（六十里）鴨子泉宿（七十里）

初五日瞭墩宿（八十里）戈壁住一日

初六日夜行百二十里至芨芨草子入巴里坤界此爲小南路旣避十三間房（在南）之風又免橙漕溝（山路在北）之險且近兩站誠捷徑也惟台店俱無苦乏之歇處

初七日早晨抵此午後復行百二十里宿胡桐窩巴里坤界止（席萁草一名塞蘆卽漢書西域傳之白草西域處處有之今人或用以爲箸俗呼爲集吉草又曰芨芨草皆席萁字誤也　胡桐見西域傳其藂生之地名胡桐窩或疑爲鳥巢改爲鵜鶘窠誤矣水道記云）

初八日鹽池宿（百二十里）入吐魯番界

初九日夜行百二十里地窩鋪少憩復行六十里次日宿七格騰木有田廬民舍水泉一道漑田數十頃（自胡

桐窩十三間房至此春夏多怪風名風戈壁明史稱爲黑風川

十一日闢展宿九十里通鑑作皮禪囘語謂草積也市廛櫛比闤闠雲連東南爲古樓蘭卽鄯善國今皆戈壁唐名莫賀延磧宋名大患鬼魅磧

十二日連木沁宿七十里

十三日勝金台宿七十里數十里黍油麥秀邨墟濵劇酬神居然樂土

十四日宿吐魯番百一十里中有七十里戈壁漢車師前王庭戊己校尉屯田之所後王庭在烏魯木齊名庭州地勢高敞故名高昌唐爲交河縣乃西州交河郡之屬縣非郡治也唐宋

稱吐蕃元明稱吐魯番一名土爾番唐咸亨以後世爲回紇所據　國朝雍正初年回酋額敏和卓避準噶爾侵擾內徙瓜州乾隆十九年以從征有功封郡王城名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爲漢交河城唐西州城東百里哈拉火卓爲元火州元史地理志作合剌火者又東五十里魯克沁東漢之柳中城也領隊一員駐守原設辦事駐闢展滿兵五百名漢兵三百三十名西北界烏魯木齊越博克達山五百餘里山陽爲靈山西南界喀喇沙爾東界哈密東北界巴里坤東南界所屬羅卜淖爾五百里按羅卜淖爾即蒲昌海出崑崙虛周圜數百里爲西域東南一大藪澤普受回疆諸水及雪山冰

山消融之水停而不流潛行地中東南一千五百餘里至青海境之噶達素齊老復出爲星宿海名鄂敦淖爾蒙古語鄂敦星也淖爾海也卽元史所稱火敦腦兒或以羅卜淖爾卽星宿海非是回語羅卜匯水之區也一曰泑澤一曰鹽澤又曰牢蘭海

十五日夜行六十里大墩尖距布幹台五里

十六日宿托克遜六十里戈壁制錢行使止此以西皆用紅錢

十七日蘇巴什台宿八十里入喀喇沙爾界亂山之中偉有軍台一所台對一山石骨沙膚高數十仞勢極陡絕回人履沙而登至絕巘挺身直下爭先鬪捷以爲戲疾如飛鳥一瞥到地

十八日阿哈爾布拉克宿八十五里軍台面山如蘇巴什山

純石無沙高峻過之台東北二十里名蘇巴什溝怪石崢嶸纍纍塞路石上書西臣賢否或美或刺爲防兵口碑毀譽固難憑然人言亦可畏哉

十九日山行六十里桑樹園尖只桑一株又二十里出山七十里戈壁庫木什阿哈瑪宿清流映碣柳陰在地裏裹瞻眺堪滌塵襟回語庫木什銀也唐人謂之銀山郭孝恪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是也

二十日六十里戈壁又三十里山溝路溝中歷歷多榆名榆樹溝喀喇河色爾軍台宿

二十一日新井子尖七十里宿烏沙他拉八十里回語烏沙小也他拉謂

柳樹驛舍東北約半里有密爾岱山玉三大者青重萬觔次葱白八千觔小極白三千觔嘉慶四年西臣將以入貢以其勞人罷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寡欲清心

聖德昭千古已蟬鳴草際質小色黃惟此站有之

二十二日特伯爾古宿一百里漢焉耆治員渠城唐時自烏沙他拉西南至員渠不過百里當在此

二十三日喀喇沙爾宿回語喀喇黑也沙爾謂城以城久色黑故名九十里古焉耆危須二國地辦事一員駐守漢兵三百三名城名協順道光八年辦理善後八城普賜新名境內有土爾扈特和碩特駐

牧氈幕穹廬與花門錯處按準噶爾四衞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四衞拉特猶言四大部元脫歡太師乃其始祖綽羅斯居首是爲準噶爾明崇禎時土爾扈特特爲準噶爾所逼投入鄂羅斯境乾隆三十五年其汗渥巴錫率其部落投由鄂羅斯投誠內附賜爵有差分授牧地南部落四旗在喀喇沙爾北部落三旗在塔爾巴哈台東部落二旗在庫爾喀喇烏蘇西部落一旗在晶河又按準噶爾四姓於漢屬匈奴右地及烏孫車師於唐爲突厥沙陀伊犂一帶皆其部落今厄魯特其後裔也本元阿魯台部其聲譌爲厄魯特西北界伊犂東北界烏魯木齊西南界庫車南阻沮洳褚廷璋詩風雨猶疑鐵騎屯至今沙磧有遺痕焉者鎮啟龍庭遠唐設焉耆都督府都護城懸烏壘尊西境爲漢烏壘城都護居此於西域爲中弓挂輪臺飛皎月西有地名玉古爾亦漢輪臺地劍磨蒲海射晴暾蒲昌海在城東

南五百餘里戍樓高處分襟帶山水遺經費討論曹麟開詩磧路當年闢復迷幾多折戟沒沙泥唐史焉耆王龍突騎遣使來朝云自隋亂磧路閉故取道高昌請開磧路以通行旅帝許之高昌怒攻陷五城帝遣侯君集討平高昌歸所俘及城鐵門險鎮焉耆北通攷沙州刺史楊宣兵次鐵門其王熙邀于遮留谷宣遣部將探之伏發擊平之熙乃降烏壘威宣突騎西唐都護郭孝恪執其王突騎支更以栗婆準攝國事健水一支吞海闊城西五里有開都河囘峯四面抱城低四裔考其國四面皆山祇今西域徵遺傳笑說豐碑勒月氏唐阿史那社爾禽其王那支勒石紀功住二日

二十五日渡開都河俗名通天河瀰漫廣三里玉沙如縣瀠洄縈碧東北流瀦為大澤曰博斯騰淖爾夜行

百一十里至哈爾哈拉滿準語謂道路言地當山口入庫車界走水達坂濤聲殷雷頓忘炎暑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水自西南溢出流數十里經開都河之南又西南行百里折而南入山經哈爾哈拉滿軍台危磯吞吐駭浪湍湃聒耳眩目凜乎可怖不誣也二十里山路崎嶇即古所謂遮留谷又十里宿庫爾勒回語觀望也地形軒敞可供眺覽

二十七日宿喀喇布拉克七十里

二十八日宿庫爾楚一百里準語忌諱之詞地多古墓經者多病故名

二十九日野入溝尖一百里深林密箐云有熊虎策達雅

爾宿六十里一作策特爾回語䵍盧也舊曾安營於此

六月初一日洋薩爾宿六十里相傳此台有柳樹泉地近雪嶠河汊紛岐

初二日布古爾宿一百里一名玉古爾臨陣奮勇之謂回人曾於此禦敵故名東有葦湖湖上一橋爲西入回疆要津此外別無路徑漢書所載土橋之險是也見伊犂總統事略

初三日過喇依素河俗誤呼爲渭干河濟不濡軌驅車徑涉宿阿爾特一百里有數十里戈壁

初四日夜行遇風天黑如墨幸戈壁路平尙無顚覆之患腰站少憩七十里宿托和鼐七十里

初五日庫車宿六十里一名柳陳又名魯陳元史作庫徹庫謂此地車謂智井地有智井故名一說衚衕也言入回部必經之路霍集占之亂大兵征之自庫車始城名翬平辦事一員駐守漢兵三百二名西北界伊犁西南界阿克蘇東北界喀喇沙爾東南阻沮洳褚廷璋詩龜茲古鎮白雲中都護安西此倚弓庫車爲漢龜茲地唐貞觀中置安西都護統于闐碎葉疏勒四鎮儀鳳時吐蕃攻沒四鎮長壽中王孝傑破吐蕃仍復四鎮置都護以鐵騎三萬鎮守龜茲按于闐即今和闐碎葉在伊犁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曰圖斯庫爾即碎葉舊蹟也疏勒見前終古名疆開廣利漢貳師將軍李廣利始通西域何年別種徙筠沖史記天方國筠沖之地徙別種於龜茲狐窺計水春流碧按水道記厄爾句河在庫車西南東流經沙雅爾城南北折有渭干河來匯又東流爲塔里木河又云于闐城北有大水名樹枝水即黃

河也一名計式水此詩原註謂庫車南有塔里木河東流爲厄爾句河卽古黃河一名計戌水疑誤沙雅爾在庫車南百八十里中閒有古龜茲城**鶻起田山夜火紅**北有額什克巴什山爲古阿羯田山**聞說龍驤西下日征回第一有奇功**大兵初征庫車敗回眾于托和鼐

御製詩是爲征回第一戰遂叨天佑威遐荒**住二日**

初七日夜行四十里過鹽水溝兩山相夾險要可扼

初八日赫色爾宿一百六十里唐書地理志載俱毗羅磧卽此地**有赫色爾河發源於額什克巴什山經軍台西入渭干河此渭干東源也**見水道記

初九日賽里木尖四十里卽地理志之俱毗羅城回語安適也**入阿克蘇界拜城宿**八十里爲古姑墨地卽地理志之阿悉言城回語富厚也

初十日過木札特河俗名通長河河分三支東一支經賽里木東西二支經拜城西距拜城廿餘里入渭干河按水道記渭干源於穆素爾河西南流經瑚斯圖托海軍台又南經圖巴拉特軍台又東南經滴水崖沙磧北又經拜城賽里木之南南流有赫色爾河入之過沙雅爾城北又東入塔里木河隨地異名曰木咱拉特河曰西川水曰鄂根河鄂依斯塘換馬四十里察木齊克宿八十里察木齊克之西三十里爲滴水崖皆沙磧唐書西域傳自龜茲踰小沙磧謂此也產銅名楚午哈山

十一日宿哈拉玉爾滾戈壁百四十里回語玉爾滾謂垂柳柳陰深黑故名軍台

一古柳老幹槎枒濃蔭數畝
十二日札木台宿六十里蒙古語札木道路之謂地當孔道故名台南一莊名哈拉塔什與和闐界富公德援和闐經行沙磧置六台詁於此今車騎不通河流又萃豐草長林是多禽獸水道記云
十三日宿阿克蘇八十里古温宿地舊屬烏什嘉慶二年分爲專城立岸如削高出地十數丈其上平衍回城據其麓鎮城在其西北數十步地勢益下同於釜底山泉泛溢陡若建瓴鎮城回城閒築堤洩水注於城南回語阿克謂白蘇謂水地有白水故名其城辦事

一員駐守漢兵一千六十名城名普安北界伊犂西界烏什二百餘里以山得名即烏赤山石突出城居山上名孚化城古尉頭國西南界葉爾羌東北界庫車曹麟開詩左右龍庭路幾千輪誠部落走銜肩霍吉占既還舊部各城皆置其心腹以爲脅制比聞大將軍在阿克蘇回衆遂協力與逆酋拒戰逐其所置伯克獻城請降雪山梯鑿盤鵰路新疆圖考阿克蘇北山路通伊犂有穆素爾達坂蒙古語冰爲穆素爾山爲達坂山上皆冰四時積雪設回戶隨時鑿冰爲梯以利行旅洋海波騰飲馬泉有洋海賦減康居今哈薩克新玉粒韋節西番記康居治蘇薤城與粟弋鄰氣候溫煖宜穀 將軍兆惠既定回部請定賦役視噶勒丹策凌徵取之數鐍減有差鑄更安息舊金錢將軍定錢制正面用年號以城名回字附之於背阿克蘇有上下銅廠二正朔遙頒化外天

住二日

十五日夜行八十里過渾巴什河河出北大雪山廣里餘渡船四

十六日宿渾巴什台四十里

十七日薩依里克宿六十里

十八日沙井子宿八十里戈壁

十九日齊蘭台宿八十里阿克蘇界止自過阿城尤爲荒僻軍台處所廛肆都無矣

二十日色瓦特十二台宿八十里戈壁回語色瓦特獨柳也入葉爾羌界

二十一日雅哈庫圖克十一台尖六十里雅哈庫圖克遠地有井之謂車

底庫爾十台宿五十里周圍有樹中有池塘曰車底庫爾

二十二日圖木舒克九台宿七十里山口也

二十三日察巴克八台宿七十里察巴克園子四處也數日沙路此

站尤甚

二十四日巴爾楚克海那木橋七台宿八十里巴爾謂有楚克謂全有

此地為葉爾羌喀什噶爾扼要之區乾隆二十三年

將軍參贊援黑水之圍於此會師焉城北里許為蔥

嶺北河俗名渾河經喀什噶爾境名烏蘭烏蘇河東流至此

南岸偏生胡桐名樹窩子沿河行通喀什噶爾六百

八十里北岸閒道通烏什將軍兆惠由阿克蘇定喀什噶爾卽取道烏什也遊擊一員初設總兵後改漢兵五百五十名眷兵二百名

二十五日吉格達沙棗也六台宿六十里草湖路

二十六日阿克薩克瑪拉勒腐鹿之謂五台宿一百里軍台有倉諺曰倉台乾隆年閒回疆底定後曾由玉河運糧至此貯倉嗣以河水多沙易淤船運尋罷

二十七日水發遶路過一河寬數十武有威呼二國語船也刳木爲之按新疆識略云葉爾羌經流二一曰澤普勒善河一曰聽雜布河回子呼梯子納普河河源載水道記甚詳二水至莫

克里特莊（在葉爾羌東北）合流西北行至愛吉特虎頭台東北折而東北流是爲葱嶺南河一名玉河當卽是此河矣阿朗格爾（花兒馬）四台宿（一百里戈壁）

二十八日草湖路邁瑪特（八檝之謂）三台宿（一百十里）

二十九日賴里克（泥窩地）二台宿（九十里）數百里胡桐遍野無慮億萬計

七月初一日愛吉特虎（地有鬼魅迷人之謂）頭台宿（一百二十里戈壁）傍玉河行或近或遠

初二日宿距城五里之回務園子（八十里）

初三日進葉爾羌城漢莎車國北魏渠莎國或謂古厲

竇地又以爲大食月支之地其地唐以後併入于闐明稱葉爾奇木或稱葉爾羌葉爾謂土宇奇木者大也土宇廣大故名參贊協辦駐守參贊原駐喀什噶爾道光十二年移此滿兵三百名漢兵二千五百名城名嘉義東界阿克蘇東南界和闐七百七十里又名赫探回子呼漢八爲赫探漢任尚棄師於此城名威靖路通西藏西南阻大山即蔥嶺按蔥嶺綿亘甚遠名亦各異曰崑崙曰雪山曰天山曰祁連山又分南山北山皆蔥嶺也東南界布魯特分東西二部在漢爲休循捐毒二國地在唐爲大小勃律其部落沿邊散處北阻荒灘戈壁西北界英吉沙爾三百二十里英吉謂新沙爾謂城其地新建城故名古依耐國城名輯遠喀什噶爾四百八十里喀什初也噶爾創也古疏勒國城名恢武東西一千八百四十里南

北一千里方圓五千六百八十里曹麟開詩戰苦會闊黑水隅大兵追布拉尼都霍吉占兩和卓木至葉爾羌城南之喀喇烏蘇堅壁三月喀喇烏蘇即黑水一名洗泊一名通古思魯克黑水在此浮梁逕渡險逾瀘孤軍深入圍重合葉爾羌爲逆首窟穴緣邊畫溝立隊自固將軍以賊游牧在城南英俄齊盤山計乘虛襲輜重以制賊取道渡河未及半賊萬餘張左右翼來戰而地皆沮如人馬不能用力遂堅壁於洗泊三月相持力不渝將軍兆惠深溝高壘以待集師適掘地得糧百餘窖賊或用雲梯或欲決水應手破之故相持三月人有固志末弩固難穿魯縞將軍以搜準噶爾餘黨至布魯特款服其衆於是克庫車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復以四百餘人衝賊二萬騎亦猶强弩之末矣奇兵倏見拔螯弧尚書舒赫德督諸路兵星馳往援副將軍富德所統滿漢各兵取道雲集至呼滿地方遇賊轉戰五日夜會參贊阿里袞督解馬匹至賊衆潰奔將軍厲兵邀戰內外夾攻生

擒五千餘八圍遂解旐頭已得無多殺半築鯨鯢半獻俘

附記

新疆全境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即漢匈奴蒙古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古康居國西南界布魯特及克什米爾圖伯特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漢書云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一千餘里蓋其時玉門陽關皆在今敦煌之西天山以北不在界內故較今為狹

漢書稱山北六國後漢書又稱車師六國六國者車

師前後部及卑陸且彌蒲類移支即今之巴里坤蒲類海在城西北烏魯木齊也其西爲烏孫其北爲匈奴五單于即今之伊犂塔爾巴哈台也伊犂北境漢匈奴地南境烏孫地伊犂自唐以前皆屬烏孫隋時西突厥始據其地而烏孫之號遂絕突厥於後魏大統時至唐開元中滅其地盡入回紇見伊犂事略伊犂之地在明爲瓦剌即衛拉特之譌

自伊犂惠遠城起西南十七站由布魯特游牧地方直抵烏什爲行兵捷徑道光八年奉

旨署伊犂將軍烏什辦事大臣即將伊犂西南哈布哈

克卡倫烏什迤北貢古魯克卡倫添派官兵巡防不許夷民取道往來按貢古魯克山嵐層複巖岫峻險山間溪澗縱橫谷中尤隘凡百餘里僅容單騎有地曰南北郭羅北郭羅通伊犂之哈布哈克卡倫南郭羅則布魯特所游牧（見水道記）

漢張騫使西域自玉門陽關出有二道從鄯善傍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今沙磧不通）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至疏勒（班超屯師在此）爲北道（今之南路見三州記略）

和闐東北大漠無垠辦機西域記云于闐東行入流沙沙礫流漫入行無迹四遠茫茫莫知所指行四百

餘里至覩貨羅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地也城郭歸然人煙斷絕又東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是知沙磧計程二千餘里而遙漢渠勒精絕戎盧小宛諸國淹沒無蹤意淪入瀚海如曷勞落迦城之比矣見水道記

伊犂之水最大者曰圖斯庫爾周廣六百餘里亦曰特穆爾圖淖爾特穆爾鐵也此地產鐵自北岸傍吹河西北行五百餘里總名爲吹今屯種之所由特穆爾圖淖爾過巴爾琿嶺穿行布魯特境一月可至葉爾羌喀什

噶爾同上

冰嶺一路向爲南北通衢阿克蘇所屬西南巧塔爾達坂及賽里木所屬之阿爾通霍什均爲赴伊犁捷徑道光八年奉

旨封禁見那文毅公奏疏

阿克蘇北山有直通喀什噶爾路徑兼可越過阿克蘇直至庫車此外樹窩子向有兩路和闐又有一路直達庫車之沙雅爾出阿克蘇之後同上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

滅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然所云于闐葱嶺兩源杜佑歐陽忞等俱斥其非

本朝康熙閒屢遣使臣考求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河實導源於西番之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他拉諸泉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回環曲屈凡二千三百餘里入河州界爲中國黃河蓋河源更出火敦腦兒之西視元篤實所志更得其詳

天山自葉爾羌西南蜿蜒而來曰葱嶺至闊勒山分脈東南一支遶和闐而東行西北一支遶英吉沙爾

喀什噶爾之西又北行達布魯特境東行遶烏什之北又逕阿克蘇之北又逕庫車喀喇沙爾吐魯番之北緜亘七八千里而至哈密東北百餘里爲北天山又百餘里截然而止則在巴里坤之東名鹽池山伏入地中矣此山爲南北兩路之分界其最大者又隨地異名在葉爾羌者統名塔爾塔什達巴罕直包喀什噶爾西北兩面在烏什者名貢古魯克達巴罕在阿克蘇者名穆素爾達巴爾北通伊犂在喀喇沙爾者名大小珠都斯山在烏魯木齊者名博克達山卽靈山在哈密者名折羅漫山又東名鹽池山此山之

南沙磧漫野所謂千里瀚海也其山伏地千里至嘉峪關外沙州之東突兀起頂東行名祁連山所謂南天山也再東行至洞素達巴罕過脈東北行至巴圖爾達巴罕北分一支至八寶山形如蓮華尊成嶽體乃西甯涼州甘州肅州四郡之鎮山也又自鎮素達巴罕東行至野馬川之東景陽嶺自南而北東分一支結涼州屬諸山西分一支與察罕鄂博過脈西行至祁連達巴罕過脈向北分一支結甘州屬諸山其自景陽嶺北行插一支結中山又名太王山祁連山再東行過松龍界又環抱寶雞口武功太白盩厔以

東總名終南山再東則又分支東行爲楚境諸山也終南之東北爲西嶽華山自黃河底過脈北行爲太行中條山此南北天山之始末也又葱嶺東南一支至和闐復分爲二其南一支東南行爲西藏諸番部之山南遶雲南諸山也其北一支東行直達青海境之庫爾坤山巴延喀喇達巴罕北則爲積石山南則爲三十九族諸山直達打箭爐爲四川境之諸山再東南則爲貴州境之諸山湖南境之諸山其兩廣江浙閩中諸山可以意會矣此葱嶺南幹諸山之始末也程子云山本同而末異信然

瀚海地皆沙磧無水草通志云經前庭縣有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亦名旱海卽所謂白龍堆也今攷瀚海有二通鑑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山登臨瀚海註狼居胥山在漠北喀爾喀地方瀚海在蘇尼特之北喀爾喀之南其西則接伊犂之界據此則回疆乃南瀚海也並見三州記略

哈薩克分左右西三部有汗王台吉世相承襲伊犂之北而西塔爾巴哈台東北皆其地也

倭文端公遺書續刊卷一終

倭文端公遺書續刊卷二

嘉善錄

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

諸葛武侯戒子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凝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胡文定公安國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自古

聖賢在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子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只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蓋

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

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賢者知有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不誠也

正倫理篤恩誼家人之道也

人有慾則不剛剛則不屈於慾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義理客氣常相勝看消長之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

分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盡者爲大賢

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計較利害者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視義當爲與否卽是命在其中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心已先不好了也

范忠宣公純仁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

則昏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

聖賢地位也

呂榮公希哲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

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

人耶

恩怨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

德者之言也學者戒之

張思叔繹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

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

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

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邵子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蔡元定貽子書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無事不可對人言耳

劉元城見溫公問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康節詩云閒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閒耳

儉德最好凡事儉則鮮失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此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喫了世閒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没要緊要做甚麼

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

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

者所當深戒也

財猶膩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天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

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善論事者必深明乎

本末之所在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

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見善明是平時工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工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過激之行矣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

君子立身自有理義不求苟異亦不期於必同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事之利害

謹密者多退避儉快者多粗疏

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爲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自家尙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

晉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

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凡事須小心寅畏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惟有舍命向前而已

改過貴勇防患貴怯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古之能立功名者皆愼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粗魯疏略而能有成者

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敎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應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萬事須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

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

薛文清公瑄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因讀夙夜無忝所生之語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予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

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寐必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求諸己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

乎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振之習則流於小人而不能振拔矣

富貴最易溺人可不謹哉

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學者體此可以保身矣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隙而入矣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心誠色温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蓋嗜欲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入道自無欲始

常充無欲害人之心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惟主敬可以持志惟少欲可以養氣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敬則立怠則廢

氣直是難養子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

之以靜惰當矯之以勤暴當矯之以和察其偏者而
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
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昏卽
非智一念之詐卽非信此君子貴乎愼獨也
理爲氣所蔽隔故不明去其蔽隔則天理燦如矣至大
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
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多少忿忮勞
擾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

目欲視卽當思其正與邪耳欲聽卽當思其是與非口欲言卽當思其可與否正焉是焉可焉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則力以止之是之謂三要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行有窒礙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心存忠厚深以刻薄爲戒

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作事求心安而已然必理明則知其安者安之理有未

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也

事貴審處古人云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

有容乃大古云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有容之謂也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呂新吾坤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有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之初無有缺欠天之孝子也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卽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

木纔住足卽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學者只事事留心不肯一毫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一念向好處想便

是舜邊人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蹠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爲漸來漸去還向蹠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檢點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能做若將箇浮躁心觀理委靡心臨事便模糊過了一生

未有任情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潔自在人生最苦處只

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日用閒如何疏忽得一時

暮夜無知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惡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偽關不畏有知是無所忌憚心此是生死關

古人也算一箇人我輩成底是甚麼人若不媿不奮便是無志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愼密自無過差遺忘之失

理路直截欲路多歧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暢欲路煩懊理路逸樂欲路憂勞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亦無能滿之時何自滿之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作人怕似渴睡漢才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沈困竟是夢中人須如朝興櫛盥之後神清氣爽泠泠勁勁方是眞醒

才能技藝讓人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只於市井稠人中聚

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堅固但不可過耳

只盡日檢點自家發出念頭來是人心是道心出言行事是公正是私曲自家人品自家先定了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譽已耶

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

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

少年人只要想我見在作些甚麼事將來成箇甚麼人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凡智愚無他在讀書與不讀書禍福無他在爲善與不爲善貧富無他在勤儉與不勤儉毀譽無他在仁恕與不仁恕

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著力其所以不用心著力者只是不愧不奮能愧能奮聖賢可至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眾之賊也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用力便是穴上著鍼癢處著手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而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今人惡聞善言便訑訑曰彼能言而行不逮言何足取是弗思也吾之聽言也爲其言之有益於我耳其人賢否奚問焉衣敝枲者市文繡食糟糠者市粱肉將以人棄之乎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

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修身以不護短爲第一長進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善傳君子之動可不愼與

苦毒易避甘毒難避晉人之璧馬齊人之女樂越人之子女玉帛其毒甚矣而愚者如飴卽知之亦不復顧也由此推之人皆有甘毒不必自外饋而耽耽求之者且衆焉豈獨虞人魯人吳人愚哉知味者可以懼矣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愼

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也

四十以前養得定則老而愈堅養不定則老而愈壞是以君子進德修業貴及時也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德業日怠廢而無成過惡日横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讐禮法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即懶散之謂也此做人之大戒也如何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才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才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

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在存心其工夫又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此可以醫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扶持姿質全在學問卽天姿近聖少此二字不得三代而下乏之全才都是負了在天底欠了在我底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子細看他多少病痛

予有責善之友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友曰子無過予曰此吾之大過也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

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予知懼矣

讀書能使人寡過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而乘之

人生氣質都有好處都有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培養那自家好處捄正那自家不好處而已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熟思自有滋味

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謹約免以觖

望生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愼動免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使氣最害事使心最害理君子臨事平心易氣

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敗

遇事不妨詳問廣問但不可有偏主心

與人共事當公人己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不爲外撼不以物移而後可以任大事彼悅之則悅怒之則怒淺衷狹量心麤氣浮而欲有所樹立難矣

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罷勞一衰歇便難振舉是以君子提醒精神不令昏眊役使筋骨不令懈弛懼振舉之難也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應萬變索萬理惟沈靜者能之是故水止則能照衡定則能稱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更不須向蒼蒼上面討

心平氣和而有强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甚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皁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平易小人蹺蹊君子誠實小人奸詐君子謙讓小人忿爭君子少文小人多態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

之言鮮穠柔澤務於可人君子與人親而不暱直諒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狎而致情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月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了不關心小人臨義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已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雖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親賢愛士樂道人之善小人嫉賢妒能樂道人之非如此之類種種各殊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

胡敬齋居仁曰人有過貴於能改改過最難須著實作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辟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為主不令須臾慢忽又觀書求義浸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惰慢則德敗

人要豎得這身子起

高忠憲公攀龍曰人生百年可使重於泰山可使輕於鴻毛顧自立何如耳

胡致堂云事在勉强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强之道也意動卽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孰能禦之此言於學者極有益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箇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卽是困而不學

人生歲月一年減一年世俗習染一年增一年以聖人之資又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不踰矩今以常人之資少學一年便多一年習染尚可泄泄耶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立志要作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底道理只看小學便是依此做去豈有差失從古聖賢豪傑只於此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人亟宜猛省

王氏守仁曰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傲之反爲謙謙字卽對證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實見道理無窮自己身上有多少缺欠愈學愈覺不足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以上嘉言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郞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幷州受布千疋事覺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或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

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云皆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語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

稱歎允退謂人曰吾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按人臣事君以不欺爲主高允上不敢欺其君下不敢欺其友而內實不敢欺其心宜乎太子之動容稱歎也大抵凡人處事不幸有過切不可彌縫文飾以重欺罔之罪況在君父之前尤當自陳罪狀明白無欺赦與不赦在君而已黑子以欺而殺允以不欺而免何莫非其自取哉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

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按朱子云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卽是私心又云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意便是避嫌然他已是大段作工夫會省察也大抵學者最要先辨心術心術私則行事無不私常人之心膠膠擾擾何止於第五倫所言者欲行事之善難矣人當返觀內省使其心術正大光明然後可以進於聖賢地位也

楊震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慙愧而去

按人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何可欺也震可謂知愼獨矣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夕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胡文定言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常愛諸葛武侯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應劉先主之聘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若此輩人可謂大丈夫矣

按朱子嘗言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

養心之功居多焉卽文定公世味淡薄之謂也學者常用此意以自激勵可知求安求飽中必無豪傑之士

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嘗曰人臣當竭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溫公以身徇國勤勵庶政時已得疾客引諸葛食少事繁爲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疾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范文正公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得失不

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呂正獻公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徐積自言初見胡安定先生頭容少偏安定厲聲曰頭

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呂祖謙少時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日忿戾渙然冰釋朱子云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李延平先生初喜馳馬乘醉馳一二十里後來涵養到時行路起初如此將到亦是如此如呼一使一聲如此聲聲都如此皆是涵養得力變化氣質處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邵康節先生讀書於百原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

席者三年

張横渠先生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嘗在京坐皐比講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横渠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語弟子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宜往師之

羅仲素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遂徒步往學焉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謝上蔡别伊川一年後相見伊川問别後作何工夫答

曰纔去得一矜字盡子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

趙清獻公抃每夜焚香告天人問其故公曰吾自少時
晝有所爲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爲也

柳玭曰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
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他日自婚姻會歸告王曰
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
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
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勖之未浹旬馮晨
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卒賈爲出

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按珍玩不可貪一戒也恩寵不可恃二戒也溺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失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嬖臧獲而恣威福五戒也凡此特舉其大略苟細觀之爲戒尚多大抵讀書論事善者當法惡者當戒能如是反

觀內省則隨處有益 以上善行

倭文端公遺書續刊卷二終

倭文端公遺書續刊卷三

嘉善錄補

張敬夫孟子講義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閒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孟子所謂內交要譽之類是也是心日滋

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求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閒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也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

立邦本埀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眞西山先生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曰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懍然淵冰没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乎後之世何其與古戻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冕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何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字實其心法蓋

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所以誠不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閒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立而達道行其不由此歟

呂祖謙宴安論曰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莫不仁于溪澗蓋戒險則全翫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

使吾志衰氣惰而流於惡者誰歟皆宴安之爲也是一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汙出隕身敗名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雖然君子之耳目口鼻所欲與人無異也苟衆人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衆人之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安乃憂患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强不息心廣體胖無入非無鬼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宴安者孰如君子哉

眞西山夜氣箴曰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眹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於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闃窈乎若未判之鴻濛雖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應接事物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

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照融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養心必先去欲心有欲則狹無欲則寬有欲則忙無欲則閒有欲則險無欲則平有欲則憂無欲則樂有欲則餒無欲則剛須將心頭打疊乾淨如樓閣在空中然後可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以禮聽言則心有主以道窒欲則心自淸

凡人病根大抵從傲來除了傲字百善自生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嫌隙便是一大經綸

寡慾以澄其心省言以養其氣愼動以安其體稽古以成其德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言語正快意時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發揚時翕然能

收斂得忿怒嗜慾正沸騰時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於自是若能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則此身爲義理再生之身可以造命

嫉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否審度時宜而處之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能去惡亦已病矣況傷於暴急而有過中失正之病乎

不可專取人之才要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與剛直人居日聞法言久之自有益與善柔人居日聞

諛言久之必有損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

與君子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

責己於無過中求有過責人於有過中求無過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然則謹守常法

應酬時有一大病每於事前疏忽事後檢點檢點後輒悔吝悶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此其弊皆由失前後著耳肯將檢點心放在事前省得檢點又

省得悔吝肯將急迫心用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挂

欲事至不惑須窮理欲事至不懼須養氣欲物來不擾須主敬欲物來不欺須存誠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徒泥於迹取人之善惟據其迹不必深求其心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先去私心而後可以治公事先平己見而後可以聽人

言

天下無難處之人只用三箇必自反天下無易處之事須得兩箇如之何

人胷中須如光風霽月景星卿雲無一毫乖戾之氣

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意之事才是進德修業底砥石若言言順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君子對靑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

好名之說古之君子以克己今之君子以繩人

克治身心須埽除這箇名字維持世道要護惜這箇名
字
德業要看勝似我者則愧奮自生境遇要看不如我者
則怨尤自泯
讀書須加沈潛之功將義理澆灌胷腹漸蕩滌其淺近
世俗之見則識見自高明矣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義
皆若出於吾之心
聖賢教人莫先窮理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四書
五經外小學近思錄周程張朱語錄性理諸書皆所

當讀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古今格言不可暫舍當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

純熟自然光明

倭文端公遺書續刊卷三終